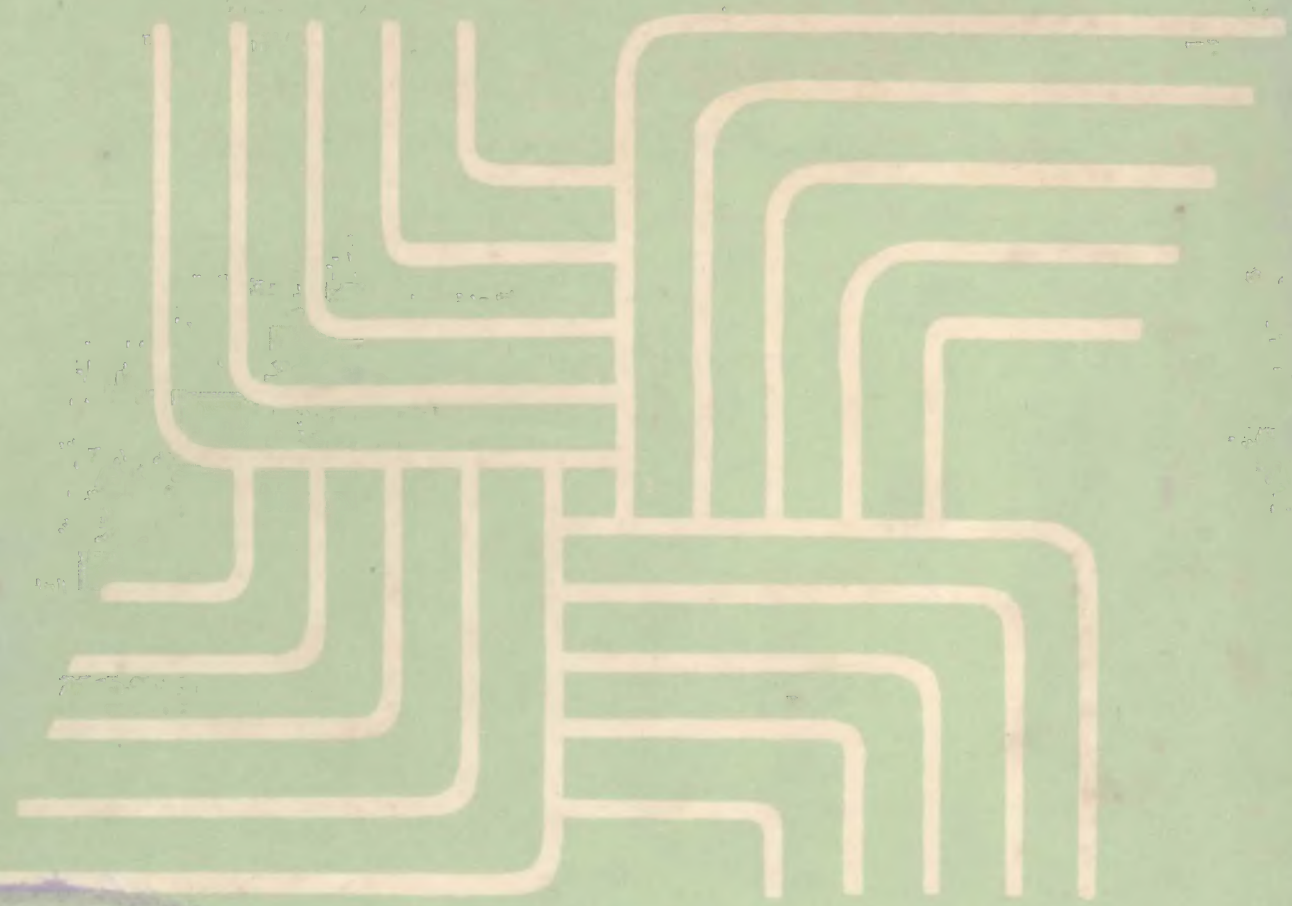


聞周報

第一四四號



國家的煩悶與青年的煩悶	王芸生
國際資本合作問題	魏友棐
從間接稅到直接稅	崔敬伯
中暹訂約交涉之回顧與前瞻	余受之
從里翁勃倫到旭當內閣	儲玉坤
法蘭西的一百個內閣	沈頌芳
戈登文書	蕭一山
粵客談咸豐七年國恥	篠園
旅行的故事	嚴文井
小砦	沈從文

第二九期

民國廿六年七月五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訂重一日五月十六年二

[illegible]

綬文濱海河戴北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97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2次	94次	96次	98次
7.00	9.50	13.50	16.00	18.50	0.05	開	北 竜 河	到	6.35	9.20	13.10	15.35	18.35	23.40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0.25	到	北 竜 河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23.20

綏遠縣支通

51次	501次	503次	51次	505次	507次	53次	509次	55次	511次	513次	83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12次	502次	501次	52次	506次	508次	54次	510次	50次	512次	514次	84次
客車	輕油車	輕油車	客貨車	輕油車	輕油車	客車	輕油車	客車	輕油車	輕油車	客貨車	到			北平前門	到	客車	輕油車	輕油車	客貨車	輕油車	客車	輕油車	客車	輕油車	輕油車
6:30	7:30	8:30	9:30	10:30	11:30	13:00	14:02	15:15	16:05	17:10	17:30	開		到	8:13	9:17	10:23	12:25	12:08	13:30	14:50	16:03	16:55	18:24	19:16	20:30
6:36	7:35	8:35	9:38	10:35	11:35	13:06	14:07	15:21	16:10	17:15	17:37	到	東便門	開	8:12	9:12	10:18	12:17	12:51	13:45	14:44	15:58	16:19	18:19	19:11	20:22
6:37	7:36	8:36	9:40	10:36	11:37	13:08	14:08	15:22	16:12	17:17	17:39	到		到	9:10	9:10	10:16	12:15	12:49	13:43	14:42	15:56	16:47	18:17	19:09	20:20
6:54	7:52	8:52	9:59	10:52	11:53	13:25	14:24	15:39	16:28	17:33	17:59	到	雙橋	開	7:58	8:54	10:00	11:55	12:33	13:27	14:25	15:40	16:30	18:00	18:53	20:01
6:55	7:53	8:54	10:01	10:53	11:55	13:27	14:25	15:40	16:30	17:34	18:01	開		到	7:51	8:53	9:58	11:54	12:32	13:26	14:23	15:38	16:29	17:58	18:52	19:59
6:07	8:03	9:04	10:15	11:03	12:05	13:39	14:33	15:52	16:40	17:44	18:15	到	通縣南	開	7:38	8:42	9:47	11:40	12:22	13:16	14:10	15:27	16:17	17:47	18:42	19:45
7:09	8:05	9:06	10:23	11:05	12:07	13:41	14:37	16:54	16:42	17:46	18:23	開		到	7:36	8:40	9:45	11:32	12:20	13:15	14:08	15:25	16:16	17:45	18:40	19:37
7:15	8:10	9:11	10:30	11:10	12:12	13:47	14:42	16:00	16:47	17:51	18:30	到	通縣北	開	7:36	8:35	9:40	11:25	12:15	13:10	14:20	15:20	16:10	17:40	18:35	19:30

五洲花露水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處五洲藥房均有售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二十六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七月五日出版

插圖

國內時事

(六幅)

國外時事

(六幅)

一週簡評

外交大勢 川康整軍(一記者)

(一)

西局新發展 法蘭財政方針(素)

(二)

國家的煩悶與青年的煩悶

王芸生(三)

國際資本合作問題

魏友棐(七)

從間接稅到直接稅(續完)

崔敬伯(一三)

中暹訂約交涉之回顧與前瞻

余受之(一九)

從里翁勃倫到旭當內閣

儲玉坤(二五)

法蘭西的一百個內閣

沈頌芳(三三)

戈登文書(五)

蕭一山(三七)

粵客談咸豐七年國恥(二)

篠園(三九)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 國際對華的活動與日本（日本支那月刊）……………紫 瞰（四一）
一個和平建議（G. Lansbury）……………丹 楓（四二）
比爾波失陷的影響（字林西報）……………陸 恩（四三）
蘇俄開拓北極（Waldemar Kaempfert）……………歷 樵（四五）

國際新語

- 美國大法官休士……………于 英（四一）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 一週大事日記……………（四七）

- 冀察平津舉辦國大選舉（胡適）……………獨立評論（五三）

- 對於國事之共同認識……………津滬大公報（五四）

- 中日與英日……………津滬大公報（五五）

- 西亂不干涉計畫之逆轉……………津滬大公報（五六）

評論選輯

藏園羣書題記

- ……………藏園老人（五七）

采風錄

- ……………國風社選（五九）

凌霄一士隨筆

- ……………（六一）

文藝

旅行的故事

- ……………嚴文井（六五）

小砦

- ……………沈從文（七一）

魯迅先生回憶

- ……………陳學昭（六五）

時人彙志（俞鴻鈞）

編輯後記

編 者

美麗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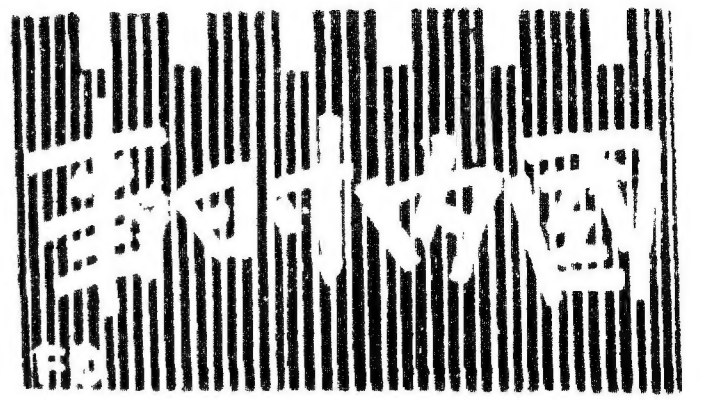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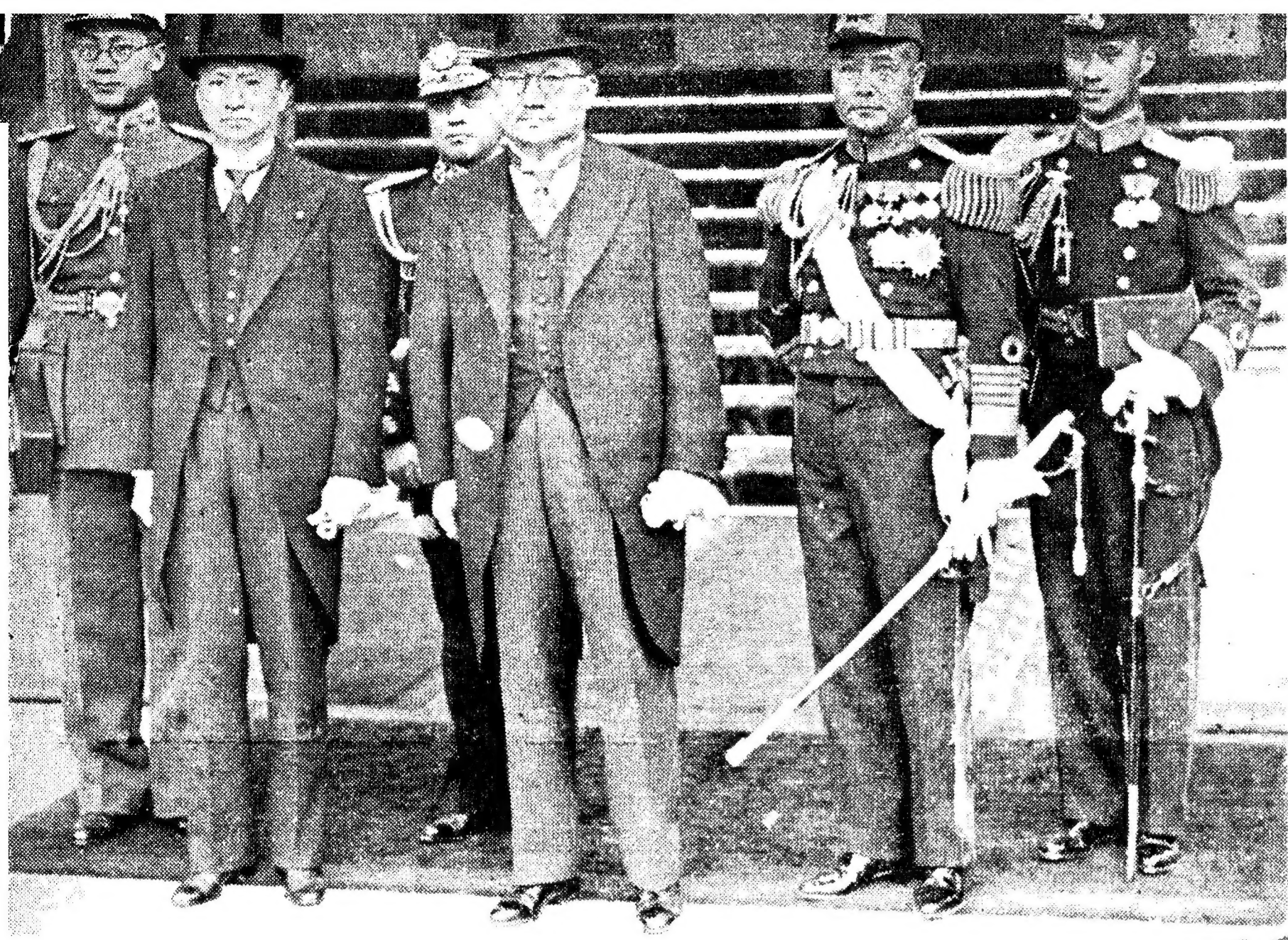
皆有
備美

無麗
不臻



華成

華成煙公司出品



孔祥熙在巴黎與各國代表合影

孔祥熙與各國代表合影後在機場前起飛



德國經濟部長薩赫德（左）在柏林車站歡迎孔祥熙（右）孔左為程天放右為陳紹寬



參加世界第五次童軍露營及義大利青年露營之我國代表團



四川旱災之慘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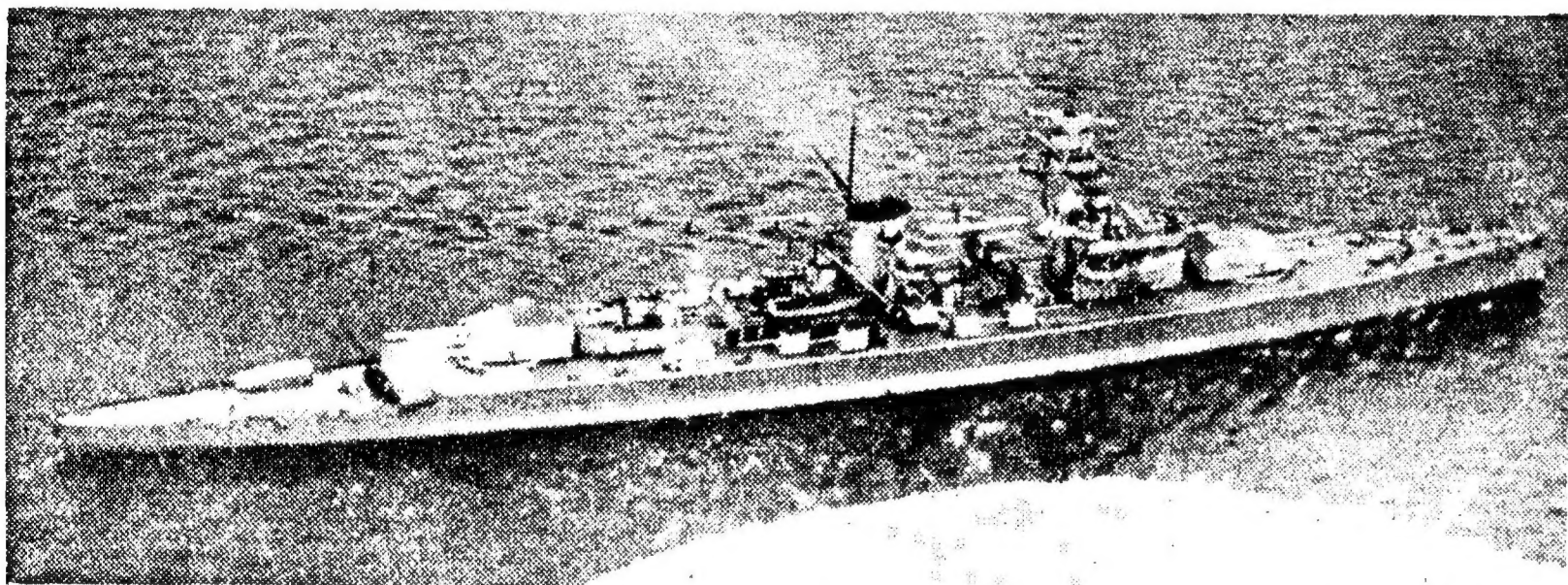
四川旱災一斑



開拓北極之蘇俄科學家，左起巴巴寧 *Babin*，史密特教授 *Prof. Schmidt*，飛機駕駛員伏多比安諾夫 *Vodopyan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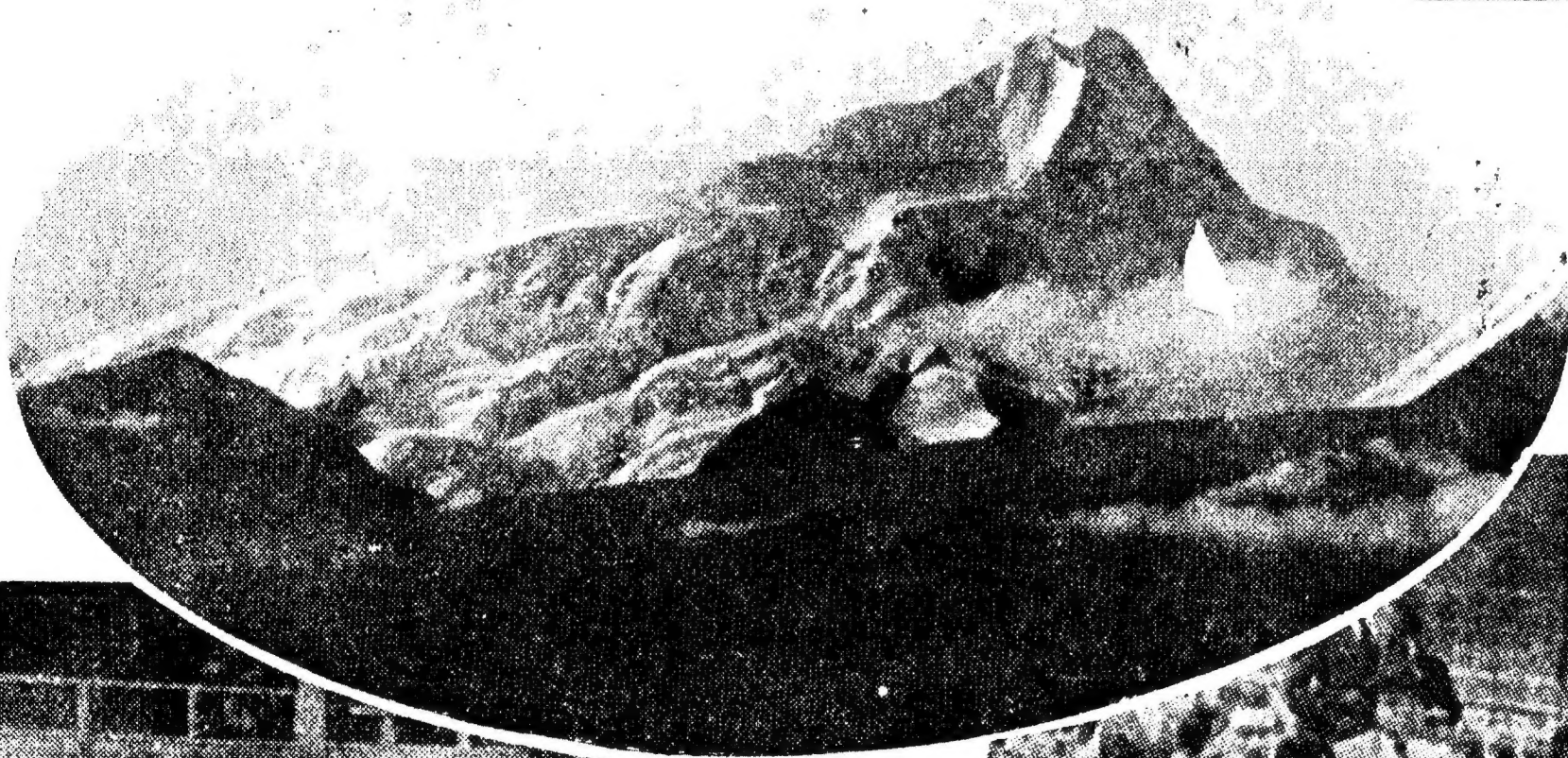


● 爲西政府軍飛機轟炸之「德意」號珍艦



德艦「希爾海軍大將號」轟炸之西班牙港口阿爾米利亞。此舉爲報復西政府飛機轟炸事件而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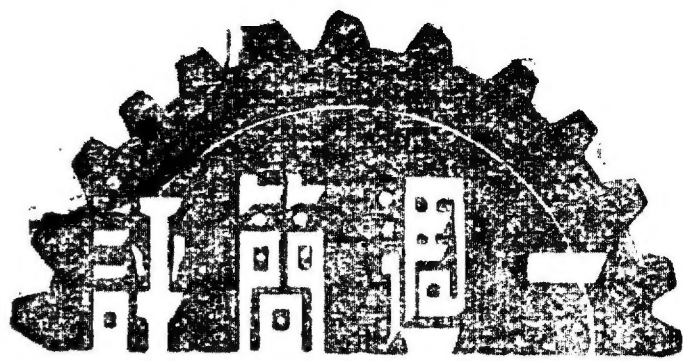
● 西國民軍釋放之非西籍俘虜，內有英人多名，均被解送入法境。



● 西藏與不丹邊界之喜馬拉雅山柯摩哈里峯，山高二三九三〇英尺。

● 個人舉登柯峯之英少年探險家查普曼 *J. Spencer Chapman* (左)





外交大勢

本週外交大勢，仍無何等特殊情報。日本川越大使二十九日已由日本回任，在京滬小作勾留之後，即要赴北方視察，然後或更往廬山。關於中日交涉，並無積極商談模樣。實際上日方意旨，依然側重冀察的中日經濟合作問題。因為地方當局近來很能與中央一致，所以這些交涉不能如日本之意，痛快解決，中日間沈悶的空氣，短期內難望打開，但也還不致怎樣十分惡化。所以然者，日本正在對國際外交全局努力，國內問題又復多端，因之，至少在最近將來，仍是無好無壞的局面。

英日談判，行將正式開始，這是舉世注目的事實。考其內容，範圍甚廣，英日雙方都感覺有相互妥協的必要，但是關係太複雜了，一時殊難有何具體成績。

此次孔特使赴歐，在英在德，都有許多引人注意的活動，而六月二十一日到美以後，尤招人注意，因為中美感情素厚，孔特使又與美國人有多年情誼，所以美國方面近來對華

論調，多具同情。不過美國國情特別，講到投資，非有嚴格的條件不辦，而物價過昂，材料投資，殊於中國無利，因此我們對於美國經濟援助，不能期待過大。

川康整軍

川康整理軍隊問題，到本週已入於具體化。整軍會入選已於六月二十九日行政院會議決定，預料七月十左右何部長入川，即可組織成立。

川省整軍乃是財政軍政各方逼迫而成，事實上有其必然性。所以這次支票一定可以兌現。

因為劉湘本人已有覺悟，同時廣西幣制也在醞釀改革，宋子文偕同李宗仁由粵入桂，據傳將與桂省要人，同行飛廬，謁見蔣委員長，這與川康整軍同為國家統一強化的表徵，萬分值得慶幸。（一記者）

西局新發展

上週巴斯克邦首都被國民軍攻下後，西政府已有唇亡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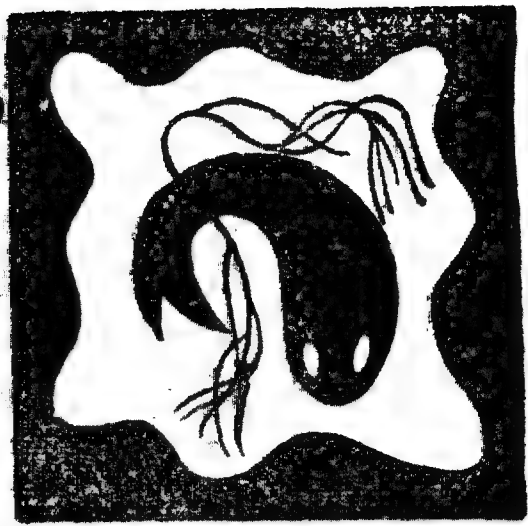
寒之感。弗朗哥現正集中軍力，作進攻馬德里的準備，他想截斷馬德里與伐倫西亞間的交通，以便使馬德里不守。現在國民軍氣勢正盛，加以外援的增厚，大概不久或將有大決戰。西政府的現勢，實在不容樂觀。

可注意的是西局對於國際的影響。德國藉口「萊比錫」號事件，本週與義大利共同退出監察計劃。幸英方態度緩和，首相張伯倫在下院呼籲和平的演詞，在德義發生了相當良好的反響。可見目前擾攘的歐局中，雖有存着渾水撈魚的野心的人物，但各國當局，均知破壞和平所干冒的危險，若何重大，所以沒人甘願負起歷史上大戰禍魁的責任，因此各方的態度，俱能守一個分際。德義現雖退出監察計劃，但並未脫離不干涉委員會，可知此事，仍有調停餘地。現在英方主張監察任務，由英法兩國担負，而搭載若干中立觀察人，此計劃能否通過，須視二十九日不干涉委員會開會後決定。總之，談判的門戶，並未關閉，無論如何，德義英法間，大概不致鬧成十分的決裂。

德國現在雖垂涎比爾波的鐵礦苗，與英國不無利益的衝突，但德國對西確不似義大利那樣積極。英德間的關係，現時頗有日見接近的傾向，所以義大利對於西局的主張，預料不能十分任性。所以在這西局本身嚴重化的今日，我們對於歐局，在大體上認為不致有重大變化。

法閣財政方針

旭當內閣仍然因襲人民陣線的外貌而成立了，但是新閣的變質，是很顯明的。新閣的壽命將決於財長龐納所提的新財政案。里昂伯倫內閣的傾圮，就爲了財政全權案具有急進的革新意味。旭當內閣爲存在計，鑒於前閣的覆轍，對財政案自將力求妥協，以免遭遇資本家和參院的再度反對，這是必然無疑的。所謂「財政之自由」和「貨幣之健全」，其間實含有矛盾的成分。所以旭當內閣，充其量，只是一個帶着過渡性的內閣。法國財政的根本問題，並沒有能由他解決的希望。（素）



國家的煩悶與青年的煩悶

王芸生

現在壓在我們國家頭上的一個極大的煩悶，便是日本問題。我們將怎樣解消日本的威脅，而與這個強鄰相安並存，實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這幾年的東方歷史，是由日本導演着；但這齣全本連台的歷史劇畢竟演成什麼樣子，我們中國的做法實是一個有力的決定因素。過去我們太不成個樣子了，專扮乏角色，所以給日本大大出了風頭。今後我們不應該再那樣沒出息了。在這齣戲裏中國與日本既然同是主角，我們便也應該負擔起決定這齣戲的結果的一半責任。

在日本的大陸政策裏，中國是不存在的。我們甘心讓這個五千年聲名文物之邦消逝在強鄰的野心之下嗎？當然不如

此。

我們國家的煩悶有內外兩面：外面是日本問題，裏面是建國問題。問題雖是兩面，而實一體。我們只有在建國的途徑上纔能抵拒日本的侵略。

我們如何認識這內外煩悶的要領並設法解消它，我有兩句話，便是——東方大勢的關鍵在中國，國內大局的關鍵在

中央。

何謂東方大勢的關鍵在中國？第一，日本對華政策的根幹是固定的，只有急進緩進之別，而萬變不離其宗，問題只在中國如何去應付。第二，關於東方的大勢，我在「如何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一文中，曾有一些分析，在太平洋的國際新均勢之下的東方大勢是比較於中國有利的，但中國本身如不掙氣，這個有利的形勢必然落空。第三，就日本的最近政情看，林內閣的倒台與近衛內閣的出現，足以顯示日本的政治已演進到更深刻的階段。這在中日關係上包含一種危機，其決定關鍵也在中國。

近衛文麿出身貴族，最爲元老西園寺公望所賞識，認爲是傳他衣鉢的人物。近衛本人又是一個頭腦複雜方面衆多的人物，他雖然過去沒正式上過政治舞台，而朝野各方左右各派都對他懷有好感。林銑十郎失腳之後，西園寺把他推薦出來，可算是最後的一個險着了。假使這個負內外重望的首相再失敗了，日本政治的前途將怎樣收拾呢？從近衛組閣以來的經過情形看，也顯然不能令人輕易樂觀。近衛內閣的標榜

，是要解消國內各種勢力的對立及摩擦，目前的形勢顯然與此標榜距離甚遠，或且相左。五一五事件以後的歷屆內閣皆不得財閥的支持，而林內閣却是軍閥與財閥合作的，在這種合作下纔成立了三十億大預算。但近衛內閣，前藏相結城豐太郎以軍部不滿而未蟬聯，兒玉謙次不肯入閣，結果是馬場瑛一任內相，而以其舊屬賀屋興宣升任藏相。這是說財閥不肯與近衛內閣合作，馬場財政宣告復活。馬場是統制主義派，儼然是軍需工業資本家的代表，與軍部一鼻孔出氣，主張統制經濟，與金融資本家的利益是衝突的。日本的大預算，也就是六年軍事計劃，若在軍閥財閥合作之下，或可勉強推行，若財閥撤隊，這個大計劃將能推行到如何的程度，實是一個問題。日本內部最大的問題是財政，看現在的趨勢仍是很嚴重。近衛內閣最近通過了一個日「滿」一體的經濟方案，這是推進「高度國防」的一個方式，「滿洲」的資源富得很，但先要投下很大的資本。林內閣是給政黨擠倒的，近衛想解消政黨的摩擦，但他却無恢復憲政常軌的勇氣。新閣內雖有兩位黨員入閣，但在資格上並不是政民兩黨的代表。近衛很想組織一個新黨，近已聲明放棄這個理想。近衛既無恢復憲政常軌的決心，對政黨只取一種不關疼癢的敷衍態度，當然也不會取得政黨的積極支援。近衛內閣既無財閥密切合作，又無政黨積極支援，事實上却受着軍部的濃厚支配。在這種情形下，近衛內閣恐怕又是一個軟體內閣。

日本的對華外交政策，曾經一度發生動搖現象，佐藤登台時是這種動搖現象的最高潮，最近顯然轉趨穩定，且有漸近積極的趨勢。「對華新認識」原是必要的，他們近來却感覺這種呼聲將助長中國的「驕傲」。佐藤的外交演說曾受軍部的干涉。這次廣田重任外相，在最初一次談話裏，認為「以前對華三原則，乃對當時中日關係之抽象辭令，苟於今日仍如舊採用，則不適當」。(六月五日「都新聞」之紀事)是廣田本人已覺所謂三原則的不適用，而思放棄。旋據二十日中央社東京電報告，謂「近衛內閣所予駐華大使川越訓令之性質，廣田三原則仍為對華政策之起點。」這種動搖矛盾的現象，顯然又有軍部的陰影。川越於二十五日離日返任，他所發表的談話，特別述及偽國與華北的關係。他說：「余曾認為吾輩應再認識中國，此語不意引起各種誤會。據余之意，新認識應時時給予正在增強與發展途中之國家，俾免發生處置錯誤之危險。日本現已對華給予新認識，余將請求現應為中國再認識日本一如日本所為之時矣。所謂認識日本云者，即是認清日本生存與發展之權利，以及『滿洲國』之生存與華北間之必然的聯繫。」這不啻說，「滿洲國」是日本的生命線，而華北則是「滿洲國」的生命線。對於華北問題，則仍持二重外交政策，以關東軍及駐屯軍為主體，以冀察當局為交涉對手。據日本的態度，我們可以大概察知日本對華外交的較近的做法。她一面繼續壓迫恫嚇冀察當局，以期攫得更

多的實際權利；同時對中央不急於開大規模的談判，從觀念上宣傳「日滿不可分」及「滿洲國」與華北的關聯，選擇較小的問題與國民政府開交涉，如福岡航空之類。至於所謂「經濟提携」，則任她在華北自由進行。這一個觀察，就是說，日本要中國斷念東北四省，不必調整華北，讓日本繼續往下幹，並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實際問題上，再給日本些權利。這是日本給中國開闢一條外交狹路，請問走得通嗎？

現狀如能往下拖延，也未始不是一個苟安的局面，實際上則恐不能。九一八事變的背景，我們若作一番分析，當不外以下三種原因：（一）世界經濟恐慌，削弱了國際均勢；

（二）日本本身的困難，想向外衝；（三）中國統一局面的刺激。在那時東三省換了青天白日旗，中國在表面上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局面。張學良也很想做些事，葫蘆島開港，並擬完成東北鐵路網，聯絡成南滿鐵路的併行線。日本覺得不下手將有遲誤之悔，於是選擇了那個時機發動了。現在呢？中國再現統一之局，民衆的國家意識增高，中央政府的權威擴張，整個的國家向復興之路掙扎。相反的，日本國內的情形則矛盾愈多，困難愈深。中國的向上可給日本以刺激，日本的困難更可逼着她倒行逆施。我們常吃日本「攘外安內」的虧，歷史上的例子舉不勝舉。現在的情形很與九一八的前夕相像，日本會不會選擇這個時機再來一個「九一八」呢？我以為很有這種可能。這是中國的威脅，也是東方大局的危機。我

願指出這個危機請國人注意；但不是說，日本不願我們好，我們便須壞，日本要什麼，我們便送上去。在羊羔身上抹蜜去喂老虎，絕不是個辦法。

日本給我們開闢的外交路是很狹的，要想在外交路上解決中日問題，起碼在最近是走不通的。外交之路既不甚通，而危機的威脅又儼然存在，我們將如何做呢？我以為我們沒有第二條路，只有努力建國工作，加緊自衛準備。外交上的路我們要儘可能的走，強鄰的武力來了，我們便以武力迎上。日本所要導演的局面，我們是完全明白的；但我們如果掙氣，擋住這種導演力，則東方的局面便不會如日本之願而出現。所以我說東方大勢的關鍵在中國。

何謂國內大勢在中央？我也願加以解釋。

月前一位朋友自日本回來，他對我說：「我在東京到處聽見中國進步的報告，這次回國來，曾到京滬平津各地考察一下，覺得並不像以前所聽見的那麼熱鬧，有些地方或且不免令人失望。」我說：「當然的，偌大的中國怎能在短時期內完全改觀。你把一些事物看深刻了，自然要發現不滿意的材料。但我對於國事的看法，尚不悲觀。我覺得我們國家在大體的輪廓上，一天天的在進步，所感覺不足的在於內層。譬如國家的統一局面，儘管還隱藏着內在的矛盾，但誰也不敢明目張膽的來加以破壞。東北軍的內調及整理，楊虎城的離陝，以及劉湘接受川康整軍方案，都是好例。循着這個趨

勢下去，則矛盾將日益消滅，統一將日益鞏固。問題只看中
央如何去領導這個局面。中央如果一秉至公必誠必信的向前
做，一切小小摩擦，複雜現象，均將消滅於無形。我以為中
央領導目前建國局面，有八個字最要緊，便是「對內開明，
對外堅定」。對外堅定，就是我上面所說的，我們要努力做
一個東方大勢的決定者，絕不可在羊羔身上抹蜜去喂老虎，
一切聽人家的導演。對內開明，則有表裏兩面。中央首須做
一番自我檢討，從觀念到行動，都澈底健全和振作一下。由
此出發，對全國展開一個包括政治及思想的開明的局面，則
振綱攜領，整個國家的推進是毫無疑問的。這個關鍵現在就
握在中央手上。

其次，談到青年的煩悶。青年的煩悶大概不外兩種：一
是思想的煩悶，二是職業的煩悶。

思想的煩悶是與實際政治有聯帶關係的。在黑暗而紛亂
的政治環境下，青年的思想是不會安頓的。現在國內政治情
形的進步，已予青年思想以好的影響，中央若再從開明做法
上加以善導，則青年思想更可入於正軌。關於這個問題，我
們除了希望政府在內外措施上給青年改善思想的環境，各種
政團勿作惡意的煽動外，青年自身更應有一番新的覺悟。要
認清國家的當前危機，了解國家的真正需要，一切思想及行
動都要在這個觀點上適應國家的需要。國家需要統一，我們
絕不分裂；國家需要自強，我們絕不自損；到最後國家需要

自衛了，我們便去流血。但流血的機會不一定是人人能够得
到的。我們要有這種決心，但未必人人能够得到這種幸運。
最要緊的，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一言一動，都不要違背國
家的利益，並積極的對國家有所貢獻。

職業的煩悶是一個社會問題。現當暑假時期，各大學都
要送出一批畢業生到社會上去，正是青年的職業煩悶時期。
這問題也是兩方面。青年的沒有出路，一方面固是社會凋敝
，另一方面也還看青年的本身能力如何。我們看見許多青年
找不到職業，同時也看到許多事業找不到人材。近幾年，在
建國途中，各種事業都在開展，各處都在需要新人材，有能
力的青年大體上是不愁沒出路的。在這一方面，我希望今年
畢業而正在尋找職業的青年，先要檢察一下自己是否有够給
國家社會做事的學問能力。假使有的，你們必可在需要你們
那種學問能力的一部門中找到工作；假使無的，你們應該趕
快設法補充學問能力，莫在那裏想獲得一個僥倖，以自誤誤
人。尚未畢業而仍須繼續求學的青年們，更要抓住這寶貴的
稀有光陰，努力從事實際的學問，磨練真實的能力，準備給
國家做些貢獻。你們能够在這時準備好真實的學問與能力，
則國家將得到你們的貢獻，而你們本身的職業問題也自然解
決了。

（附註）這篇文章的大意，本月十四日曾在光華大學演講過一次，現
在補充些最近的事實，寫成本文。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於上海。



國際資本合作問題

魏友棻

自從孔特使一行赴英參加英皇加冕以後，順便聘問法，

比，德，義各國，與各國財政當局會談，於是各國對華資本合作的傳說，遂不斷的傳來。有的說是成立了新借款，也有說是技術上與資源上的協助。例如六月九日哈瓦斯社電訊裏所傳的金融時報的評論，就說：「中國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博士最近在倫敦所進行之談話，其主要內容，殆在討論國際新借款之可能問題，此項借款，乃用以促進蔣介石將軍所領導之復興經濟與發展工業計劃。」又如六月十日哈瓦斯社電訊裏所傳孔特使與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的談話，孔氏聲稱：「余深望德國參加及協助中國之發展，尤以開採原料及建立實業交通為最。」沙氏也有「我國乃大工業國，對於中國各項偉大之改革與建設計劃，均能加以贊助」等語。其他如孔特使行蹤所及與各國當局的會談裏，也不難找出與上述電訊互相印証的地方。上面許多電訊裏所得的消息雖有的是外交上詞令，不一定有資本合作或技術合作的事實。但是就今日

的中國情形來說，需要外資的援助，來謀經濟上的進展，乃是可能的。

幣制改革的前後，是研究我國今日經濟者的劃分期。而貨幣發行的集中，與外匯的集中管理，尤其是幣制改革唯一成功的地方，都是以前所沒有的。同時，政府當局對於幣制安定的各方面，也費了許多心力，例如設法預算的平衡，在外匯兌基金的設置，英美信用契約的逐漸成立；近之如所得稅的實施，遺產稅的籌征，鹽稅統稅的增徵；這許多舉措，成效如何，雖不易逆料，但是至少可以說是設法財政收支的適合，以及各方面來維持幣制的安定。在另一方面來說，國內的經濟建設，已在逐步進行之中，在交通方面，尤有長足的進展。同時，對外國許多無担保的北京政府借款，也有許多是被整理償付了，例如去年十月間所整理的馬加尼及費克斯英鎊借款，本年五月間整理的英商安利洋行借款。凡此種種，一面是在埋首建設的工作，一面在樹立對外的信用；進一步來說，這是我國當局在努力經濟建設的目標下，同時招致

外資的流入的工作。間接地，都跟着維持幣制安定發生關係，但其關係所及，却不止幣制安定一端了。

在國際對華合作的標題下，不論是人才或商品，甚至是貨幣或信用，廣義地說，都是對我國的資本合作，在產業落後的國家，憑藉友邦的資本援助，以啓發國內的富源，這在國際間已有許多先例存在。以我國今日的地位，極需要國際的資本合作，無論是人才，商品，或狹義的資本。要說明今日我國外資輸入的與經濟上影響，可以從對外與對內兩方面來觀察。對外的最大意義是在調整國際收支的平衡，對內是可以發展產業與財政金融的安定，要是資本合作是站在獨立平等的地位上。

本文所討論的是離開了今日我國是否在與國際進行資本合作談判的事實，却是從客觀地位上，分析我國的經濟情形，來觀察國際資本合作這一個問題，與今日我國經濟的實際情形，將發生怎樣的影響，最後再來討論所謂國際資本合作的必要條件，與國民應有之認識。

二

國際的資本合作，不論是商品或貨幣，都與國際間的借貸情形發生關涉，也就是對國際收支發生影響，因此先從我國的國際收支看起。

國際收支大致是國際間債務債權的一種抵償，如債務的支付多於債權的收入，普通稱做逆態，反之，則為順態。而

債務債權關係的發生，則不外由于有形的貿易；有無形的貿易。所謂有形的貿易，就是商品的貿易；無形的貿易，是指該國在商品以外的債權或債務，如旅行費用的支出，該國人民在國外勞務的收入等。國際收支之差額，則大多數是用現金輸出入以平衡之，否則就用舉債或投資的方法來求得一時的平衡。如果有一個國家，其每年的國際貿易是輸入超過輸出，而國外又沒有其他收入，那末，這一個國家就得用現金輸出來支付入超的代價，如果沒有現金，就不得不揭欠外國一筆貸款，那就是用舉債的方法。舉債不外是對未來利益的一種預支，因此這一種債務多於債權的國際收支逆態，通常是不利的。但是也有許多貿易入超的國家，在有形貿易方面是債務超過債權，同時這一個國家有歷年的對外投資等收入，其收入的數字，又遠在貿易入超的數額以上，那末，這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在貿易上雖是逆態，但實際上並不是逆態。

我國是長期貿易入超的國家，所以在貿易方面是債務國。同時又有許多歷年外債本息須償付，而在國際收支站在收入的一方面的，只有是華僑的匯款收入，與外人在華的費用，（但是一部份須與華人在外的費用相抵銷的。）此外抵償下來不足的債務差額，通常是用現金輸出與債務收入來彌補平衡的。現金的輸出，固然是國家富源的減少，而債務的收入，又是將來債務的負擔，與部份將來利益的損失，因此我

國歷年的國際收支，是在不利的地位的。如果在這一年華僑匯款收入減少了，而入超的數量並不減少，那末，收支上的差額更大，也就是債務的負擔格外加重。

研究中國的國際收支，實在是有興趣的一件事。因為我國是一個長期貿易入超的國家，也就是長期國際收支逆態的國家，依常理來說，這許多差額，應該用現金輸出方法來填平，但是我國並不是產金或產銀國，如果把歷年入超的數字累積起來除去了一切海外的收入，照其差額的數字，則國內的金銀早應流完了。為什麼到了現在，還能够保存着一部份的現金呢？（每年的貿易入超數字總在二三萬萬元以上）這裏有人解釋是因為輸出貿易在海關上的低報貨價，以圖減少稅額；所以實際的貿易入超並沒有這許多。但是這一種情形在輸入貿易裏也有的，此外尚有走私的輸入，也不在海關冊記載以內，所以關冊裏貿易入超記載，不妨可以作為相當近似的依據。這許多貿易的入超數額，除了華僑匯款與金銀輸出之外，究竟是用什麼填平的呢？除了上面所述的舉債收入以外，應該是在華洋商銀行對華的投資額擴大，實際上也就是舉債性質的外資收入。所以就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態上觀察，就可以明瞭在華洋商銀行為什麼始終維持着相當勢力的緣故。

可是站在今日的經濟環境上，國際收支的逆態之估價，却還不止這些。

第一，我國今日是在努力於國內的經濟建設。我國雖有許多富源，但是許多富源在沒有開發之前，種種原料與機器不得不借重於外國。就是技術人員的聘請，與鉅額薪金的支付，也正與購買原料機器並沒有二致。同時，國內呢，許多產業部門沒有發展到相當程度，也不容易發展到相當程度，因此對舶來品的依賴性也不能免除，這樣，我國的貿易入超，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只有加大，國際收支逆態的加重也屬必然性的。我國與日本的國情雖然不同，但日本年來為實行國防預算而增加貿易入超，却可以舉作我國將來的譬喻。

第二，國際收支逆態的加甚，就可以影響到外匯的安定。一國貨幣對外匯價正常的漲落，應該是以供求為準，那就是求過於供，則匯價上漲，否則反是。一個國際收支逆態的國家，其貨幣在海外的需要，不及其需要外幣的數量遠甚，因此，國際收支逆態的國家，如果管理不得當，則匯價的安定就要動搖。這裏再舉日本為例，日本近年因了軍需工業擴張的結果，正常的產業部門進行呆滯，輸出商品是減少了，而因了原料的輸入關係，使入超的數量增大。因此，日本購買各國匯票的數額，多於別國購買日本貨幣的數額，日本的貨幣匯市供求既不適應，日圓的匯價就只有下落，日本所用維持匯價的方法，是用現金的輸出。至於我國呢，也是長期入超的國家，而我國在幣制改革後用以維持匯兌安定的方法，除現金輸出之外，是英美的信用契約。但是不論英美的信

用契約或白銀的協定都是有限度的，要是國際收支差額在限度以上那不是又將威脅到外匯的安定嗎？而在我國經濟建設的一定條件下，入超既難減少，威脅是不是將格外加大呢？

所謂國際資本合作在今日的意義，不論是技術，商品，貨幣，或信用的協助；都是我國的債務。這一種債務在現在的效用，便是向外國通融了許多資本，而不必即須償還。因為是不即須償還的原故，所以應該付出的款子不必償付，暫時把國際收支填平了。猶之像一個人的賒帳一樣，可以得暫時的小康局面。而外匯間的供求關係，也因此而得維持均衡與安定。

三

現在再來觀察今日的財政金融。

到了現在為止，對於我國財政收支的平衡，仍是很難樂觀的。就是舉最近發表的廿六年國家總預算來說，上面雖沒有開列債務收入一項，表面上是平衡的，但是我們對四萬萬元相近的關稅與二萬三千萬元鹽稅收入，以及一萬八千萬元的統稅收入，其實收是不是可以到預計限度，那還不容易說。為什麼呢？關稅收入，在走私的條件下，估計是很難增收的，鹽稅去年只不過二萬萬元，最近普加十分之一，也不過二萬二千萬元，統稅最近雖也普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所增有限，都也與預算中估計相去甚遠。所以即使在歲出方面加入了許多建設方面的款子，比較進步一些，而歲收不能維

持預算，則目的仍是無從實現的。所以今後的我國財政，是不是可以走到健全道上，最緊要的還是收支的平衡，而到現在還是可顧慮的。

預算中沒有列債款收入一項，可以想到是因為廿五年一月間的復興公債之發行，已超出任何年份發行額之多，雖然就現代一般國家人民的負債的數字觀，我國還是很輕，但我國國民担債的能力既弱，承募公債的又只是部份的金融機關，因此在國民富力還沒有到相當增加程度之前，是難以再發行的。所以預計在廿七年度以後，我國或者會有新內國公債的發行，而在廿六年度內是不會再舉內債的。

預算中沒有列債款收入一項，雖似可喜，但在歲入不足一方面來看，却是減少財政上的伸縮力。這裏就發生了疑問：要是歲入不足，應該先從節流來看，但我國預算內百分之七十的支出，是債務費與軍務費，前者關係整個國家的信用，後者又關國防經費，事實上無從額減。那末要是發生收入不足的差額時，要舉內債既不可能。同時，在國防建設道上，一切的必要支出，是只有加大，國防支出的加大，則收支不平衡的數字，也就是赤字，是只有增加起來的，那末，此後的國家財政，將用什麼方法來平衡呢？

因此，在一定條件下，悲觀地來觀察我國財政，在最近普遍增稅以後，只有走兩條路，一條是走紙幣膨脹與公債膨脹的路，又一條是舉外債。比較上去，對國民經濟所生的影

響，兩者都屬相同。但是舉外債尤其可慮的，是將來利益的抵押，與苛刻條件的要挾。

因為紙幣的發行權集中在政府手裏，所以財政不平衡給予紙幣膨脹的威脅更大，有動搖及整個的幣制與金融的可慮，因此，財政的動向，也就是幣制金融的動向，這一種觀察是對的。

所謂國際資本合作的本義，是由友邦將人才，商品，貨幣或信用貸給我國，換言之，是用契約方式來減除我國一部份的支付負擔，而將這一部份的支付負擔用商品或其他來抵償。站在財政見地來說，是可以減少政府歲出，其效用也正同增加歲入相同，而使預算得暫時間的平衡，也是使幣制金融方面得安定的保障。

同時，我們知道，造就今日長期依賴輸入貿易為生活的我國經濟，這雖是未脫離殖民地性質所致。但我國自己對於一切富源的蘊藏，實在並不需要外國的接濟，而可慮者，是現在的沒有開發。所以我國現在經濟雖是可悲觀的，而將來則並不悲觀。好像什麼人曾經比方着說，中國是一個拿着金飯碗討飯的化子。要是現在仗着外國資本的接濟，把國內的富源開發了，使一切原料可以不必依靠着海外的輸入，則嚴重的貿易入超問題，可以得到部份的解決。說不定有許多資源還可以把多下來的供給外國。在那一種情形下，就可以把現在國際收支逆態改善，也可以把現在所負的債務逐漸

償還。

所以，站在財政金融方面來觀察，固然覺得國際資本合作對我國是可能而且需要，在產業發展方面看來也是這樣。

四

利用外國資本來協助建設，這正如一個企業家招集股本以開發實業，雖在會計科目上是負債，而實際可以加多資產。所以國際的資本合作，雖然是加多債務，是可以實行的。但在合作的時候必須顧到必要的條件。

所謂合作的意義，是以其所餘，供給人所不足，使多餘的一方面既可以不至有「棄材」之歎，不足的一方面又可以盡其利用，所以是雙方有利的。因此互利，是國際資本合作的骨幹，也是正當的解釋。其必要的條件是（一）須為純粹的資本合作，（二）外資的用途限於生產的。

國際的資本合作，尤其是商品的交換，自從各國把關稅壁壘增高以後，因了商品不能夠儘量流通，用協定的方式，來實行物物交換，這在國際時事上隨時可找到實例。資本的合作，舉利用外資來說，是債務的加重，雖與商品的交換不同，但應該注意的是純粹的由一個國家把資本借給另一個國家去發展生產，而不是這一個投資國家，直接向債務國發展生產。換言之，僅乎是資本上的一種合作，而不是主權的合作。債權國的權利，不過是應有利息的酬報，與到期本金的

索還而已，至於債務國將這些資本如何支配，債權國是不能過問的，也不能附有任何條件。因為附有什麼條件，便是債務國某部份主權的損失，其結果則一定因此而降落民族地位。甚至受債權國的指揮，至於其將來發展的生產事業，因為在債權國指揮之下的緣故，一定以債權國的利益為利益，甚至與債務國的利益相反，此外壟斷，專賣事情的發現，更是不足為異的了。

至於債務國把借入外資如何利用，那是尤其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如果把借入的外資，用於耗費，則產業發展的利益還沒有達到，而債務倒首先加重起來。這一種利用外資，決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就我國的財政史上，我們不難發現，北京政府就是仗着外債來維持收支平衡的，可是到了現在，除了在今日財政債務費支出上，加重一筆負擔之外，又得到些什麼呢？倒是在那時候，四國銀行團與六國銀行團的勢力，反在可以左右政府的地位。這便是利用外資的曲解之事實與例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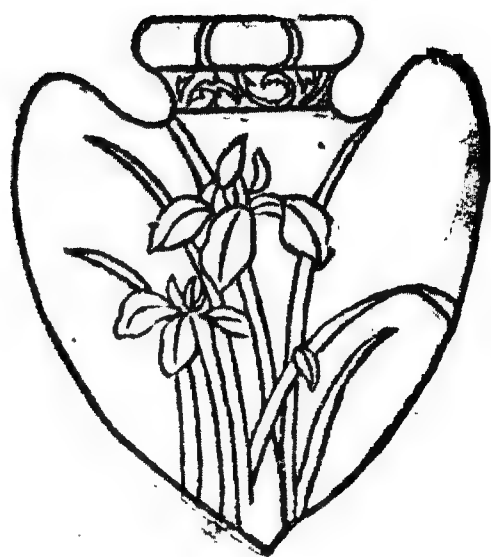
把利用外資以國家財政為例，是很適當的。近代開赤字飢荒的財政，不止我國，但各國所生的影響嚴重程度却是不同。第一當然是國民的富力，第二是要看其赤字的用途如何。例如日本的大部份赤字，是爲了國防費而耗費的，這一種耗費也是不生產的，但是站在日本的地位上說，則國防費的擴張，是幫助殖民範圍的擴大，雖在國民經濟生不良的影響，但直接在扶植國家勢力的進展。我國財政的可慮，倒也並不是在赤字的鉅大，而在於用途的不適當。例如以前估歲出大部份的軍務費支出，大部份是用在內戰身上，而債務費的支出，也佔着極重要地位，這兩種用途，對國民經濟是一些

不會生出什麼良好的影響來的。國際資本合作問題也是這樣，要是把國際貸入資本用於正當的產業發展的途上，這猶如播下了農產的種子，在目前雖是負上了債務，但在種子結果實的時候，却可以還債賺錢。而要是不能用在正當地方呢，則只有加重債務，在國際收支上逐年加重利息的負擔，格外形惡化而已。

尤其應該注意的，是所謂國際資本合作，照上面所舉今日對我國經濟上弱點的救濟，這都是暫時的，而不是永恆的。例如國際資本的輸入，可以暫時平衡國際收支與財政，但在歸還債款的時候，則立刻可以加重國際收支的逆態與財政的赤字，因此，要求永恆的掩蔽經濟上一切弱點，則必須有整個的建設計劃為先決條件。

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裏，是提倡利用外資的，他的目標，也在於生產的建設，以將來地下的富源來還今日的借入的資本。這便是今日談國際資本合作的所應注意的地方。

總之，所謂國際的資本合作，應該純粹是資本或技術上的合作，而不附什麼條件，其用途尤在發展生產事業。國際間雖有許多利用外資以興國的先例，但也不乏因了外國資本勢力的君臨以亡國的。國際資本合作是一種計劃，而不是飲鴆止渴，也猶之一種方藥，可以生人，也可以殺人，惟視利用的方法如何罷了。



從間接稅到直接稅 (續)

崔敬伯

——稅制改革之批判與展望——

四 走向直接稅是否都是進步？

從間接稅到直接稅，是否就是進步的表示？反之，從直接稅到間接稅，是否就是退步的表示？各國經驗不同，事實也不盡然，試分別述之如左：

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凡是進步的國家，大抵逐漸放棄了以間接稅為中心的徵稅政策，採取以直接稅為中心的徵稅政策。這不僅靠着主觀上的理論與主張，而要靠客觀上的條件與時代。試以美國為例，在一九一三年，聯邦政府的稅收，完全靠着關稅與內地收入稅。在實際上，沒有直接稅的存在。以後纔先後推行所得稅及遺產稅。英國施行直接稅，年代很早，在大戰前，已占國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是稅率提高，收數激增，仍是大戰開始後的現象。戰事結束以後，已經提高的稅率，亦不克怎樣減輕。所以塞力格曼老教授，便有這樣的說法：『直接稅在公共收入的發展中，業已形成最後一階段』。(註十) 這個階段，是否就是『最後』？尙不能不有所研討，我人還不能雷同老教授的主張。但是從間

接稅到直接稅，在幾個進步的國家，確乎表現的很清楚，尤以美國，趨勢最為顯著。戰前與戰後，僅僅五年之間，直接稅的收數，竟從十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美國聯邦政府的所得稅，自第十六次憲法修正後，取得法律上的根據，遂成為稅收的重心。迫於戰事的要求，促成急遽的轉換，戰事停止，亦竟不能回復直接稅與間接稅之從前的比例。(註十)

(一) 再以英國為例。英國施行直接稅，固較他國為早，但是間接稅在英國，所表現的『逆進』的流弊，亦賴有直接稅之長足的發展，纔能稍為抵消。世界知名的科爾文國債稅收報告書，曾分析英國人民——係以曾經結婚，生有三個十六歲以下的兒童，而且靠着勤勞所得的納稅人作標準——所納的直接稅和間接稅，持與個人所得相對照，而算出所佔的百分率。比較的情形如左：

所得對於租稅的分擔

一九二五—二六年所得 (鎊)	直稅百分率	間稅百分率	合計
一〇〇	一一·九	一一·九
一五〇	一一·六	一一·六

二〇〇	一〇.二	一〇.二
五〇〇	二.〇	四.二	六.二
一〇〇〇	八.一	二.九	一.〇
二〇〇〇	一三.二	二.〇	一五.二
五〇〇〇	二一.九	一.三	二三.二
一〇〇〇〇	三〇.〇	一.二	三一.二
二〇〇〇〇	三六.九	〇.六	三七.五
五〇〇〇〇	四四.二	〇.二	四四.四

自前表看來，間接稅的性質，係屬於極端的『逆進』，即在現代國家，也是很顯明的。英國的貧苦階級，要將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完全以間接稅的形式，納之國庫。至於年收一千鎊以至二千鎊者，所納間接稅不過占收入的五十分之一。其最富者，僅占千分之二！間接稅之逆進——輕於富而重於貧——的作用，雖為世人所周知，但相差如此懸絕，在科爾文報告書發表以前，尚未為世人所認識。（註十二）賴有直接稅之急遽的發展，纔把英國國民的稅負，弄得稍為公平些，這確乎是英國稅制進步的地方。

從間接稅到直接稅，按照上述的例子，固然是進步的表示；但是從直接稅到間接稅，也不見得就是退步的表示，有兩個例子，足資證明。

大戰後各國財政制度變遷中，有一個新起的現象，便是交易稅的採用（The Introduction of General Sales or Turn-

over Taxation)。在一九一四年的時節，交易稅本不為世人所注意。及至大戰結束，乃突然流行於各國，猶以在法國為顯著，竟成為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蓋以歐陸各國，當大戰之後，瘡痍待復，財政困難萬端，不得不於直接稅系統外，尋求新稅源，於是交易稅，乃為歐陸各國所注意。按交易稅的本質，乃屬間接稅的範疇，而為許多學者所反對。但在現代商業國家，只以零售數量而言，無論好壞年頭，一年下來，總額可超鉅億，只要課以百分之二二的輕稅率，便可以得到極豐富的收穫。交易稅的性質，近於消費稅，但與消費稅，頗有不同之點。消費稅的賦課，其對象屬於貨物。而交易稅的賦課，其對象則屬於交易（Sales or Turnovers）（包括貨物的交易與服務的交易）一種貨物，從生產以達消費，所經過的交易次數，不知有多少，有一次交易，即要課一次交易稅，在商業發達的國家，如以『交易』為對象，確乎是一個很豐富的稅源。只要課稅的種類，選擇得宜，稅率的高下，規定得體，也不能一定說是惡稅。一九一八年，德國即採用交易稅，一九二易年，法國及加拿大，亦開始徵收。比利時，義大利兩國亦於一九二一年採用。在一九二七年，法國的交易稅，在稅收的地位上，竟佔了首席，越所得稅而上之。在所謂『現代國家』中，所得稅並不見得都佔在稅收的第一位。（註十三）

美國當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爆發之初，交易稅還未曾露

過頭角。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便有十四個州政府，採用了交易稅，勢且『方興未艾』。關於交易稅的著作，亦爭相出版，專家如美之碩浦 (Carr Shoup) 在一九三四年所發表的八百頁的大著 (註十四) 出版不久，便失掉了時間性。『在財政史上，除了汽油課稅而外，沒有一種像交易稅這樣快，傳播到整個的世界。截至一九三三年止，已經有了三十個國家採用了它，打算廢止的，簡直是絕無僅有』。【註十五】

究竟交易稅的利弊如何？學者爭論甚多。宿儒如塞力格曼反對此稅最力。(註十六) 本文主旨，不在討論交易稅，未免一一徵引，此處只說明在最近各國財政的制度上有這樣一個新趨勢而已。凡事都有其促成的客觀原因，交易稅又何能外？計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產業蕭條，企業利潤，隨之減少，因之國民所得與國家稅源，日見退步，而直接稅的收入，不免大受影響。此外薪給報酬所得，以熟練工人及技師等專門家為中堅，亦因工廠停閉或減工，事業不能充分去做，當然要影響到所得稅的徵收，不得不於直接稅以外，另想新的辦法。本來人類的欲望，是一天比一天增進的，世界經濟，無論如何蕭條，而消費的數量，仍然是向上發展。在這種情勢之下，從消費的過程中，以及人事活動的過程中，徵收交易稅，乃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此外還有一個促因，足以助長交易稅的發展。世界各國為恢復經濟，多採用膨脹政策，藉着膨脹歲出的方法，刺激

企業的繁榮，藉以挽回蕭條的頹勢。在這種膨脹政策的過程中，國家支出增加，公共建築增加，交易亦隨之增加，自然可以加厚交易稅的來源。所以自一九二九年以還，經濟恐慌發生，而交易稅反因之樹立起來。這種趨勢，固然有許多病態的成分，在裏邊支配；但是我們不能說：所謂『現代國家』，所走的都是直接稅的道路；而要注意：以交易稅的姿態而出現之間接稅的發展！

以上是第一個例子，以下再提出第二個例子。我們都知道：現代所得稅之豐富的基礎，是要建築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之上的。有了豐富的個人所得與巨額私產。纔能找到所得稅之充分的稅源，一旦社會的經濟基礎有變，私有財產的存在有問題，如同蘇聯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的樣子，則直接稅的基礎，便變生根本的動搖。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度的蘇聯預算，所得稅的收入在稅收總額中，尚佔百分之八·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二——三三年度，只佔萬分之一。(註十七)

在施行『社會化經濟』(Socialised Economy) 的社會裏，所得稅和遺產稅所謂直接稅的收入，不僅無依賴的必要，而且無特為收入大宗的可能。據一九三七年度の蘇聯預算，所有直接稅的收入，在總歲入中，僅占百分之三。蘇聯的經濟學者對於所得稅的見解，可以用一句話來表示：『如果你只是打算着再把它拿開，為什麼容許人們去賺錢』？(Why allow people to earn money if you intend merely to take it

away again?) (註十八) 所以直接稅在俄國，已無發展的餘地。反之在間接稅，因為國民所得的分配大體平均之故，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初看似不可能，倘科以從來的理論，豈不有退步(！)之感？日本學者汐見三郎於此看的很清楚，他說：『一九三一年以後，蘇聯的所得稅，收數激減，而間接稅則收數激增。當一九三二——三三年度，所得稅與單一農業稅的收入，在總歲入中，僅佔百分之三·六。此因蘇聯所遵行的政治原則，與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同；故於判斷上述兩種稅收的重要性時，單着眼於收數的多寡，無有是處』。(註十九) 由此看來，在蘇聯所表現的——從直接稅到間接稅的新趨勢，不僅不能說是退步，反而是一種進步！世事的變幻，竟有如此者！

從一般的經驗講，一國稅制，從間接稅走向直接稅，當然是進步的。但是就最近的趨勢看，我們不能就說：從直接稅到間接稅，即是一種退步。一方要看社會組織的經濟基礎，同時還要看稅制發展的機構內容，不可一概而論。

五 稅制改革與中國

我們總要先看清了世界的經驗，再檢討我們自己，庶不致茫無標準，專憑主觀的臆斷。我們的國情，我們的經濟基礎，與東西各國，不僅有量的不同，且有質的不同。在人，可以那個樣子，在我就不能那個樣子。就是想做到那個樣

子，也得在客觀條件大體完備之後。既不可趨超不前，但也不可揠苗助長。然則在現階段的中國，我們的稅制改革，又該走那條路呢？

根據歷史的教訓與客觀環境的要求，要我們毫不猶豫地，立刻拔腿，走向——由間接稅到直接稅的道路！

中國稅制機構的礎石，是建築在間接稅上面的，已成爲舉國皆知的事實，不待煩言。尤其以中央財政，每年將近十萬萬元的歲入，其中百分之八十左右，是要靠着——關，鹽，統，三大消費稅(Big Three) (註二〇) 我們的關稅制度，雖說自民國二十年起，取得『關稅自主』，但是稅制的機構，並未樹起關稅壁壘的陣容，以達保護政策的理想。雖說國計艱難，司農仰屋，關稅的收入目的，一時很難放棄；但是建國工作，首在造產，保護政策，勢在必行，經濟國防之具，國防之謂何？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是要揚棄了關稅的收入目的，堅絕地以保護國產爲目標，則關稅收入必且日減。至於鹽稅，那更不消說了，消費稅中最壞的制度，當以鹽稅爲第一，只要中國肯走進步的道路，鹽稅是早晚要廢止的。至於統稅，除了高級捲煙，洋酒，啤酒，薰煙而外，所有麵粉，棉紗，火柴，水泥等統稅，都與人民日常必需的救粟水火，衣食住行，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很不願意老是看：這些東西還要上稅！西洋各國，不是沒有消費稅，前引科爾文國債稅收調查報告，英國下層階級對於間接稅的負擔，其不合

理的分配，亦是驚人。但在進步國家，所課的消費稅，畢竟屬於奢侈品或非必需品者居多，決沒有像我們國家，過半集矢於必需品！此種必要，朝野皆知，振衰起懦，不容再緩，就是政府憚於興革，而以今日救亡圖存的迫切，政府也非辦不可；根據過去多年痛苦的經驗（註二），我們的國家稅制，非打破從來以間接稅為中心的舊窠臼，不足以減輕民生的痛苦，此其一。

自一九三七年，世界各國的軍擴財政，又以加速度的姿態，向前募進（註三），預兆第二次的世界大戰，遲早總要到來。我們迎着這暴風雨的前夕，在財政方面，不能不『未雨綢繆』地，先有個打算，省得臨時措手不及。只要世界大戰發生，中國是無法倖免，縱不以交戰國的資格而被蹂躪，也要以有名無實的中立國而被蹂躪。其必然的影響，在關稅，則以國際貿易的中斷或生障礙而關稅減收；在鹽稅，則以沿海要害被佔或發生騷擾而鹽場破壞；在統稅，則以新式工廠多在沿海沿江的大商埠，屆時最感戰爭的威脅而生產停頓。這樣一來，則在吾國歲入中佔到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三大消費稅』，都要有息影潛蹤的危險，給我們國家的財政，挖下一個大漏洞！到那時節，縱令我們不願和間接稅分手，間接稅也不得不和我們分手！我們就是怎樣誠懇的挽留，也挽留不住。遠識的政治家，如果看到這一點，就要自今日起，毅然決然地，打定主意：離開間接稅而走向直接稅！不要

等間接稅掉頭絕裾地捨了我們，現在我們就毫不惜戀地離開了這三塊料！這是有見於將來的趨勢，不得不『未雨綢繆』地，朝着——從間接稅到直接稅的方向走，此其二。

引言中已經提過，自從一九三六的臘尾，以至一九三七的春頭，中國政治，無論內外，都走入一個新階段。所以中國的稅制，也有走入新階段的可能。不佞在去年六月草寫所得稅實施問題一文時，其中一段，即曾標出：『此次試行的可能如何？』的課題，舉出三個條件，以為都有促成吾國實施所得稅的可能性。（註三）其主要的理由，即因：『一遇戰爭的逼迫，從前所認為困難的障礙，皆不得不設法排除，硬着頭皮去幹。不僅所得稅的樹立如是，所得稅的發展，也莫不如是。……在我們中國，不用說不遠的將來，要有戰爭的威脅，即在現在，早已在戰時財政之下討生活，日子是越過越緊，緊到不可開交，在當局的財政政策的現階段，再也找不到所得稅了』。這還是消極的說法，再從積極方面觀察。將來中華民族，如果真能擔起民族復興的大任，則在緊急必要的時節，要能作到：『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不僅要各盡所能，而且要作到『合理的負擔』。財政上的合理負擔，只靠着間接稅，是絕對地作不到，惟有厲行直接稅，纔有漸次實現的可能。所以將來中國的非常時財政政策，無論如何，要以直接稅為重心！不僅有錢的出錢，而且錢少的少拿，錢多的多拿，按着『累進稅率』，取得現代財政理論

盜謂『應能負擔』的標準！中國人能作到這一步，則中國的抗敵救亡，必能得到十二分的把握。『悉索敝賦以待』，雖以鄭之小國，尚有以自立，況在今日的中國呢？但是這一着，如果作不到，則整個的爭取民族生存的大計，皆無所附麗，而失掉其『金』的基礎。所謂『金』的基礎，不僅指充足的戰費，而是指『合理的負擔』，這是最近各方當政者所已經注意到的事情。所謂『和』，是從『平』的條件中，自然生出來的。作到『平』，必能作到『和』。萬衆一心，事無不舉。從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必要着想，也不能不走——從間接稅到直接稅的途徑，此其三。

自然有人顧慮，果真從間接稅走到直接稅，易嘗不好。就怕直接稅已行，間接稅不去，不僅不去，反而增添，結果就要弄成——間接稅兼直接稅人民豈不太苦了？這樣的顧慮，我人很承認；但是不能持此以爲反對施行直接稅的理由！我們以全國的力量，先把直接稅的輪子轉起來，同時再以國民的力量，促着政府，廢止一切壓迫民生的間接稅，那纔是走上復興途徑的國民們所應有的努力呢！

二六·五·二七·稿竟於國立北平研究院。

- (註一) J.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shley's Ed; London, 1909), P. 823.
- (註二) Edwin R.A. Seligman: Essays in Taxation, 10th Ed; 1925, pp. 693, 691.
- (註三)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XIV, article "Taxation", by R.M. Haig, 1934, pp. 533-534.
- (註四) Edwin R.A. Seligman: Double Taxation and International Fiscal Co-operation, 1928, P. 67.
- (註五) G.Y. Sokolnikoff and Associates: Soviet Policy in Public Finance, Editor's Preface by C.C. Plehn, 1931.
- (註六) E.R.A. Seligman: The Shifting and Incidence of Taxation, 5th Edition, 1927, PP. 203-204.

(註七) "You can tax the last rag from the back and the last bite from the mouth, without hearing a murmur about heavy taxation. And it is by taxing a large number of articles in daily use. The tax will then be lost in the price of article. The people will grumble about high prices and hard times, but they will never know that the hard times are caused by heavy taxation."

- (註八) A.C. Pigou: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 1928, PP. 143-144.
- (註九) G. Sokolnikoff, Manchester Guardian Supplement, July 6, 1922, P. 225.

- (註十) E.R.A. Seligman: Essays in Taxation, 10th Edition, 1925, P. 6
- (註十一) A. Comstock: Taxation in the Modern State, 1928, P. 31
- (註十二)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Colwyn as the Chairman) on National Debt and Taxation, 1927, PP. 94-95.

- (註十三) A. Comstock, Ibid. PP. 110-153, and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XIII, PP. 516-519, Article "Sales Tax", by A.G. Buehler.

- (註十四) Robert M. Haig, Carl Shoup and Others, The Sales Tax in the American States, 1934.

- (註十五) Carl Shoup quoted in Sir Josiah Stamp'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axation,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1936, P. 87.

- (註十六) E.R.A. Seligman: Studies in Public Finance, 1925 PP, 131-138.

- (註十七) 沙見三郎等四人合著：各國所得稅制論，一九三四年版，第二四三頁，附柏青譯本二四六頁。

- (註十八) "How Russia Raises Capital" in The Economist, March 27, 1937, P. 705.

- (註十九) 參照沙見前著，二四四頁。

- (註二十) 參閱孫懷仁著：中國財政之病態及其批判，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八至一九頁；又東亞經濟調查局出版支那國民政府の財政，一九三六年版，第三九至五五頁。

- (註二十一) 參閱拙著：最近十年中國財政批判，載天津大公報，本年五月十二日經濟周刊。

- (註二十二) 參閱拙著：當前中國財政問題，一九三七年版，國立北平研究院印行。

- (註二十三) 參閱拙著：所得稅實行問題，一九三六年六月版，國立北平研究院印行。



中暹訂約交涉之回顧與前瞻

余受之

中暹訂約，醞釀已久。此問題之複雜，使解決之時間無形延長，而此問題之重要，又使解決之期待急不容緩。迄今兩國關係尚在撲朔迷離中，唯是前年以還，中暹官民時相往來聘問，或為觀光，或稱考察，於主賓酬酢之間，友誼益形敦睦，邦交或致促成。年前先有桑杜氏來華締訂中暹通商條約之說，（註一）繼有威力氏抵暹，接洽中暹通航之訊，（註二）則中暹訂約問題似有由醞釀而趨實現之勢。最近暹羅外交部秘書明春，由日抵暹，奉命訪問我政府當局，交換商訂中暹商約意見。是中暹外交關係之正式成立，揆諸現勢，機運殆將成熟。今試一進論中暹兩國之關係，以促國人之注意。

我與世界有關諸國，均已先後訂約，互派使節，保護僑民，獨於比鄰之暹羅，尚無邦交，寧非異事？矧中暹兩國，在歷史，民族，文化，經濟，貿易各方面，均有至密切之關係，非泛泛可比。以民族言：暹羅之族原居於我國西南部，今雲南之法人尚多於漢人，純粹之法人猶可於廣東境內覓得之。至華人移殖暹羅，南宋即已肇始。元時曾有五百華工至暹，設窯製器，極為後世所珍視。（註三）降及明末清初，華人赴暹者日衆。目今在暹華僑凡達二百五十萬人，（據僑委會統計）如併中暹混血種而計之，當佔全暹人口三分之二。故人或以暹羅之於中國，擬為美利堅之於英吉

利。以歷史言：漢書所謂扶南，即係吉蔑人（Khmers）在暹所建立之國家。隋時暹羅即已入貢，（註四）歷唐至元，真臘，蘇庫達耶王國（Sukhothaya）均曾來朝。明鄭和出使西洋，威鎮諸國，暹羅立三寶宮以祠之，至鄭申（Tah-Sin）（註五）之為暹羅光復失土，尤為一頁光榮歷史。以文化言：暹羅文字雖源於婆羅門，然其事物名詞凡暹羅所無者，悉用中國名詞為之。其語言則十分之七可謂係中國語，尤與龍州方言相近。（註六）宮室之建築，音樂之吹奏，均與我國相似。以經濟言：暹羅輸出貿易約有百分之六十，又輸入貿易約有百分之四十，係由華僑經營。暹羅最大之火藥業——碾米廠——百分之八十以上屬於華僑。綜合各方面而觀之，中暹兩國關係之密切已超過友誼階段，誠如暹人所言，中暹實不啻一家也。（註七）

丁此遠東多事之秋，太平洋風雲愈趨惡險，中暹處境相同，宜如何本共存共榮之旨，為相親相愛之邦；然而近年以來，暹政府對我僑民，苛例百出，既限制我入口，復取締我教育，民國二十二年之勿洞慘案，（註八）華僑死者四五十人，被捕五六十人，受累者三四百人，消息斷絕，控訴無門，哀哉！中暹既未正式締結條約，即無直接談判之根據；以致每一事件發生，輒展轉協商於兩國之駐日使館，其無結果自不待言。查西班牙旅暹僑民不過數人，而暹西尚為有約國，我國旅暹人民為數達二百五十萬，

投資及貿易額以億萬計，乃因未締邦交，遂失其法律上應有之保障，暹人反謂中暹一家，無訂約之必要，是誠令我啼笑皆非矣。

然則中暹無接近之可能乎？是又不然。吾人試一溯近代之中暹關係，即知暹羅對華，原具好感，且有超越他國之處，無奈晚清政府漠視僑務，未曾訂立正式邦交。民國以來，中暹訂約交涉，若斷若續，終以暹政府之推諉遲延，迄未實現，然距兩國「政府正式認識」之期，恐已不遠，試爲中論如左。

二

近代中暹關係，當以拉馬（Rama）皇室爲始，（今王即拉馬七世也）。拉馬一世爲鄭申之婿，暹名丕耶却克里（Pya Chakri）弑鄭申而自立，遣使入貢中國，易名鄭華。其孫拉馬第三，亦曾入貢中國，自稱鄭福。斯時暹羅嚮慕中國，臣事唯謹。迄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暹政府對我華僑，特予以內國待遇，（註九）英、美諸國與華訂約時，要求與華人同等待遇而未果，即此可見八十年前華僑在暹地位之優越。但滿清政府視暹羅如藩國，始終未有條約關係。

及太平天國軍興，全國騷然，暹羅朝華使臣，舟抵江南遭匪洗劫，暹使逕向某縣投訴，縣吏置之不理。暹使悻悻歸國，向拉馬四世哭訴，以中國不足恃，自此遂與我國斷絕通使。直至光緒年間，慈禧太后命楊士驤赴暹宣慰，僑民結綵歡迎，甚形熱烈。中暹關係至是絕而復續。

孫中山先生提倡革命，暹羅頗表同情。時暹王拉馬五世在位，雄才大畧，力圖維新，故對吾國革命，頗具好感。有陳景華者，在暹辦報，與暹當道頗有往還。民國元年，陳返廣州，旋任警察廳長，曾與暹羅警政當局商訂引渡罪犯之非正式條文，此可謂爲中暹訂約之先聲。

民五以後，我國政府南北對峙，故中暹訂約交涉，亦南北分頭進行。

最初力主與暹訂約者爲方瑞麟氏，曾於民國六年條陳北京政府，未見實行。民國九年，暹政府取締華校，華僑因推陳梅湖爲代表，回國請願，促我國與暹羅訂約。北京政府始令我駐日公使與駐日暹使接洽，經數度磋商後，擬就中暹條約草案。乃暹政府以我國尚未統一，且此後須俟暹羅與各國修約後方便談判爲辭，不予肯定。時我國內政局亦生變動，此事遂寢。嗣民國十一年，我國紅十字代表楊小川赴暹，參加萬國紅十字會大會，歸國後，又向北京政府力陳訂約，亦未果。

其在南方，則民國十年，方瑞麟會奉命，赴暹宣慰。回粵後，方氏力陳訂約之必要，中山先生甚加採納。惟是時南北猶未統一，恐暹有所藉辭，而訂約又屬急不容緩，乃擬一局部辦法，由廣東省長出名，與暹內務部長簽訂友好條約，已徵得暹政府之同意。時陳炯明任省長，由陳委蕭佛成氏爲廣東駐暹代表。不料委狀寄遲不久，陳氏叛變，此事遂陷停頓。

此後數年間，奉直、江浙戰事頻仍，政府迄未能注意及中暹事件。直至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對於僑務，甚爲重視。十七年末，我外部特派程演生氏赴暹視察，乘機向暹商訂約事。十八年一月，程氏抵暹。暹外交部長特來路使（Traidos）親王於接見程氏時，備極歡迎。惟於訂約一事，暹外長表示：謂一九二一年中國駐日公使即曾提及，但暹政府認爲時機未到。程氏即謂中國現已統一，暹羅亦既與各國改訂新約，是暹政府所持理由，今已不復存在。暹外長復稱前約草案已失時效，不適用於今日，且程氏非中國政府派來暹羅正式談判訂約之人，暹外部不便隨意商談云。此議遂被擱下。微聞暹外長於接見程氏之先，曾謁暹王請示機宜，並開樞密院會議，審查條約草案，有所決定，惟內容未宣布。事後，暹外部發表聲明，否認對於中暹訂約問題有所討論或決定，並謂樞密院會議亦未曾討論此事，各報紀載多屬失實云云。（註十）於此可見暹政府對訂約談判所持之態度。

迨民國二十一年，我國實行領事簽證貨單辦法，外部因電令駐檳榔嶼領事謝湘赴暹，接洽此事。暹政府僅允於暹京設一商務專員，辦理簽證貨單事宜，因中暹爲無約國也。旋由外部委暹京中華總商會主席陳守明氏爲我國駐暹商務專員，嗣於二十二年一月正式就職，是爲中暹正式發生關係之始。然暹外部猶慮多端，聲稱：「中國政府駐於暹羅首都之專員，僅有簽證貨單之權，而不能有任何外交或領事代表之權。」其懼我國設立使領心理，顯然可見。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我外部國際司長朱鶴翔氏視察僑務抵暹，曾詢暹暹外長，除普通酬酢外，便中探詢暹政府對於中暹邦交所持之態度。朱氏在暹京華商歡迎會中曾致詞，略謂中暹親善，現僅限於人民與人民，政府與政府間尚未作正式之認識，故彼希冀更進一步得有良好機會，使政府與政府間永遠認識與親善云。當時華僑亦盼朱氏返國，從速與暹訂立邦交。然觀於事後中暹官方之緘默，可知此事仍無結果。

二十二年九月，廣東開徵洋米稅消息至暹，暹羅朝野震動，（註十二）暹京每日郵報（係皇黨機關報）即發表社論，主張政府應速與中國訂約，最低限度，亦必先訂商約云云。二十四年，暹羅取締華僑教育，（註十二）激動國內人士公憤，廣東糧食調節委員會討論禁止暹米，暹羅大爲恐慌，態度一度軟化，（嗣因我國並未澈底實行，暹政府始復趨強硬。當時作者曾主張用「苦肉計」，（註十三）對暹經濟絕交。）旋並派稅務司華遜氏來華，觀察我國情形，俾便與吾國進行談訂約事宜。近兩年來，中暹聘問不絕實自此始。

然在此以前，溯自民國十九年，暹王曾派其異母兄甘朋碧親王偕駐日公使順道來華考察實業，惟以故未晉京。民國二十一年，暹羅六月政變後，施行憲政，西南政務委員會特派林翼中赴暹祝賀，暹羅亦遣使報聘。翌年五月，暹教育考察團來華參觀，盛受我國人士歡迎，但往還之密，意義

之大，當以二十四年爲始。是年除斯華遜氏來華觀光外，尚有暹羅工藝學校校長鑾加維，體育專員叻使華，移民局長坤使寬，警務委員會秘書叻順發，及人民議會之遠東考察團叻納等十七人，或係游歷，或來考察，聯翩蒞止，絡繹於途，開近代中暹關係之新紀元。

我國爲報聘起見，亦於二十四年秋籌組赴暹考察團，於二十五年夏始出發。同年，上海工商界組織一南洋商業考察團，於雙十節蒞暹，盛得暹羅朝野人士之歡迎。凡此雖非兩國正式交涉訂約之使節，然而訂約問題已於此主賓酬和中數度非正式交涉意見，可爲斷言。中暹政府與政府間一旦正式認識，則此等團體於邦交之促成，不爲無功；尤其赴暹考察團之收穫，吾人不可以不另章論之。

三

在中暹尚無正式邦交之際，而有包括政（外交部，僑務委員會等均有代表）商各界之十五人赴暹考察團，不但爲中暹交通史上空前未有之盛舉，抑且富有促進友誼敦睦邦交之使命。該團於去年六月六日抵暹後，曾分別親見暹皇，訪問攝政委員會主席伯翁昭亞寺親王，攝政委員昭披閱我嗎叻，昭披耶披差然，國務院長披耶拍鳳，以及人民議會正副議長，外交部，財政部，內務部，教育部，農務部等機關，暨國際商會，暹羅商會，日本商會等團體。即此可知其訪問範圍之廣大與意義之重要。

至暹羅對我考察團之態度可於該國輿論中窺其梗概。英文暹羅日報於兩國過去之誤會，極力解釋，並稱暹國民衆應以極熱誠摯烈之情緒，表示歡迎，力促考察團此來完成其偉大工作云。暹文泰邁報謂吾人對該團，已稍盡地主之誼，熱烈招待，以促進兩國之友好；又謂締約之國，反多糾紛，一旦交惡，視條約如具文，中暹之友好，雖無條約，而能歷久相安，殊引爲可喜之事也。暹羅民族日報謂試一回溯古代之歷史，中暹之互相了解

，實具有悠長之時間與遺跡；至對暹羅之取締華僑教育一事，該報多所辯護，希望協同解除誤會云云。暹文是軍日報則謂該團此來，非為謀進行訂約之談判，乃係以促進兩國貿易為主要目的，以中暹訂約與否，對旅暹華僑實無若何之關係也。觀於暹羅各報社評對我考察團均表歡迎，並希望解除前此之誤會，惟於訂約一事，尚不願表示其真誠之意見，殊為遺憾耳。

該團留暹一月有奇，始於七月初乘輪歸國。據其在滬發表書面談話：有云：「……近百年來，中暹無正式邦交，彼此均未互設使領，亦有乘此機會使我旅暹二百餘萬僑胞明瞭祖國現狀與政府注意之必要也。……中暹過去雖無正式邦交，但數百年來，經彼我先民之努力，民族間之感情融洽，已直同兄弟骨肉，非泛交之朋友可比；故同人於訪問國務總理，外交，經濟，農業，教育及有關各部會長官之一切談話，亦直如家人樂叙天倫，不拘拘俗禮也。至商談結果，尚待正式報告政府，未至發表時間，此時未能多談。所可告慰者：本國之行，幸不辱命，不但暹國政府及人民已能接受中國人民政府之善意，即本國之歸，亦携暹國政府及人民之善意以俱來也。」觀於上述談話，可知考察團對於中暹邦交之促進，必有莫大收穫，吾人其拭目以待之。

尚有一事足資證明者，當考察團離暹歸國時，團員余銘（外部代表）於檳城途次復接外部電訓，乃折返暹有所公幹，與暹方接洽連日，始乘法機離暹，改由越南歸國。關於余氏在暹所談事項，因屬兩國外交當局之非正式交換意見，自非吾人所得而知，或如華僑日報所言：「余君之使命，即我考察團來暹使命之延長，概括言之，聯絡邦交之成功，中暹親善之進步而已」。此後不久，即有暹羅特派內務部次長桑杜氏來華商訂中暹通商條約之說，則蛛絲馬跡，大可以玩味也。

四

綜觀近廿年來之中暹訂約交涉，其主動皆出自我，暹羅始終處於被動

地位，而持以不即不離之態度，一若訂約之舉，視為「奇貨可居」者然。此中癥結，一則由於吾國缺乏力量，再則由於中暹民族與經濟關係之錯綜密接，俾暹政府顧忌太多，而於事前不得不有充分考慮耳。

國與國間之外交關係，雖為環境與需要所促成，而力量亦為一決定之因素。暹羅自拉馬六世奮力圖強，掙脫列強不平等條約之束縛，遂一而躍為亞洲新興之國家。斯時彼鑒於我國內事無已，外侮日亟，國力未充，軍備不振，量我無此餘暇與彼周旋，且訂約之後，於彼同化華僑政策，不能肆意施行。故當我提出訂交之要求時，彼輒敷衍塞責，不事多談，以我鞭長莫及，於彼無如何也。

然而暹羅對我態度，雖欠恭謹，究亦不能不有所畏懼。蓋我國旅暹僑民達二百五十萬，並握有暹羅經濟之全權，一九一暹年之罷市，（註十四）陷暹京於窘迫中者凡三日，雖暹政府動員軍隊，結果仍不得不對華僑讓步，可為殷鑒。如我國政府而強有力，足以保僑育僑，則前年之強迫教育條例，固不敢貿然對我華校施行也。雖我國抵制暹米之議，未成事實，而暹羅已感極大恐慌，立即有出而主張中暹應速訂商約者，是則暹政府對我，能無懼於中乎？

近年以來，我國內政外交，均有顯著進步，暹羅雖欲不理，亦不可能。故吾以為中暹「政府與政府間之正式認識」，不過一時間之問題。然而欲於最近期內解決中暹間之一切爭點，則欲速不達，反致碍事。例如國籍問題，（註十五）土地權問題等，均為訂約中最費唇舌之焦點。作者以為中暹之間，無妨先訂商約，上述問題，則留待雙方開會協商以解決之。且暹羅為欲維持其對華之出口貿易，於商約之締訂，必表贊同，可為斷言。（中法越南商約簽定後，暹米輸華，已受影響，故彼必樂於與我先訂商約也。）

中暹兩國，遭遇相同，環境相同，理應相親相愛，以謀共存共榮。我

國僑務政策，係以「移殖保育」為宗旨，絕無侵略他人野心，我國赴暹考察團在暹京發表談話云：「華僑自愛其祖國，然亦愛居留國」，此二語即可說明一切。際此太平洋風雲緊急，民族解放戰爭聲中，中暹訂約，實具有廣博遠大之意義，吾知暹羅明達之士，亦必有同感也。

註一：據貿易六十三期載：暹羅政府最近為謀開拓中暹貿易起見，特派內務部次長桑杜氏來華，其使命擬與我外交當局締訂正式中暹通商條約，以謀兩國對外貿易之發展，順便並在華各地考察工商經濟情形云。

註二：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京報載上海電：暹政府為接洽中暹通航，派專使威爾奧撤他拿大來華。

註三：暹羅素可太朝（Sukhothai）之拉堪漢王（Ram Kamheng）朝元成宗，返，携五百餘華工至暹，在宋膠洛（Suanhalok）設立二密，仿製中國瓷器。

註四：隋書：大業二年，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宣詔，其王尋遣使臣隨駿貢方物還報。按赤土即今暹羅。

註五：舊作「鄭昭」，誤，「昭」在暹語有「王」之意。

註六：暹羅人讀數字，如「三」，「四」，「六」，「七」，「八」，「九」，「十」，純與中國話相同。又如「太陽」暹人說為「日」，「墨水」暹人語為「藍墨」，「我，你，他」暹人語為「我，你，伊」，「貓」，「馬」，「銀」，「銅」，「桌」，「布被」等等，均與中國語聲相同。又暹人讀「食飯」如「經考」，「兄弟」讀如「鄙囊」，「下雨」讀如「歡琢」，「一二」讀如「農霜」，讀「耳」如「夫」，讀「手」如「母」，讀「行」如「跋」，讀「衫」如「使」……均與龍州方言，如出一轍。蓋暹民族係由我國西南部南移者。

註七：暹羅民黨議員又國際法庭庭長柏兀鐵塞氏一九三二年在暹京中華總商會講演，有云：「世界上決不再有像中華民族及暹羅民族間關係之密切者，因暹族可謂由中國發源而來，一直混合而至現在，

像一家兄弟，分不清誰為父系血統，誰為母系血統。……」

註八：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勿洞地方有暹籍卡關局長被劫，警局疑該地華僑羅石義有通匪嫌疑，將羅逮捕，羅子岩微亦隨入局，堅欲探視乃父，亦被拘留。華僑聞訊，激於義憤，一時聚眾二百餘人，赴局請願，以致秩序紊亂，暹當局立即嚴密布防，下令開鎗掃射，遂造成空前之慘案。

註九：在暹羅，惟華僑享有土地所有權，並得在京城以外地方自由居住，旅行或營業。歐，美，日本僑民在當時雖享有治外法權，仍無此等便利。他如船稅之免除，船舶之構造，製糖，種稻，專賣物品等，均為華僑所獨占。

註十：其實，暹政府亦承認「於談話時，程君固曾道及中暹訂約問題」。

註十一：暹羅開粵開征洋米稅訊，國務院及人民議會均特為此事開會，商討應付辦法。

註十二：二十四年一月，暹政府下令自四月一日起，將華校強迫班撤消，所有強迫年齡（十至十四歲）之僑生，一律轉入暹校。

註十三：見拙著從中暹關係談到經濟絕交，載中央時事週報四卷二十期。

註十四：一九一〇年，暹政府因抽收人頭稅問題，激起華僑之不平，實行罷市。暹京一切商店及市場均為關閉，交通機關亦陷停頓，上自暹王，下至庶民，每日生活資料，亦成問題。如是三日，政府終不得不對華僑讓步。

註十五：我國國籍法之規定依據血統主義，凡父為中國人者，均屬中國國籍。暹羅國籍法則採血統兼出生主義。因此在暹生長之華僑，遂構成二重國籍。

全國新書彙刊

(第四十八週民國廿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報前為便利讀者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新書介紹。刊佈以來。深蒙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發達。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列全國新書彙刊。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為盼。

哲學

哲學概論(平)

溫公頤編著

一元二角特價七折
八角特價七折

修養

服務與人生
怎樣過集團生活

趙宗預著
馬亞人著

五角特價七折
三角

藝術

大金國志
偽經考
新學偽經考駁證

宋宇文懋昭撰
明有為著
康定一著
顧廷龍

五角
三角
二角
二角四分

古詞文書錄

顧廷龍

二角四分

社會科學一般

中國農村動態
農村生活叢談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
俞慶棠編

四角
五角

政治

論中國共產黨
國際外交

李建芳著

二角

一個美國工人在蘇聯

胡依凡譯

一角五分

我們的華北政策

漢夫著

三角

世界燃料問題

金曼著

一角

希脫勒進攻蘇聯

吳大琨譯

七角特價七折
三角

經濟

國民經濟建設之基礎

汪洪法著

一元三角特價七折
五角五分

金融統制論

徐文波譯

三元特價七折
五角五分

中國稅制史

吳兆莘著

一元七角特價七折
七折

資本肯定論

李士豪等著

二元特價七折
七折

中國通郵地方物產誌

交通部郵政總局編

十二元特價七折

國際法(上卷)

教育

橫田喜三郎著 韓桂琴譯

八角

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

教育部統計室編

一元八角

自然科學

徐允昭編

三角五分

自然補充教材(第一集)

程思進譯

六角

眼鏡(百科小叢書)

汪馥泉譯

三角

文藝論著

丁炯培編著

三角

中國文學思想史綱

丁炯培編著

三角

中國文化之核心

丁炯培編著

三角

牛車上(短篇)

蕭紅作

(平)二角五分

無題草

曹葆華作

二角五分

戲劇

曹葆華作

二角五分

宋春舫論劇第三集

章泯著

六角五分特價七折
五角

我們的故鄉(劇本)

章泯著

五角

劉海粟圖畫第三集

劉海粟作

三元特價七折

蘇聯藝術講話

葛一虹等譯

五角

遊記

葛一虹等譯

五角

萍蹤憶語

經奮著

九角

語文

經奮著

九角

實三英文修辭學

鍾質彬著

一元四角特價七折
一元二角

全國初中投考問題精解

陶友白編

一元二角

初中各科複習升學指導

陶世洪主編

一元三角

大學投考指南(最新本)

陶世洪主編

一元

軍事

楊丹聲譯

一元八角特價七折

未來的戰術

楊丹聲譯

一元八角特價七折

衛生醫藥

陳明齋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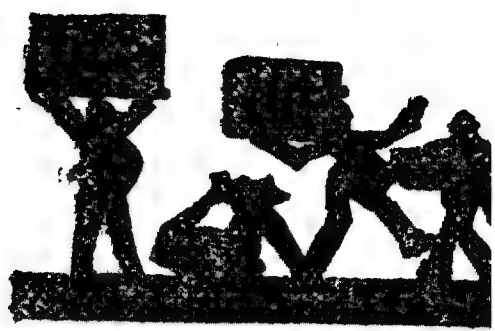
三角五分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運費，若惠顧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為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均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為廉，因其目的祇在為社會服務，營業利益，非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從里翁勃倫到旭當內閣

儲玉坤

(一) 引言

自從人民陣線政府以最新最活潑的姿態出現於動亂的法國政治舞台上之後，在多方面均有長足的進步；里翁勃倫 (M. Leon Blum) 又譯作勃魯姆) 執政之初，一般政論家對於人民陣線的前途，都抱着隱憂的態度，但是內閣施政一年來的政績，雖不能說事事都能盡滿人意，但是其政績昭著，幾為戰後歷屆內閣所不及，例如改善勞苦大眾的生活，竭力壓抑法西斯蒂勢力在國內的猖狂，解散火十字團，並大規模的舉辦公共工程事業，勵行社會改革等等，不一而足。同時在外交上，尤其能與英國確保友好關係，以防止歐洲戰爭的爆發，故里翁勃倫內閣，不論在內在外，均能獲得一致的好評。但是正因為他的政績良好，乃遭到法國金融資本家以及一切反動派的嫉視，到處和人民陣線政府為難，阻撓政府的各種措施，並且把現金源源不絕的搬運到海外去，以動搖國內信用證券基礎，此外更分別在交易所投機，故意製造空氣，造成空前的金融恐慌，證券暴跌，物價高漲，里翁勃倫內閣為維護法郎，以安定社會經濟計，不得不要求國會授權與政府，以統制全國的金融，於必要時以命令代替法律，這就是所謂財政全權法案 (The Plenary Power Bill) 提交國會討論。眾議院由於上屆的改選，人民陣線已居於絕對多數的優勢，經過里翁勃倫親往解釋，便欣然通過。

可是依照法國的政制，法案的成立，經過眾議院通過後，尚須交付參議院復決，如果否決，則退還眾議院覆議，再通過後仍要交付參議院，到那時參院再否決，那末內閣不是要提出信任案，便要辭職。法國參議院是金融資本家勢力的大本營，他們對於里翁勃倫素來沒有好感，尤其是他把法蘭西銀行收歸國有後，格外仇視里氏。政府的財政全權法案要求國會把處理財政的全權授與政府，自非參院所能同意，尤其是這種大權授與政府後，將作何種措置，實使一般金融資本家惴惴不安。因此對於全權法案一再否決，而另外起草一種財政法案，限制政府的權限，僅在可能的範圍，予政府以權力為非常的處置。現在里翁勃倫因金融資本家的反對而下台了，其對於人民陣線的前途，當有重大的影響，幸繼起組閣的，為急進社會黨的旭當 (M. Camille Chautemps) 仍繼續人民陣線的政策，人民陣線不致於因里翁勃倫的辭職而崩潰，這是不幸中的幸事。不過旭當的前途，因目前法國金融恐慌的日趨嚴重，實難樂觀，人民陣線在眾議院固已佔得優勢，但在參議院中仍成問題，而參議院依照現行法國的政制，仍擁有與眾議院相等的權力，誰能担保旭當，不再蹈里翁勃倫的覆轍呢？到那時人民陣線能否繼續存在，將成問題，所以旭當內閣的運命也就是人民陣線的運命；人民陣線的前途，也就成為旭當內閣的前途了。

(一) 里翁勃倫內閣的成立

自從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巴黎暴動發生以後，在洛克上校（Colonel de la Roque）的領導之下的火十字運動（Mouvement des Croisés Français），聲勢日盛一日；左派各黨看到法西斯蒂的氣焰萬丈，無不感到法國民主政治的危機，不得不有聯合左派各黨組成陣線，以與法西斯蒂相抗爭的打算，因此乃有急進社會黨議員斐奇里（M. Bergery）出來倡議，聯絡左派各大政黨，組織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以與法西斯蒂鬥爭，而維護民主政治於不墜。這種運動一直在醞釀之中，到了一九三六年四月法國改選，人民陣線竟獲得空前勝利，在眾議院裏佔到三百八十一位議席：

政黨名稱 議席數目

共產黨	七二
獨立共產黨	一〇
正統派社會黨	一四六
共和社會黨	二六
獨立社會黨	一一
急進社會黨	一一六
左派人民陣線	共三八一

同時超然的中央派又佔了一百三十八席，故右派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e）祇獲得九十九席。因此前總理薩勞（M. Albert Sarraut）提

出辭呈，組閣的大命使降到人民陣線的領袖里翁勃倫（M. Leon Blum）的身上來了。人民陣線政府乃以最新的姿態，出現於動亂的法國，內閣陣容整齊，幾為歷屆內閣所無，其閣員名單如下：

國務總理	里翁勃倫	正統派社會黨
不管部閣員	旭當（M. Camille Chautemps）	急進社會黨

國防總長兼陸軍部長	孚爾（M. Paul Faure）	正統派社會黨
海軍部長	維沃萊脫（M. Violette）	急進社會黨
航空部長	達拉第（M. Edouard Daladier）	同右
內務部長	茹斯尼（M. Gaston Duparc）	同右
司法部長	谷特（M. P. Cot）	同右
教育部長	薩朗格羅（R. Salengro）	正統派社會黨
外交部長	路卡（M. Ricart）	急進社會黨
殖民部長	柴（M. Jean Zay）	同右
財政部長	台爾博斯（M. Yvon Delbos）	同右
恩給部長	摩載（M. Montet）	正統派社會黨
國民經濟部長	奧里沃爾（M. Y. Auriant）	同右
公共工程部長	李維埃爾（M. Riviere）	正統派社會黨
商業部長	史比那斯（M. C. Spinasse）	全右
農業部長	勃杜斯（M. A. Bedouze）	全右
郵電部長	巴斯特的（M. P. Bastid）	急進社會黨
公共衛生部長	莫訥（M. G. Monnet）	正統派社會黨
勞工部長	雅第利（R. Jardiller）	同右
	薩利愛（M. Sellier）	同右
	勒罷（M. Lebas）	同右

當其成立之初，一般政論家對於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前途頗為憂慮：

（一）人民陣線係由左翼各黨所組成的，其中尤以正統派社會黨，急進社會黨與共產黨為主體，將來左翼各大政黨能否團結一致合作到底，實是一問題；（二）新政府是靠人民的擁護而成立的，而且人民陣線的政綱，也可以說是全法國勞動大眾所要求的結晶，如果以後政府的施政，不能遵照人民陣線的政綱，固然要因人民的反對而出於辭職；就是新政府施行政

綱而不能收效，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亦勢必發生政潮；何況勞工的欲望無窮，新政府對於資產階級又不得不予以寬容，因為照人民陣線政府的政體論，還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上，（三）近年來法國的經濟恐慌，愈演愈烈，存金大量的源源流出，國外貿易又日益枯縮，又因國內的政潮迭起，工潮蔓延全國，使法郎的價格更陷於搖搖欲墮的困境，英美金金融界也一致希望法國放棄金本位，在今日國際貶幣戰日益尖銳化的時候，法郎保持着過高的金平價，是根本够不上與英美日競爭的，但是法國人民都抱着一種恐慌的心理，不願政府放棄金本位，人民陣線政府，也曾宣佈過決計維護法郎，可是在保持着金本位的條件下，以挽救法國的金融恐慌，確是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當前的難事，（四）至於法國的外交政策問題，在人民陣線的政綱中，也可以看出法國的外交政策以世界和平與維持現狀為基調。法國盼望世界和平；現狀能够維持，對於國聯則極力擁護，增強其權力制裁侵略者，促進集體安全與「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則能够實現，對於軍縮會議，更望其繼續工作，使各國都能實行裁軍，軍火工業應收歸國有，但是這種和平政策，正足以煽動侵略國家侵略的氣餒，尤其是在兩大陣線對峙的今日，英國的外交又模稜兩可，如何能避免戰爭，達到維持現狀的目的，當然也是人民陣線艱難的工作之一。

但是人民陣線政府自成立以來，確能本着一貫的政策，埋頭苦幹，在苦幹的過程中，雖然也遇到不少的困難，可是一一都給人民陣線政府征服了。例如去年九十月間，人民陣線的內部，也曾發生過一度分裂的內閣，原因是由於急進社會黨的右翼份子，要求將共產黨擠棄於人民陣線的門外，雙方意見相左，幾有因此而崩潰的危機，幸賴總理里翁勃倫以及各黨的領袖的勸導，共產黨才表示讓步，急進社會黨大會也決議擁護人民陣線政府，於是法國人民陣線的政權始獲轉危為安。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的急進社會黨大會中，最惹人注意的，就是不管部閣員旭當的演說：「人民陣

線並非選舉時的集團，而是一種政治感情的共同表現；這種政治感情雖然還不十分明顯，但是出自法國大多數人民的囑望，如果有人要破壞人民陣線，無論如何結局終致於敗滅。所以我一再要求各黨一致團結，使政府負責的領袖，得專心致力於庶政的革新。」最後大會終於決議：「急進社會黨大會，現表示信任參加現政府的各代表，請他們繼續在政府行動的範圍內保障急進社會黨的各项政治原則的實施。」於是法國政局乃化險為夷了。

至於是內政外交方面，一切法制都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曾在眾議院提出關於勞工與社會問題的法案多種：（一）實施四十小時工作制；（二）工人每年得有兩星期之休息，工資照給；（三）工會得代表工人與資方簽訂集體勞動契約；（四）撤銷前總理賴伐爾（M. Laval）所頒佈的關於公務人員減俸辦法的代法律命令；（五）取消參戰軍人恩給金抽稅辦法等等，改善工人生活，始將蔓延全國的工潮漸漸平息。在外交上，仍以擁護國聯為中心，與蘇聯，英國保持着密切的關係，一切和平運動與經濟合作談話，均一致贊助。總之，人民陣線政府一年的內政外交，也可以說差堪告慰的，唯有財政問題，因法國的金融恐慌愈演愈烈，終於導成里翁勃倫辭職的致命傷。

（三）辭職的原因

里翁勃倫內閣的最艱難的工作，既如上述，而最成為其致命傷的，就是法國當前的金融問題，蓋自去年三月以來，由於法國政局的千變萬化，工潮蔓延全國，金融恐慌益加深化，法郎的價格搖搖欲墮。里翁勃倫登台後，一面盡力設法消除資本家對於人民陣線內閣的疑慮；另一方面採取積極政策，竭力維持金本位，以安定法郎的價格，其處置方針：（一）限制外匯出售，管理國人在外國的資金，以期現金回流；（二）發行巨額的短期

庫券，以彌補政府的赤字公債，如此法郎的匯價乃漸見鬆動，法蘭西銀行的貼現率也由六釐減為三釐，金本位乃得暫時維持，然而在財政經濟上，仍潛伏着危機，財政部長有鑒於斯，更於去年（一九三六）六月十九日提出一個強化政府統制經濟財政的法案：（一）法人存放在外國的資金，應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呈報政府，逾期不報，則沒收其財產；（二）授權財政部長，對於企圖破壞國家信用者，得創議加以懲處。（三）內閣得頒布命令，將國內一切經濟利益，盡置於法蘭西銀行管理之下；（四）政府得發行巨額短期庫券；（五）改革信用制度。但是法郎的危機並不因此而減輕。因為法郎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法郎不能適應國際的貨幣貶值戰，而保持着過高的金平價。自從英國放棄金本位而採取貶值政策以來，國際間的貨幣貶值戰，愈演愈烈，惟有法國依舊保持着原來的金本位，內閣一再申明決維持法郎的價格，因此法國的經濟只有悲慘地陷於恐慌的困境。去年，各國的經濟均呈景氣之象，號稱為世界經濟的復興年，而獨有法國國內百業蕭條，例如工業生產如以一九二九年為基年，則一九三〇年的一〇〇，四降為一九三五年的六七·四了，生產退縮的結果，失業與產業的倒閉，便成為風行全國的常事，可是物價却是向上飛漲，據英國經濟學者週刊（The Economist Weekly May 29, 1937）的統計，在一九三六年四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法國的物價指數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如分析言之，工業商品百分之五十三，農產品百分之二十九，但是同時期的英美，英增加百分之十三，美國僅增加了百分之七。而且法國的對外貿易也日益萎縮，貿易總額，一九三一年為六·〇五三·〇〇〇·法郎，而至一九三五年則為三·〇三四·〇〇〇·法郎，到了今年更呈入超的現象，今年在四月以前輸入總額為五·三七五·〇〇〇·法郎，而輸出僅為二·四〇二·〇〇〇·法郎，竟入超一·九七三·〇〇〇·法郎。

經濟恐慌反映到國家財政上去，則為赤字公債的與年俱增，例如今年

度的法國財政要短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而赤字公債的與年俱增，一九三〇年長期公債的總額為二六一·四四一·〇〇〇·法郎，而至一九三六年則增至三五六·八四二·〇〇〇·法郎了。

人民陣線政府既遇到了如此嚴重的難關，不得不食其上台時維護金本位的諾言，而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深夜，決定實行法郎貶值，於其新貨幣法中，可以看出下列要點：（一）減低法郎法定價格，從每一法郎等於九成生金〇·〇六五五公分，減為〇·〇四三公分至〇·〇四九公分；（二）設立匯兌平準基金一百萬萬法郎；（三）黃金國有；（四）調整國內工人薪俸工資，與生活程度的關係，此舉在國際上引起的反響非常之大，不但世界金集團因此而陷於總崩潰，就是與英美也有直接影響，於是英法美三國共同發表宣言：（一）由三國的力量來維持匯兌市的安定；（二）取消現時匯兌管理制度；（三）取消高關稅的障礙。

表面上看來，法郎貶值，不但解決了法國的金融恐慌，而且救濟了法國財政上的窘迫，因為法郎貶值百分之三十，法蘭西銀行存金共有五百萬萬法郎，在貶值後，便可獲得盈利一百六十萬萬法郎，其中以一百萬萬法郎撥作匯兌平準基金之用外，還多下六十萬萬法郎，可以還政府在法蘭西銀行的欠款。

里翁勃倫內閣的實行貶值法郎政策，在其本國金融情形上觀察，無論是誰也不得不認為其措置適當；但是在法國特殊的環境下，仍不免有攻擊自食其諾言的攻擊，因為歷屆內閣對於國內金融恐慌，所以不敢採取貶值政策放棄金本位者，有下列諸原因：（一）法國在大戰後曾一度實行通貨膨脹，人民飽嘗貨幣貶值的痛苦，同時又看到世界各國人民受通貨膨脹的痛苦經驗，因此乃發生了一種恐慌的心理，不願政府實行法郎貶值的政策；（二）法國的政治經濟財政學者，都有一個因襲的觀念，固執着力斥貶值之論，而且歷屆內閣也無不採取維護法郎的傳統政策；（三）由於法

國社會經濟機構的特殊，法國的本身尚未脫農業社會的形態，對於海外貿易的依賴性比較英國為少，只要有拒絕外貨輸入的武器，便能够自給自足，不必參加各國的貶幣戰；（四）農工界的錯誤觀念，以為貶值後物價飛漲，對於自身不利；（五）資產階級不願政府奪去人民資金的保障，而使之操縱於政府。基於上述的種種原因，里翁勃倫的貶值政策，不但在國內不能獲得大多數的擁護，却給反對黨向選民宣傳攻擊政府的一個口實。尤其是遭到法國的金融資本家的反對。然不料解救財政問題的全權法案（The Plenary Powers Bill）竟成為里翁勃倫的致命傷。

（四）財政全權法案的被否決

依據英國路透社六月十日的電訊：法國的金融危機日見加深，法國的存金固然日見減少，將呈枯竭的現象，就是債券的價格也暴落，法郎的匯價又極疲弱，一英鎊的比價已由一百零五法郎增加到一百一十至一百一十二法郎，因此法政府將如何償還到期的債務，則勢必另想辦法不可。一再籌募公債，在目前環境已不可能，而且此舉只有使法郎的價格一再低落，如欲維護法郎，則除提高銀行貼現率以遏止現金的逃避而外，政府在此需財孔亟的時候，更要採取其他必要的措施，六月十五日里翁勃倫召開國務會議，當即一致通過財政部長奧里沃爾所提出的財政措施，要求國會授權政府在短時期內以命令頒布各項措施。法眾議院旋即開會討論政府所提交的財政全權法案，里翁勃倫出席報告，其言曰：「現在政府決定維持法郎現行的比價，並不採用匯兌統制辦法，就是強制掉換公債，亦不採用。此項財政全權法案，乃因前一星期以來，各投機家均以政治問題為藉口，在交易所多方活動，我們對於操縱金融，策動政治陰謀的人，當要加以相當的處置。至於財政困難的癥結所在，乃因本國資金流出國外的，已達一百萬萬法郎之多，是故政府預備提高某種稅額，並酌量提高工資，以資救濟目前

的困難，此與人民陣線的政綱也互相符合。此外，還得鄭重聲明的，就是這次政府所提出的財政全權法案，實無異於向眾院提出信任案。」共產黨本有放棄投票的意念，後經各方面的疏導，終於申明接受全權法案以表現人民陣線各黨的團結精神。因此眾院乃以三百四十六票對二百四十七票之多數，表決通過於法國眾議院。

但提交參議院時，却遭到嚴重的難關，首由參院財政委員會審查，即被完全推翻，而另外通過一種新財政法案，僅准政府專為以下的目的，得採取各種必要措施，即凡投機操縱的行為，足以危害儲蓄資金，及公共信用的，始得加以阻止及懲處。此外並明白規定政府不得採取以下五項措施：（一）任何種管理外匯的措施，或對於外國貨幣以及本國暨外國證券，限制其流通，或規定其價格；（二）變更法郎現有對金比價的任何措施；（三）工商業國有的任何措施，凡為現行法律所未經規定的；（四）強制募集國債，或強制掉換公債；（五）變更法蘭西銀行與國家現有關係之任何措施。以上五項措施，政府均不得根據全權法案而加以採取。

此項消息一經傳出，各報均預測：「如果至二十一日國會還不能授權政府以謀保障法郎價格，那末內閣就不能再掌握政權了。」

參議院於十九日開會討論財政委員會報告：「財政委員會審查的結果，認為除了禁止投機行為以外，政府不應有權頒佈其他代法律的命令，而且也不應採取任何種強制性質的政策，因為人民的自由權利，參議院必須加以維護。」里翁勃倫也出席報告政府的全權法案，「在目前的情勢之下，政府不得不出之以更堅決更秘密的行動，近年來財政紊亂的情形，吾人必須徹底整頓，而為一勞永逸計，政府斷難容資金逃避在國外，以致危及本國的安全與福利。」參議院終於以二百三十八票對五十二票的大多數通過了財政委員會的新財政法案，眾院即於深夜開會討論，一致決議維持原案，參眾兩院對立的形勢乃成，如果參議院再否決政府的全權法案，則

里翁勃倫要提信任案或逕行辭職了。在參眾兩院對立的時期中，左翼各黨也曾爲挽回法政局惡化計，曾成立一種折衷法案，其內容：『國會在本屆常會期內，至多在本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前，特授權政府，得經國務會議議決，而以代法律命令頒行各種措置，用以（一）防止並懲處一切妨害公共信用的行爲；（二）政府得在英法美三國貨幣協定範圍之內，設法維護法郎的價格，但不得實行匯兌統制；（三）復興財政，並保護儲蓄戶的利益，但政府不得添用人員，或爲中央及各省市增加支出；不得強制掉換公債，或強制調整私人債務；不得提高海關進口稅率；不得限制有價證券買賣；至於私人企業除前此業用明文規定者而外，也不得擴大統制範圍。』折衷法案雖爲里翁勃倫所接受，但參院再度否決政府的全權法案，因此里翁勃倫只有出之於辭職一途了。其在參院作最後的呼籲其言曰：『吾人代表之政府乃人民陣線政府，而參院的多數派，並不是人民陣線各黨所組成的。過去因參院諸君的求全責備，政府不得不加以遷就，而變更其行動機構。現在政府所行的政策，均已收到實效，而今參院乃竟變本加厲，對於財政全權法案，加以種種限制，殊屬不當。現在內閣的運命已繫於參院諸君的手，如果內閣不免傾覆，那末來日大難，諸君其將何以善其後？溯自現內閣秉政一年以來，功業卓著，一切問題均取決於今日的投票，而其後果若何？希望諸君考慮及此。』

（五）旭當內閣的組成

里翁勃倫既提出辭呈，組閣之命乃降落於急進社會黨的旭當手裏，氏在里翁勃倫內閣中是不管部閣員（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先後於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三年，兩度出來組閣，今年五十二歲。其政治生涯的開端，在一九二四年赫里歐內閣中爲內務部長，嗣後內閣三次改組獨其仍獲留聯，並曾一度調任爲司法部長。其接受組閣命今後，便發表組閣的方針

；（一）組織人民陣線政府，與前內閣相彷彿；（二）施政方針繼續前內閣的政策，但改變其管理機關；（三）一方面既須取得眾議院左派多數黨的贊助，他方面又須滿足參議院的溫和主張。

當旭當從事於組閣之初，人民陣線各政黨紛紛開會，決議一致參加新內閣，並絕對予以擁護。例如正統派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於二十二日開會，討論參加新內閣問題，該黨總裁里翁勃倫即發表演說：『本黨對於急進社會黨人所領導組織的新內閣，當不能拒絕參加；人民陣線各黨所組成的多數派，與人民陣線政府所實行的社會事業，均當予以赤忱的贊助』。唯於二十二日再度開會，決議參加新內閣附有四條件：（一）除人民陣線各黨所構成的多數派而外，新內閣不得在國會中，覓求其他方式的多數擁護；（二）新內閣不得邀請以前反對里翁勃倫內閣的人物，加入內閣；（三）新內閣應繼續實施人民陣線的政綱，務必求其全部實現；（四）新內閣對於業已建立的各项社會改革事業，仍應加以維護。就是素與急進社會黨不相容的共產黨，對於旭當出而組閣，也正式表示：如果新內閣的政綱係根據去年五月間大選時人民陣線各黨所共同擬定的原則，當即加以擁護；並發表公報：『人民陣線政府乃唯一可能的政府，人民陣線的政綱，也就是唯一可能的政綱，共產黨決準備與人民陣線政府合作。』

於是旭當內閣便在各方面的擁護之中成立了，其閣員名單如下：

國務總理 旭當 （急進社會黨前不管部閣員）

協理 里翁勃倫 （正統派社會黨前總理）

不管部閣員 薩勞（Albert Sarraut） （急進社會黨前任總理）

維沃萊脫 （急進社會黨仍舊）

孚爾 （正統派社會黨仍舊）

台爾博斯 （急進社會黨仍舊）

國防總長兼陸軍部長 達拉第 （急進社會黨仍舊）

外交部長 台爾博斯 （急進社會黨仍舊）

財政部長 龐萊 (Georges Bonnet) (急進社會黨現任駐美大使)

內務部長 陶爾謨 (正統派社會黨仍舊)

司法部長 奧利沃爾 (正統派社會黨前財政部長)

海軍部長 甘賓基 (Cesar Campinchi) (急進社會黨衆議院黨團主席)

航空部長 谷特 (急進社會黨仍舊)

教育部長 柴 (急進社會黨仍舊)

公共工程部長 葛意 (Henri Queuille) (急進社會黨曾任農業部長)

商業部長 薛伯舍爾 (Georges Chapal) (急進社會黨)

農業部長 莫納 (正統派社會黨仍舊)

殖民部長 穆戴 (同上)

勞工部長 賈佛利埃 (Andre Favier)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院黨團主席)

恩給部長 李維埃爾 (正統派社會黨仍舊)

郵電部長 勒羅 (正統派社會黨前勞工部長)

衛生部長 路卡 (急進社會黨前司法部長)

在這二十一位新閣員之中，計衆議院十五人，參議院五人，旭當本人是參議員。所以據哈瓦斯二十三日的電訊，謂參衆兩院均表示歡迎新內閣，例如衆院左派各黨代表團會議，決議：「新內閣決定以人民陣線多數黨爲後盾，並廣積推行人民陣線政綱，吾人自當加以贊助。」至於參議院方面，對於閣潮能迅速解決，也表示慶幸，同時新總理旭當在參議院中聲望素著，而且在新閣之中，例如達拉，台爾博斯，均得輝聯，尤其是駐美大使龐萊任爲財政部長，尤爲參議員所一致贊同。

(六) 結論

里翁勃倫內閣雖遭參議院及反對派的反對而崩潰，但是旭當繼起組閣，仍保持着人民陣線內閣的精神，並把里翁勃倫羅致入閣，政潮因此而趨

於緩和；但是法國的金融恐慌，仍是新內閣當前的難題之一，要如何始能安定金融恐慌，維護法郎的價格，以及挽回日趨深化的財政恐慌問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易解決的難題，在金融恐慌的狂潮下，在過去不知已有幾多的內閣爲此而塌台了，所以我說旭當內閣的前途，要看他的金融財政政策而決定，現在新任財政部長龐萊氏，已由美國起程返國，在途中已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目前的要圖，首在迅速恢復法國的信用事業，並願與比利時總理齊蘭 (M. Zeeland) 合作，共同尋覓解決國際貿易與金融問題的途徑來。」所以在目前吾人尙難逆料法國內閣的前途，不過於此我們提醒讀者的，旭當是人民陣線第二次內閣，如果萬一不幸，仍不能解決法國的金融財政問題，而致於塌台，那末人民陣線恐將只有崩潰了，所以旭當內閣與人民陣線的前途，已是相依爲命。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深夜於上海

資本實收七百萬元 公積三百六十七萬元

金城銀行

總行 上海 蘇州 新浦
分行 天津 長沙 南通
南京 大連 開封
北平 常熟 石家莊
青島 西安 哈爾濱
漢口 新鄉 武昌
鄭州 許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國產呢絨

廉低格價

品質高貴

售出有均號商靴呢大各國全

司公織紡絨毛華章

號二十三路川四海工

上海南京路大馬路陸榮廷商埠場

支店

中國的西北角

大公報記者張江著

定價每冊壹元

郵費一角三分

本報記者長江先生所撰西北紀行，內包容括成蘭紀行，甘陝形勢片斷，祁連山南的旅行，祁連山北的旅行，和賀蘭山的四邊各篇，附有詳細地圖及西北各地景物照片多幀，自刊印單行本以來，各界爭購連印四版，未及三月，即已售罄。此書銷行之廣，爲空前所未有，現第七版已出書，即日發售，印行無多，惠購從速。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啓

上海大公報代辦部發售

北平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漢口黃陂路大公報分館

杭州國貨大街大公報分館及各地大公報分館分銷處
國聞周報分館分銷處皆有代售



法蘭西的一百個內閣

沈頌芳

法國是歐洲和平陣線中主要的一支，也是奉行民主政治最有歷史的一國家。她的國際地位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她本身起了什麼變化，就會影響到歐洲的政局。現在西班牙的烽火連天，弗朗哥叛軍的進展以及德義軸心完成，已經增強了侵略陣線的力量。在這樣戰爭危機四伏的情勢之下，人民陣線的勃魯姆內閣因全權財政法案被參院否決，而提出總辭職。由急進社會黨領袖旭丹起來組織已經宣告成立。但前途如何？人民陣線能否不生破裂？現時尙難預料，法國內閣向來都是短命的，各黨林林總總，政見紛歧，弄得政局不定，這的確是法國代議制度的一個弱點。

法國內閣從第三共和起到勃魯姆內閣的傾覆為止，恰巧滿了一百；所謂第三共和，就是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結果，法國簽了城下之盟。各黨因國王拿破崙第三被普軍俘虜，宣布廢除君主政治，推舉甘必大 Gambetta 爲領袖，重建第三次共和國。一八七一年二月，經普選結果，共和黨勝利，產生新國會，選舉提埃爾 Thiérs 爲總統。第一任內閣即於二月十九日成立，杜福耳 Dufaure 任國務總理。從第三共和創立起直到歐戰以前，法國內閣大都右派中立派佔勝，操持政權。那時各黨最有力者如下：（一）右派，包括保王黨，保守黨，國家主義派，教會派。（二）中立派，包括共和黨，左派民主黨，進步黨。（三）左派，包括急進黨，急進社會黨，社會黨，共產黨。

歐戰以後，法國內閣忽左忽右，形勢不定，然左派勢力逐漸增長。歷

屆普選結果都是左派各黨勝利。最初，社會黨共產黨所標榜的政策常爲右派各黨聯合攻擊，故以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急進社會黨所推行的溫和政綱，頗受人民擁戴。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西斯暴動事件及史達維斯基巨騙案，急進社會黨政權動搖；而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舉行七次大會決定反抗法西斯勢力，聯合第二國際的社會黨及急進黨共同抵禦法西斯的侵襲，先後在西班牙法蘭西成立人民陣線。去年法國普選，人民陣線各黨佔到空前勝利。社會黨領袖勃魯姆組織內閣，他的基本政綱即「麵包，和平，自由」；而推行的社會政策，對於大資本家固有不和，但全國勞動階級及社會經濟情況確有許多改善，而漸向繁榮之途邁進。再如外交政策，贊成集體安全，始終奮鬥和平，尤得到國際間的良好反響。勃魯姆內閣在這樣短期間，而有許多成績，確非歷屆內閣可比。倘能延長相當的壽命，那末，他的政績當更有可觀，而不料爲一般代表金融寡頭的參議院所推倒，確是非常可惜。

法國不像英美她是一個多黨制的國家。在英美經過一次普選，一黨得到勝利，即可操縱政權，直到下屆選舉時爲止，有時還要連續下去。英國在過去四十年代，從一八九五年薩里斯巴利 Salisbury 內閣起到現在，只換了八次。同一時期，法國內閣的變更却有六十四次，執政者換過三十一人。法國普選每四年一度。據過去的事實，內閣壽命最長而能繼續維持三年以上者僅普恩嘉資 Poincaré 一人 1926—1929；壽命最短者僅數天即夭折，

例如一九一四年年里博內閣 Ribot 僅六天；一九二四年馬沙內閣 Marsal 五天；一九二六年赫里歐內閣 Herriot 四天；一九三〇年旭丹內閣 Chaulemps 十天；一九三四年達拉第內閣 Daladier 九天；一九三五年蒲伊松內閣 Bouisson 八天。此外流產者，更不計其數。茲將法國自第三共和以來六十六年間所經過的一百次內閣的執政人物，日期及其內閣壽命，分列於左：

- (一) 杜福爾 Dufaure 二年二月
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九日——一八七三年五月十八日
- (二) 杜福爾 Dufaure 七天
一八七三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
- (三) 勃羅利 Broglie 半年
一八七三年五月廿五日——十一月廿六日
- (四) 勃羅利 Broglie 半年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廿六日——一八七四年五月廿二日
- (五) 西賽 Cisse 十月
一八七四年五月廿二日——一八七五年三月十日
- (六) 蒲飛 Buffet 十一月
一八七五年三月十日——一八七六年二月廿三日
- (七) 杜福爾 Dufaure 半月
一八七六年二月廿三日——三月九日
- (八) 杜福爾 Dufaure 九月
一八七六年三月九日——十二月十二日
- (九) 西蒙 Simon 五月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一八七七年五月十七日
- (十) 勃羅利 Broglie 半年
一八七七年五月十七日——十一月廿三日
- (十一) 羅許部 Rochebouet 廿天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廿三日——十二月十三日
- (十二) 杜福爾 Dufaure 一年二月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一八七九年二月四日
- (十三) 華亭頓 Waddington 十一月
一八七九年二月四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 (十四) 甫雷西奈 Freycinet 九月
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廿八日——一八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 (十五) 飛里 J. Ferry 一年二月
一八八〇年九月廿三日——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 (十六) 甘必大 Gambetta 二月半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
- (十七) 甫雷西奈 Freycinet 七月
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八月七日
- (十八) 杜克勒 Ducloux 半年
一八八二年八月七日——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 (十九) 法里埃爾 Fallieres 二十三日
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二月二十一日
- (二十) 飛里 J. Ferry 二年二月
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一八八五年四月六日
- (二十一) 勃里松 Brisson 九月
一八八五年四月六日——一八八六年一月七日
- (二十二) 甫雷西奈 Freycinet 十一月
一八八六年一月七日——十一月十一日
- (二十三) 哥勃勒 Goblet 五月半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一八八七年五月三十日
- (二十四) 羅維埃 Rouvier 七月
一八八七年五月三十日——十二月十二日
- (二十五) 底拉 Tardieu 四月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一八八八年四月二日
- (二十六) 福洛甘 Floquet 十一月
一八八八年四月二日——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 (二十七) 底拉 Tardieu 十二月
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一八九〇年三月十七日
- (二十八) 甫雷西奈 Freycinet 一年十一月
一八八九年三月十七日——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 (二十九) 盧倍 Loubet 九月
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六日
- (三十) 里博 Ribot 一月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六日——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一日
- (三十一) 里博 Ribot 三月
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一日——四月四日
- (三十二) 杜比 C. Dupuy 八月
一八九三年四月四日——十二月三日
- (三十三) 貝里埃 C. Perier 半年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三日——一八九四年五月三十日

- (三十四) 杜比 C. Dupuy 一月
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日——七月一日
- (三十五) 杜比 C. Dupuy 七月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 (三十六) 里博 Ribot 九月
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一日
- (三十七) 布爾喬亞 Bourgeois 半年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 (三十八) 梅林 Meline 二年二月
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 (三十九) 勃里松 Brisson 四月
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一日
- (四十) 杜比 C. Dupuy 四月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一日——一八九九年二月十八日
- (四十一) 杜比 C. Dupuy 四月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八日——六月廿二日
- (四十二) 盧沙 W. Roussau 二年
一八九九年六月廿二日——一九〇二年六月七日
- (四十三) 貢勃 Combes 二年七月
一九〇二年六月七日——一九〇五年一月廿四日
- (四十四) 羅維埃 Rouvier 一年一月
一九〇五年一月廿四日——一九〇六年二月十八日
- (四十五) 羅維埃 Rouvier 半年
一九〇六年二月十八日——三月十四日
- (四十六) 薩林 Sarrein 七月
一九〇六年三月十四日——十月廿五日
- (四十七) 克里孟梭 Clemenceau 一年九月
一九〇六年十月廿五日——一九〇九年七月廿四日
- (四十八) 白里安 Briand 一年四月
一九〇九年七月廿四日——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三日
- (四十九) 白里安 Briand 四月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三日——一九一一年三月二日
- (五〇) 摩尼 Moris 四月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日——六月廿七日
- (五一) 加育 Caillaux 七月
一九一一年六月廿七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 (五二) 普恩嘉寶 Poincaré 一年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一九一三年一月廿一日
- (五三) 白里安 Briand 一月
一九一三年一月廿一日——二月十八日
- (五四) 白里安 Briand 一月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八日——三月廿二日
- (五五) 巴爾都 Barthou 九月
一九一三年三月廿二日——十二月九日
- (五六) 杜美格 Doumergue 半年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九日——一九一四年六月九日
- (五七) 里博 Ribot 五天
一九一四年六月九日——六月十三日
- (五八) 維維安尼 Viviani 二月半
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三日——八月二十六日
- (五九) 維維安尼 Viviani 一年二月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 (六〇) 白里安 Briand 一年二月
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 (六一) 白里安 Briand 二月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 (六二) 里博 Ribot 半年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九月十二日
- (六三) 班樂衛 Painlevé 二月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十一月十六日
- (六四) 克里孟梭 Clemenceau 一年二月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 (六五) 米勒蘭 Millerand 一月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二月十八日
- (六六) 米勒蘭 Millerand 七月
一九二〇年二月十八日——九月二十四日
- (六七) 來格 Leygues 四月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 (六八) 白里安 Briand 一年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 (六九) 普恩嘉寶 Poincaré 一年二月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七〇) 普恩嘉賽 Poincaré 二月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六月九日

(七一) 馬沙 Marsal 五天

一九二四年六月九日——十四日

(七二) 赫里歐 Herriot 十月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四日——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七三) 班樂衛 Painlevé 六月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九日

(七四) 班樂衛 Painlevé 一月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二十八日

(七五) 白里安 Briand 四月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

(七六) 白里安 Briand 四月

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六月二十三日

(七七) 白里安 Briand 半月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七月十九日

(七八) 赫里歐 Herriot 四天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七月二十三日

(七九) 普恩嘉賽 Poincaré 二年四月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八〇) 普恩嘉賽 Poincaré 八月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八一) 白里安 Briand 三月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三日

(八二) 泰狄歐 Tardieu 二月半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八三) 旭丹 Chautemps 十天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二日

(八四) 泰狄歐 Tardieu 九月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十二月十三日

(八五) 史底格 Steeg 半月半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八六) 賴伐爾 Laval 一年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

(八七) 賴伐爾 Laval 一月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二月二十日

(八八) 泰狄歐 Tardieu 四月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六月三日

(八九) 赫里歐 Herriot 六月半

一九三二年六月三日——十二月十九日

(九〇) 彭古 Boncour 一月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九一) 達拉第 Daladier 九月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十月二十六日

(九二) 薩勞 Sarraut 一月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九三) 旭丹 Chautemps 二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九四) 達拉第 Daladier 九天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九日

(九五) 杜美格 Doumergue 九月

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十一月九日

(九六) 佛蘭亭 Flanadin 七月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九七) 蒲伊松 Bouisson 八天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八日

(九八) 賴伐爾 Laval 八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九九) 薩勞 Sarraut 四月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六月四日

(一〇〇) 勃魯姆 Leon Blum 一年

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



戈登之書

(五)

蕭一山

(五)

日前晉謁

芝廳，極承

雅教，籍悉

蜺旌昇福，定愜頌私。昨見

貴處輪船於晚間已到一隻，想

兄處共有輪船兩隻，當可進勦。未知吾

兄明日可否開行？如明日

兄處可以啓行，弟之諸務均已預備，當候

大駕先行，弟即可隨後前往也。又弟處之元寶輪船因未能安

設砲位，蒙

兄雅誼，允將海生輪船借弟換用，但海生輪船尚未前來，可

否令其隨後開至吳江，似更妥協。緣弟數日未擊賊，心中不

免燥急，想

兄台念切時難，當亦有同情也。肅此奉佈，即請

勦安，鵠候

回雲不一。

愚弟程學啓頓首。

(六)

日昨面聆

教言，幸親

指示，就悉

仁兄大人禮躬集結，定洽頌私。番爾弗來火輪現因兩月無恙

，已令其回泊

貴營，藉資休息。海生船主現因病回崑，已換船主照料，抑

或候

兄台來信再行駛回，均祈

示悉。撫憲尚未到營，日前所懇十二磅開花炮子信子，承

蒙允許，即請賜下，則心感厚情，永無涯涘。又弟現由鎮

江買來十八磅開花砲二尊，刻下無子可合，亦請

兄台多賜十八磅開花子五六個，以便照樣飭軍裝所照辦，則

感戴

高誼，尤當銘刻心骨矣。此請

勛安，並希

回賜不宣。

愚弟程學啓頓首。

(七)

戈總戎大人麾下：啓者：弟所部水陸各營分紮前敵，凡糧餉軍火等件，均於太倉解運，必由崑山河道行走。

麾下明白大義，弟亦無中外之分，但恐

貴部兵士較多，難以稽察，或致別生事端，有傷和氣。仰祈

麾下諭飭 貴軍嗣後如遇敵營船隻往來道經城外者，勿得阻

攔及奪取什物，以顧大局，不勝禱盼之至！端泐即頌

捷禧，惟希

惠照不備。

愚弟程學啓頓首。四月二十七日。

(八)

日昨晉謁

芝廕，幸親

指教，就悉

仁兄大人龍韜記異，

虎旅宣威，引睇臨凡，傾心祝露。日前蒙

荐米承得朋門來營，足徵

雅意。惟現在患病未痊，弟已送洋帑一百五十元，請其回寓

調養，如病既痊，即請仍留

兄處，以供

指揮。又廝人美林德全。弟亦令其同去。至所

荐之米水德道能一應俱甚妥協，弟已謹遵

訓示，每月送薪水二百元，從六月起，以便留弟營教習。廝

人美張姓亦尙勤能，弟亦照

來示每月送薪水洋五十元，亦從六月起。 諸承

雅愛，故特附聞，並請

勛安。

愚弟程學啓頓首。

(九)

昨肅寸函，聊伸謝悃，諒已早達

典籤，即維

仁兄鎮軍大人續懋師干，

猷宣節鉞，引瞻

芝采，彌切葵傾。弟擬於一二日內即行趨赴

尊前，面聆

指示。前承

囑及李衛三輪船，

撫憲已允僱用，弟昨復信催，大約三兩日內當可送來。蘇城

之賊，現聞僞忠並各僞王等均已入城，號稱三四萬衆，然有

貴軍駐守前防，該逆應無所施其伎倆矣。知

念奉

聞，并請

勛安。伏希

雅照。

愚弟程學啓頓首。(未完)



按圖錄世記

粵客談咸豐七年國恥 (二)

係園

自黃恩彤因案落職，清廷即簡徐廣縉爲廣東巡撫。既，若英內調，廣縉坐陞總督，名琛坐陞巡撫。英人於二十八年五月間，即通告廣縉，以明年二月二十一日進城之期。（此期爲二十七年者英換文中所約定）廣縉初即藉詞抵賴。其時英法在印度殖民地頗有爭執，將開兵釁，不遑兼顧，用是擱置者數月。迨是年年終，印局稍定，英人又來相鬪。廣縉不得已，於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其時距英人約定入城之期，正一月耳，）携同督糧道柏貴督標中軍副將崑壽洋務委員伍崇曜（伍爲十三洋行商之領袖）等，親赴虎門，與英軍司令官文翰交涉。（案其時英人既不許進城，故英官有事面商，亦不能在衙署相見，只可由總督以欽差大臣名義紆尊往就之，或在城外十三行行棧相見，或在遠處之虎門及香港相見，亦不定，耆英任內，即已如此）文翰於他事均肯通融，惟入城之期，堅以踐約爲言，不肯放鬆。云此舉中外具瞻，有關英國顏面，倘慮華人滋事，願派軍隊幫助彈壓。又云如廣東不接受此項交涉，當開兵輪前赴天津，質問北京政府，便道至上海南京，查看入城情形。種種恫嚇，其意不止擾京津，兼欲截漕運，勢甚洶洶。廣縉計無所出，亟以六百里

加緊馳奏清廷請旨。原奏中有「拒之過峻，難免激成事端，若止在廣東滋擾，尚可竭力捍禦，倘移舟江浙，則柔脆之民，勢難堪其蹂躪，且茫茫巨浸，到處可通，恐沿海難免風鶴之警，臣受恩深重，雖捐糜無所顧惜，惟值此經費支絀之時，再生枝節，上厪宵旰，爲臣子者，稍有天良，何敢出此，……一載以來，往返文件，當面辯論，實已智盡能索，若再由臣相機妥辦，則依從排解，兩有所難，實在情形如此，並非敢稍存推諉也，總之進城一事，本係前督臣耆英與之定約甚堅，亦難怪其曉諭」等語。清廷旋亦降旨，准予英人進城。略謂「天朝撫馭外夷，總以信義相待，彼國既重提進城之說，該督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暫令入城瞻仰。」其時君臣兩方怙怯之情，活現紙上。而或有人大爲廣縉誇張。云其於赴虎門之先，往別名琛，相約磋商無效，即礮轟英艦，誓與俱燼。瀕行且將總督關防相授，名琛先不允接，其父志誥，（名琛父志誥其時確係迎養在粵撫署內）自屏後出，命名琛接之。廣縉抵虎門，登英艦，英官邀之入艙，而坐隨行之柏貴崑壽二人於艙外。廣縉爲英官指陳利害，英官敦迫再四，終執不可，聲色俱厲。柏貴二人恐事

決裂，欲入衛廣緒，侍者阻之。崑壽盛氣相向，侍者爲辟易，卒入艙。時廣緒方在座上，屈指數英人罪狀，英官頻作遜謝態。崑壽乃掖廣緒出，英官急趨送之。廣緒不顧，登輿而去云云。說者之一幕喜劇，虎虎有生氣，方之郭令公之單騎見回紇，與宋寇準澶淵之盟，不是過之，此未免戾於事實者。

然而此役確有轉機，及期英人軟化。此不繫於廣緒之折衝得宜，而實賴國民外交之力。在廣緒方面，毋寧謂出之意外者，維時國民外交之武器，厥有兩點，其一集中禦侮。其二，停止貿易。前者紳士許祥光主之。自正月二十七日廣緒由虎門回城之日，深知交涉無望。急速號召城廂內外居民，家各出壯丁一人至三人，挨戶註冊。募集經費，添設各街巷柵欄，購買軍械，給予壯丁，從事訓練，作種種戰時準備。旬日之間，得款七十餘萬兩，（值今之百餘萬元），國民兵十萬七千餘人。後者，行商伍崇曜主之。由伍傳集各行商之向與外洋貿易者，一律暫行歇業。所有外洋來貨，概不爲之銷售。不特英國存貨，不堪拆閱。即法美西班牙等國，亦並受其影響，羣咎英官之措施失當，致將貨物開列清單，交英領領吐禮收存，責令賠償損失，英方爲之大窘。而香港兵力，實僅有二千七百餘人。裙帶路（香港附近之地名）一帶土匪衆多，伺隙思逞。港兵一有移動，後路尤爲可慮。許伍等以粵紳名義，正式送達公函於英軍司令官文翰，陳說利害，洋洋數千言，其中提要語，有云「二十一年之結怨構兵，貴國有激而成，所關者大，實出於不得已。今爲此小節而輕動干戈。若止以現在香港二三千之衆，而抗全城數百萬之人，則衆寡不敵。若遣調各港之兵，且科衆商之餉，則因小失

大，雖愚者亦不肯爲。況匪徒覬覦已久，動借公憤爲名，萬一釀成焚燒洋樓之事，殃及各國遠人，玉石不分，各將誰諉。甚或變生肘腋，至有黃竹岐赤柱之事，皆在意中也。如以爲他處滋擾，可以挾制廣東，准其入城。不知城在廣東，萬民不願，無論在何處千方百計，而廣東之百姓，總斷不能行也。」其詞斬釘截鐵。且將恫嚇之點爲之道破。英方伎倆，已無可施。是以文翰原定四月十三日駕駛兵艦，開進省河，相機進城，臨時中止。並於十四日張貼告示，曉諭英商，謂現已罷議進城，大家安心貿易。又登載報章，徧告各國，仍求照舊通商。一面照會廣緒，請求諭知行商，早日復業，飭屬切實保護洋商。於是一場風波頓歸平息。英人變計如是之速者，純恃國民外交之力爲多。而廣緒探悉民隱，又亟亟具奏清廷，謂進城之議，萬不能從，至再至三言之若天花亂墜，不顧其前言之自相矛盾，最爲可笑。且云人民及行商等計畫，皆彼之指示，尤屬貪叨無恥。清道光帝，人本渾厚，以喜訊之出於意外，遂不加察，大爲讚許。硃批有云「遠勝十萬之師，皆卿胸中之錦繡，幹國之良謀，嘉悅之懷，筆難盡述，」尋又明降諭旨，褒揚備至，併及名琛。錫封廣緒子爵，名琛男爵。有清一代，以樽俎之勞，榮膺五等，如彼二人遭際之盛者，罕有其匹也。（未完）

勘誤

第二十四期本文陽面上欄第三行雙齡之「雙」字誤作隻陰面上欄第二十一行「惟有革員黃恩彤」句黃恩彤誤作黃恩黃其下之（黃先爲廣東巡撫）括弧亦脫一「又」下欄第一行「二十六年年終」句奪一年字特此更正

國際諷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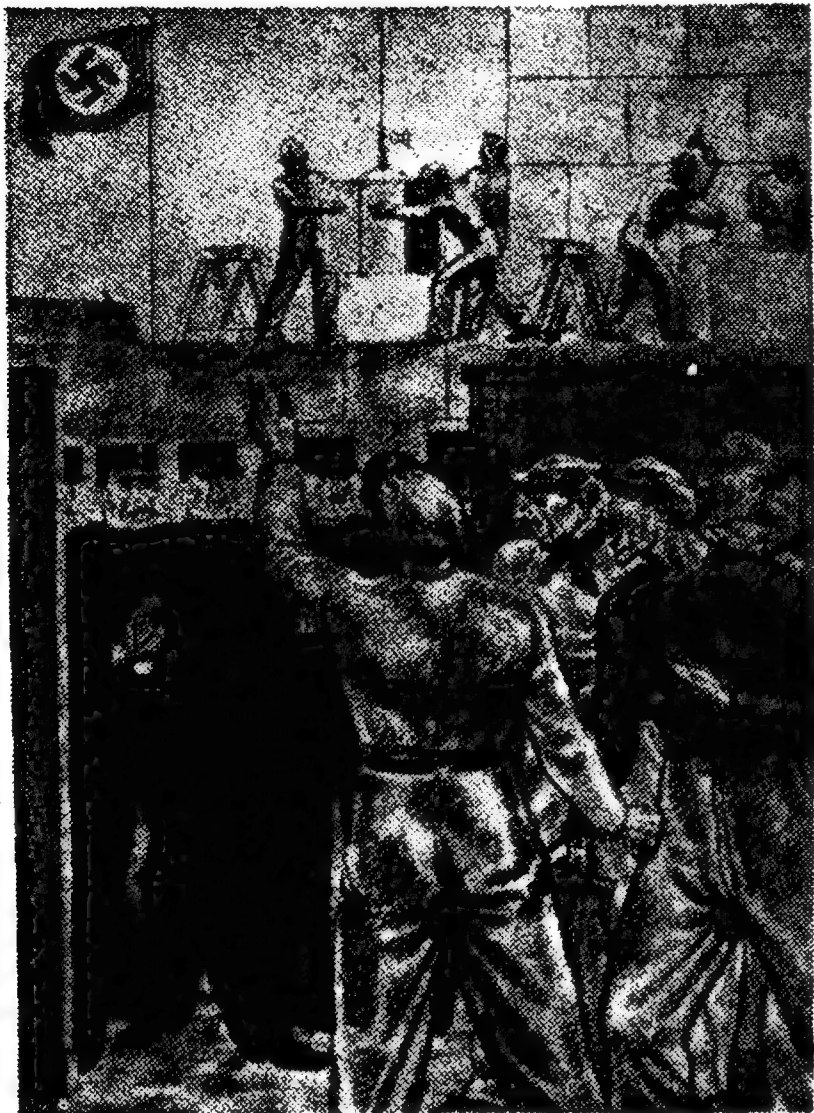
里昂伯倫
內閣領地



風濤之夜

里昂伯倫把着舵，在努力掙扎。

Brennessel, Munich



法國工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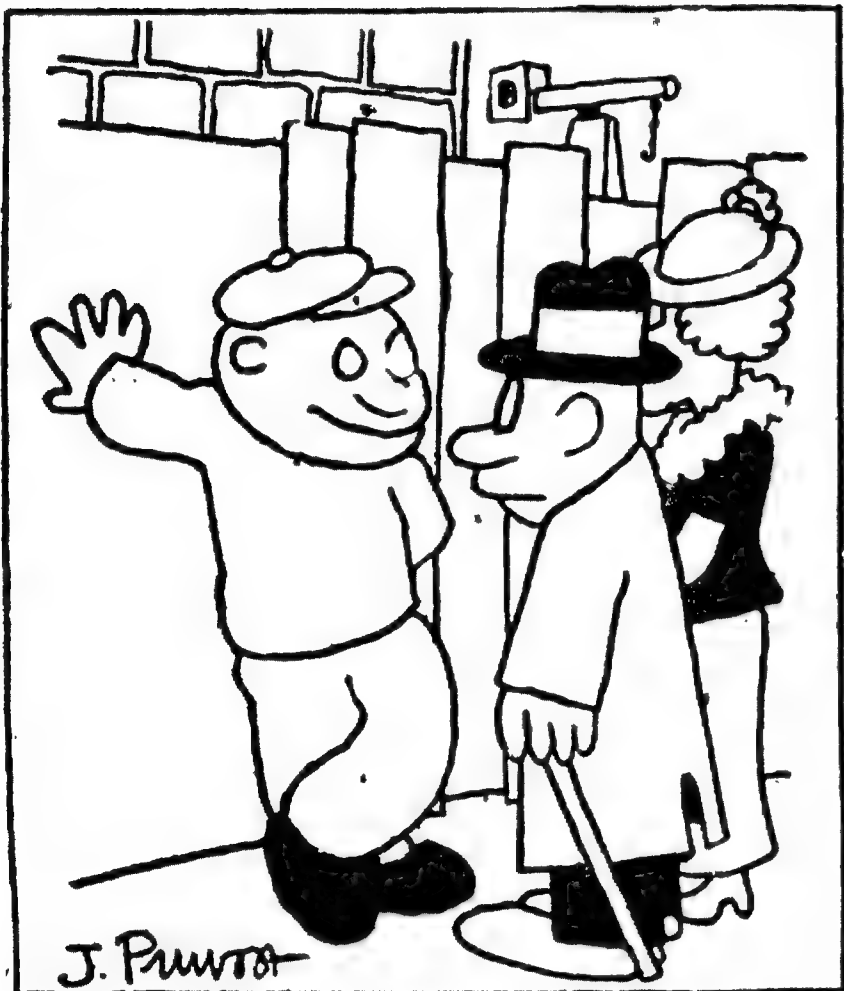
法國罷工糾察人，看見德國工人在巴黎博覽會的德國館前工作，說道：「哼，他們也配叫正當的工人！他們還要工作呢！」

Simplicissimus, Munich



資本主義者的診斷

醫生對人民陣線的政府說，「我知道你的病根在那裏。你患的是新社會法案的不消化症啊。」
巴黎人道報



巴黎博覽會

一位會中的職員解說開幕展期的原因道：「因為延宕有了長足的進步，所以我們不得不暫時宣告停止開幕！」

Marianne, Paris



北極熊踪

蘇俄開拓北極，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Thomas, Associated Press



明燭臍腑

所得稅調查員用X光照着納稅人道，「哈哈，你肚子裏的那個五法郎是那裏來的？」
瑞士 Nebelspal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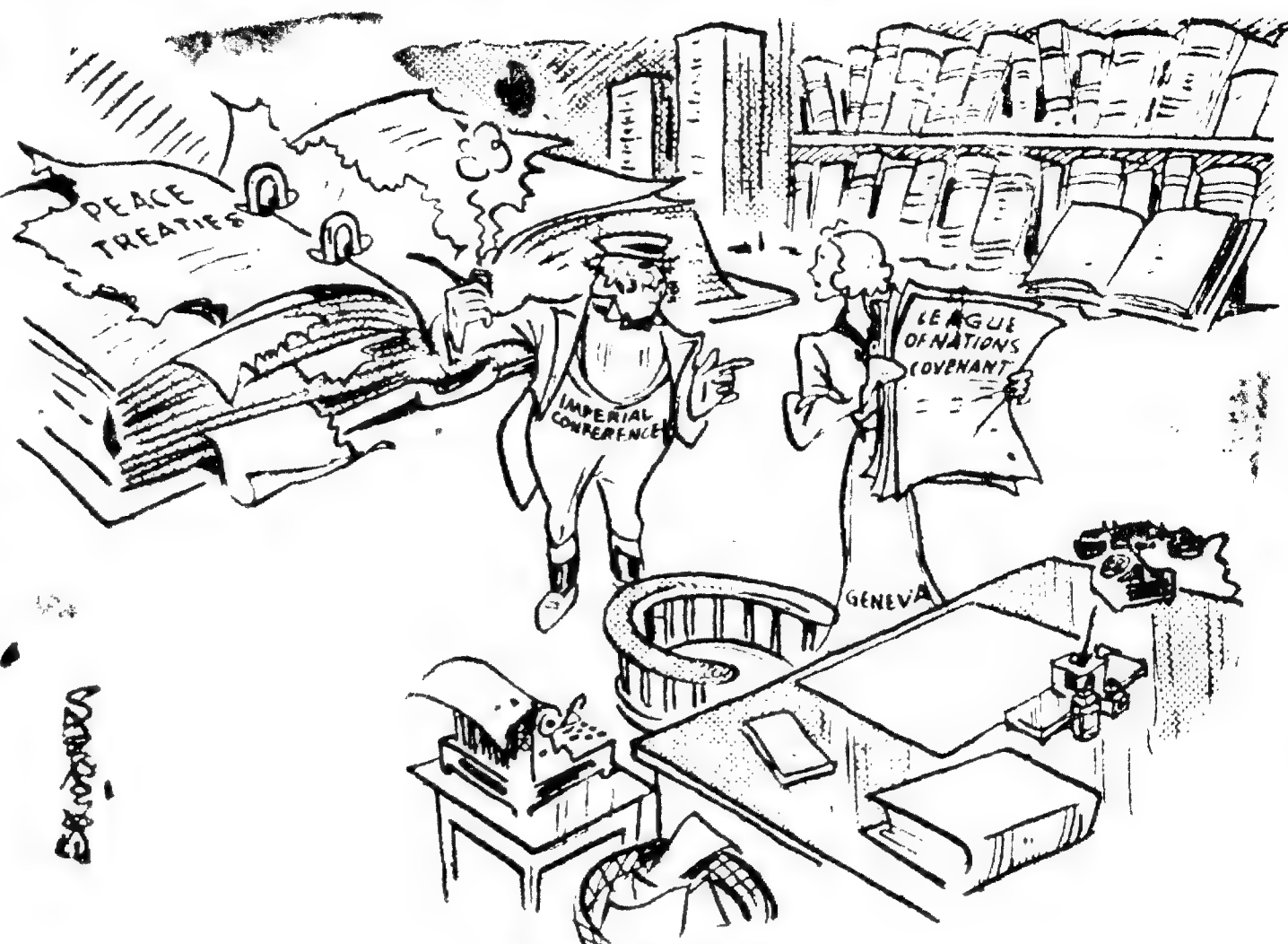


結繩為政

甲：這面英國旗為什麼打上了結？

乙：是叫我們不要忘掉，我們仍舊是一個大的殖民國家啊！

羅馬 *Il Travaso delle Id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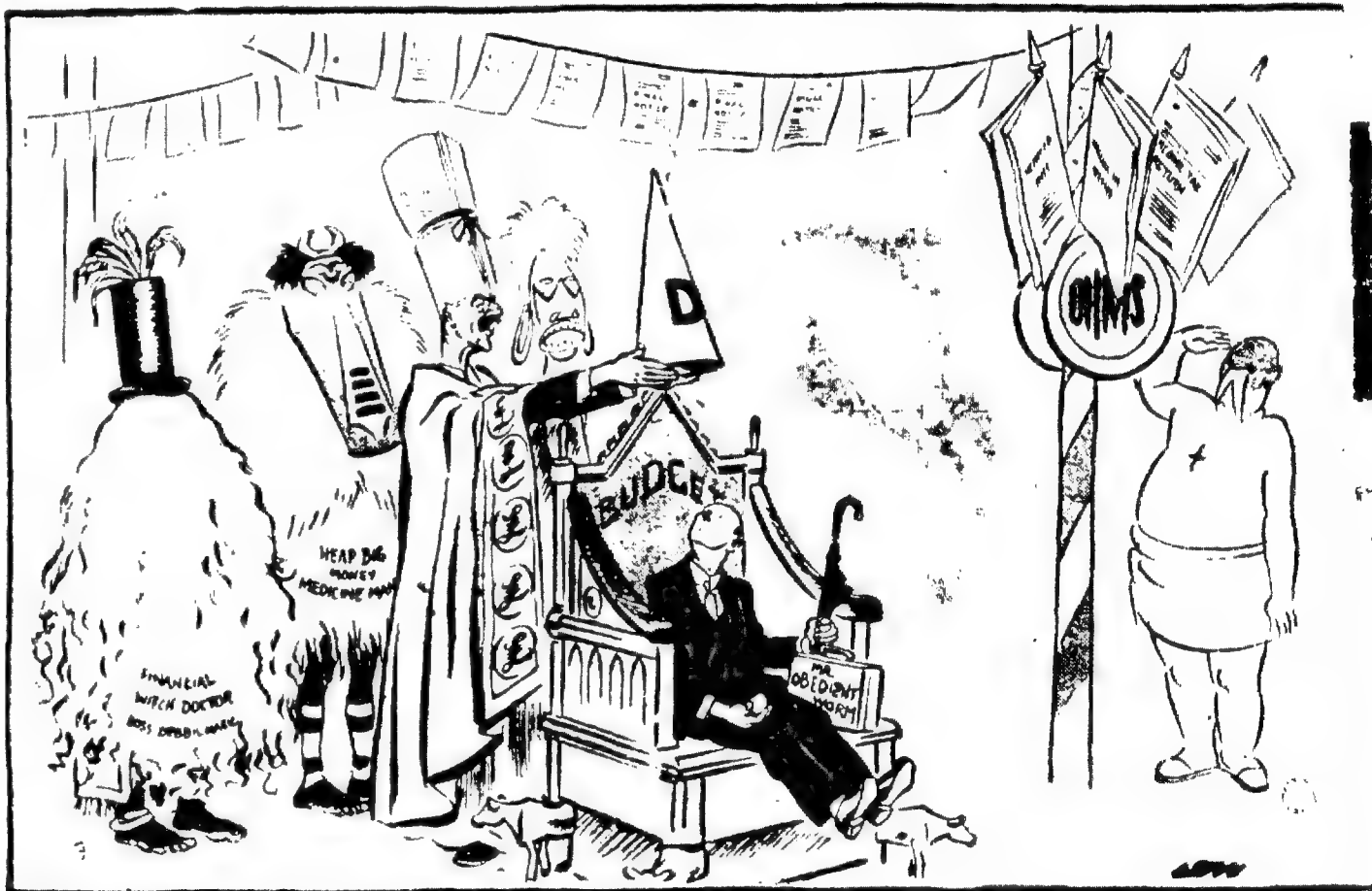


英帝國的觀點

英帝國對國聯說，「倘使我是你的話，我決不把國聯盟約和凡爾塞條約聯在一起。」 *Sapajou* 氏繪

高掌遠蹠的英帝國

躊躇滿志的弗朗哥



森羅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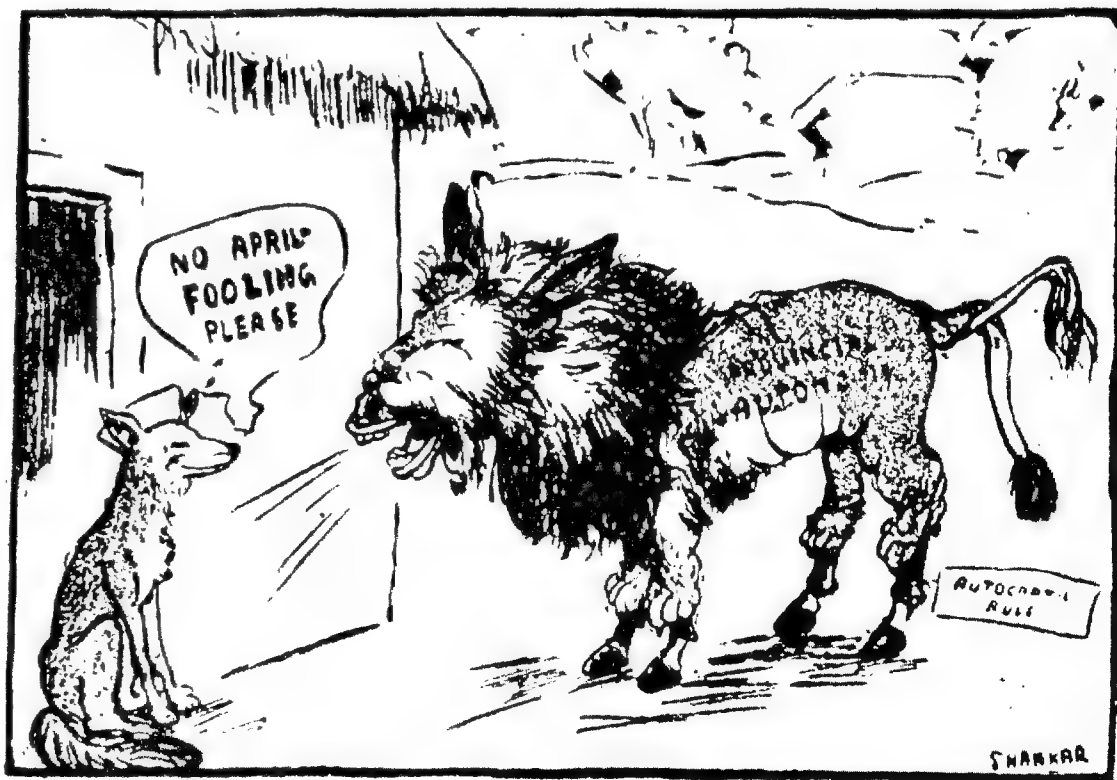
張伯倫的預算案頗引起一部分的反響。

Low 氏繪



妙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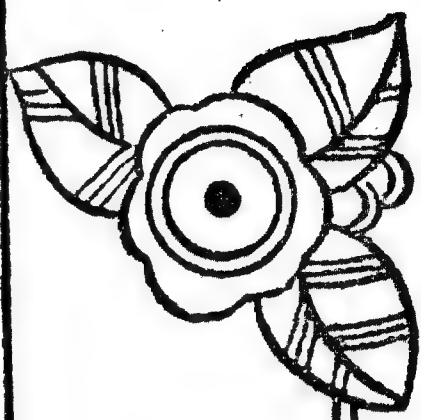
交通警察盛氣地：「你怎樣？你聾了還是瞎了嗎？」答：「差不多吧，我是不干涉委員會的委員。」 *巴黎 Le Canard Enchaîné* 報



四不像

印度憲法披着自治的皮毛，內容仍舊是英國的專制。這是瞞不了那聰明的小狐狸的。

Hindustan Times, Delhi



外論介紹

國際對華的活動與日本

日本「支那」月刊六月號

西澤英一

再認識中國的機運，近來漸濃厚起來。前外相佐藤爲打開日本的國際關係，先着手以中國爲中心的列國關係的調整，因此，使日本駐英大使吉田向英外相艾頓開始非正式的交涉。日英兩國的接觸面，固不僅在中國一隅，惟以中國的情形與其他方面不同，英國對於中日的利害衝突，具有一種敏感，所以一向期待與日本提攜。

在國民革命軍以破竹之勢，由廣東進抵長江，威脅華中地方英國的利益的時候，英前外相奧斯丁·張伯倫氏，請求與日本提攜，然而被日本拒絕了。於是英國決定對華的新政策，把漢口九江鎮江的英租界全交還。五卅事件發生後，上海廣東漢口九江萬縣各地排英運動相踵而起，但英國僅集中大兵於上海。嗣因南京事件，濟南事件，中國革命運動的目標，轉向日本。從那時起，英國

即持新自由主義的立場，努力維持商業的權益。

滿洲事變，東亞局面起了重大的變化，日本勢力由熱河而河北，英國大感不安，於是決意積極的援助中國。因中國受美國白銀政策的影響，財政瀕於危機，英國乃勸中國改革幣制，李滋羅斯到華後，遂見其斷行。本年一月，繼李滋羅斯來華的巴特里克氏，對於中國的建設，以不惜一切財政援助的態度，期在金融上，鞏固其勢力。

近來國民政府的基礎，漸加鞏固，舉國邁進於近代國家的建設。中國能否完成統一，使國民生活全脫舊套，而達到真實更生的彼岸？在短時日間，自難斷定。但最近的統一機運，畢竟因爲滿洲事變以來的重壓過於強烈，對優勝不迫的大陸的民心，給了個深刻的衝擊，遂促進了一般的統一潮流。因之而起的

國際新語

美國大法官休士

子英

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休士，Charles Evans Hughes 于一八六二年四月十一日生在紐約州。其父爲浸理會的牧師。休士三歲時，其母即令讀書。五歲入學校，深惡呆板之教學法，讀書多出於自願。八歲即有小學者的風度，且已讀莎翁名著及希臘文聖經。十六歲入布朗學院，被譽爲全班之「神童」。十九歲畢業，獲得品學兼優獎狀。旋任紐約學院希臘文教師，越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二十二歲畢業時，成績爲全班之冠。是後四年，在某律師事務所爲助理。二十六歲結婚。二十八歲即起始著其著名的著述。

，更有列國對華的活動。

列國的對華活動，軍事的援助始自滿洲事變的前後，如因聘請德國的塞克特將軍 Von Seeckt 等顧問專家，而建立新式軍隊。由美國，義大利購買飛機，以及由其他各國採辦軍需品和新式武器。尤其是因德美兩國技術的協力，開闢定期航空路，實現國內交通劃期的進展。中央的統制力，隨航空躍進而益加強化，統一的建設計劃的遂行，益加便利。三中全会通過鐵路建設五年計劃，列國對華協力的機會，巨乎廣汎範圍而展開。中國的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包括交通及產業的全般，所需資本，據說已達二十億元。

中國的建設計劃，因多年內亂，一切停滯，如鐵路建設，簡直是休止狀態。所以中國在政治的和平之下，進行統一，是列國於經濟的利益獲得上，最所歡迎的事情。於是英國及其他各國，都以非常的熱意，競從事對華的經濟活動。粵漢鐵路去年的竣工，英國華南策源地的香港與華中得到連絡。成了列國對華經濟活動的先驅。

日本建設「滿洲國」，更以冀察政權為緩衝，與國民政府鉤心鬥角，所謂國交調整交涉亦陷於僵局的時期；列國經濟活動的進展，是上面所述的情狀。而日本於列國的行動，怎樣看法呢？前年李滋羅斯氏東渡的時候，先到日本，提議日英攜手，援助中國，但日本未予

應允。英國為求日本協力援助中國，表示願幹旋中日關係的改善，但在當時，日本國內尚未有確定方針，對任何國家，均未達商談協調的時機，於是李滋羅斯氏的兩度訪日，毫無結果。英國遂決然單獨對華援助。

自英國援助幣制改革以來，於中國財政的改善，裨益殊為不少。國民政府全國的統制力，越發加強。重大的西安事變，亦得着妥協的解決，最麻煩的軍隊整理，且得到一個實行的機會，國民政府的統制力，在軍事方面，也更加強大了。而在國交調整陷於僵局的日本，因觀察中國內外新情勢的結果，終不能不改變態度，我們迴顧一年前高唱打倒蔣介石的往事，真不能不感慨事態變化的急激了。

日本於滿洲的建國，費了很大的努力。事變後二十數萬的武裝反抗者，現僅剩萬餘。建設事業，着着收顯著的成果，樹立了五年計劃，最近實行行政機構的改革，此後更為傾倒資金與技術以完成建設的時機。在此目的未達到以前，不欲徒惹事端，直是一種常識。日本依停戰協定及「何梅協定」，以期華北的「安定」，亦無非為「滿洲國」的治安與建設計，有此必要罷了。而日本對於華北要求的基礎，亦當然以此為界限。中國如以冷靜且現實的態度而欲調整中日「滿」的關係，則達到協定，我想決非困難……

一八九九至一九〇六年間，休士操律師業。一九〇五年，曾為「斯提芬」煤氣公司法律顧問，揭發美孚油公司之獨佔市場行為，終得減低價格百分之二十。其為人公正之名，由是為衆所稱讚。同年又代表「阿姆斯特朗」保險公司，攻擊當時金融家與政治家間之私弊，結果保險法得以大加式正。休士之人格與其胆識，愈為人所敬愛。



休士

一九〇六年共和黨鑑于休士之名望，乃推之為紐約州候選州長，與民主黨之何斯特競選。結果休士獲得多數。一九〇八年二次再與何斯特競選，幾乎獲得全體選民之擁護。氏任紐約州長四年，對於原來之腐敗政治，痛修改革。氏平居不修邊幅，滿頰紅鬚，常購穿估衣店製成之褶皺衣服。

一九一一年，塔虎脫總統委休士為最高法院助理法官。一九一六年辭法官職，復被共和黨推作總統候選人。惟此事純係友人之慫恿，並非出于

現在列國的華活動，在於商業的利益之增進與其確保，固不待言。他們既是對於中國的統一建設加以協力，自無須白眼相看。日本亦宜表明不吝應於中國的希望而予以幫忙的態度。日本經濟觀察團的渡華，可視為這種準備工作的一步。而因列國在華現實有權益存在，為期東亞的和平，應十分顧慮在華列國關係的調整，亦屬理所當然。

日英提攜的新交涉，係沿着如何的路線而行？已進展到如何程度？雖不明瞭。而為打開中日關係，自非對列國關係加以注意不可。日本對中國本部的經濟活動，被阻於中日國交的不調，致落在列國之後，失了對建設計劃協力的機會，決不算是日本外交的成功。兩國間當面懸案的華北問題，是與「滿洲國」的治安和建設有關係的。而對中國全部

一個和平建議

We Must Have a Great Crusade

World Review, June, 1937

藍斯伯雷 (Lansbury) 是英國下院工黨領袖，最近曾以私人資格，赴德晤見希特拉，討論改善國際關係。下文是藍氏對於世界和平問題的新建議，在此歐洲戰雲瀰漫的時候，這種呼籲實足以代表一般有遠見的政治家們的意見，未嘗不是人類文明的一線曙光，特撮要為

的經濟活動，則於日本對外貿易，有着極重要的意義。依建設事業的進行，漸次進展至內地的開發，增進民衆的購買力，則享受此建設的成果的，在列國中，日本當為其最顯著者。因此，日本對於列國的在華活動，不僅不應加以嫉妬，且當與列國協調，以期終局的大利。中日國交的調整，在於掃除華北問題的不安，我們希望勿拘泥於末節，圖大局的解決，一舉排除兩國間的暗雲，以期貢獻東亞全局的明朗化。然而關於此事，須得洞明大局，具有斷行所信的實力和政治家材幹的外交家，始有可能。東亞的現勢，在囿於局部的技術的見識之偏狹近視者流，決無打開的希望。我們痛感目下正逢着這樣的一個難關。

(學墩)

G. Lansbury 著

之介紹。

我們今日正生息於一個科學昌明的時代，一切物質享受，可謂十分美滿。但是目前的國際關係，却極不合理，國與國間，殊未能和平相處。各國的政治家，雖異口同聲地在呼籲和平；同時各國却又不惜犧牲一切，在預備戰爭。我

休士之本意。休士因生性莊嚴，不喜活動，對競選運動實覺不慣。黨人勸彼作各地旅行演說，彼亦拒之。故當時人多以「活冰山」呼彼。選舉結果，彼只獲二五四票，民主黨候選人威爾遜獲二七七票，當選總統。

一九二一年哈丁總統聘休士為國務卿。自此時起，休士對衣著始略加修整，並常涉足於社交場中。華盛頓裁軍會議席上，休士大聲疾呼，提醒各國，從事裁軍。該會議之成功，休士之力實不在少。

一九二三年哈丁總統逝世，柯立芝總統登台，仍以休士為國務卿。一九二六年被委為海牙國際法庭法官。

一九三〇年，胡佛總統任命休士為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及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羅斯福總統兩次宣誓就職，均由休士為之監誓。

最近傳來消息，美國上院對羅斯福總統之法院改革案，已予以批駁。若是，則彼年高德劭之大法官，仍可安然坐于最高法院庭上的高大皮椅之內了。

在下議院中屢次聽見政府當局的報告，其主旨不外下列兩點：（一）我們必須擴充軍備，以防敵人進攻，並為履行國聯盟約義務之後盾。我們要獲得安全必須自身的武力足以毀滅敵人。（二）軍備愈擴充，則戰爭的危機愈大；戰爭的結果，將毀滅人類文明，所以我們必須力求避免，——這兩個論點，顯然是充滿矛盾的。各國政府當局處於國際普遍不安的空氣中，往往希望以擴軍為手段，來維持本國的安全，這是愚笨到極點了。

我對於各國的這種戰爭心理，異常憎恨。戰爭是反宗教的，是反人道的，是人類最大的惡行。戰爭不能終止戰爭，我們必須痛改前非。一切強國和弱國，應該相互合作，平等分配資源和市場，互存善意，互相讓步，以求共存共榮。現時國際聯盟的缺點，在不能滿足若干不滿現狀國家的要求，（尤其是在經濟方面）我們必須加以改革，俾使世界各國，均能加入國聯，消除戰禍。

英帝國各部，美國，南美諸國和蘇聯，都是地大物博的國家。為牠們本身的利益及解除世界經濟恐慌起見，上述資源豐富的國家都應該相當開放其商業，俾使其他各國獲得商品和原料的交換，或容納他國過剩人口之遷徙。目前各國藉口防止生產過剩，遂採取閉關政策，這是錯誤的。我們常聽見各地因水旱等災情而發生饑荒，許多人活活餓死，

假如能將整個世界經濟加以調整，那裏還會有生產過剩的現象呢？

現時當務之急，應該是召集各國舉行會議，同心協力，共謀和平。我相信只要英國政府誠意表示贊助，則美國總統羅斯福氏定願起而召集世界和會。目前世界各地，如歐洲，如遠東，充滿危機，應該是我們起而改造的時機了。這個世界和會應該先由法德義日俄英美七國舉行會商，最好是前六國的總理都能

比爾波失陷的影響

End of a Nation?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ne 23, 1937

自比爾波被攻下以後，西班牙的國民軍又獲得一次重要的勝利。據一般人推測，國民軍在肅清巴斯克省以後，即將進軍馬德里，對瓦倫西亞政府，作最後的壓迫。國民軍的人力物力，雖然都確較防守軍為優，但是他們攻下巴斯克首都，非得經過八十四天的苦戰。由此可見防守軍抵抗的勇敢了。

這次比爾波的失陷，西班牙政府是無疑的不能辭其咎。因為政府對於比爾波的防禦，未能確盡其全力，而且還造成一個極嚴重的錯誤。當比爾波尚未失陷的時候，國民軍為欲力攻起見，對於馬德里方面的防務，也許沒有以前的鎮

親自出席，而由羅斯福總統親任主席，共覓改造世界及防止戰爭的途徑。我相信各國政體雖殊，但是她們的領袖也都是血肉之軀，誰也不會獨愛戰爭。

要解決中歐的經濟問題，波蘭的人口問題，德國的原料和殖民地問題，固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如同關稅壁壘，進口限額，貿易障礙，惡性擴軍等問題，則各國都普遍地感受痛苦，只要善意協商，未嘗不能解除。（丹楓）

密，現在巴斯克省各城的戰事既然失敗，則比爾波方面的兵力，儘可移至馬德里城郊，以協助佛朗哥。照目前形勢所示，國民軍方面，將先在巴斯克省從事肅清工作，一俟北方局勢完全穩固，即將開始對西班牙首都作最後的攻擊。

比爾波的失陷和巴斯克的失敗，不僅在可怕的內戰上是一個意外，並且聯帶的還有一層重大的意義，那就是自古以來在西班牙佔着卓越地位而且非常高傲的人民的投降。當達維拉將軍攻陷比爾波時，一方面宣佈戒嚴令，一方面却將代表巴斯克主權的古代法律加以廢止。這個法律，是由西班牙國王特准頒布

，就是現在的國民政府，事情也還相當重視，今一旦被廢止，則巴斯克人的主權，也不啻隨之而俱去。在亨利第四及弗第拉的朝代中，巴斯克省雖然保持獨立的狀態，可是表面上還和西班牙相連繫，他們的議會，在某種範圍以內，也是互相合作。他們各有各的法律，互相尊重。巴斯克省還可以利用他的主權，和英法單獨訂定條約，甚至一七一三年和英法單獨訂定條約（*Utrecht Treaty*），西班牙也未加過問。不過，這種局面維持到十九世紀的時候，就告一結束。一八七六年以後，巴斯克省議會的選舉，和西班牙其他省議會的選舉一樣，受着內政主管當局的約束。但是其中有一點，和其他省份的情形稍有不同的，就是巴斯克省曾經和政府商定，由巴斯克省在應繳的稅款以外，再另給政府一筆款項，以爲換取某種程度自治的代價。

可是現在，一切特權，都被推翻，

在國民軍政府的眼裏，巴斯克人應該和其他省份的人一樣都是西班牙的國民。這種辦法，難免要種下將來的糾紛。因爲巴斯克族人的特性，非常自尊，而且更十分頑固守舊，現在把他們的特權完全取消，他們是不是就能甘心接受？即令內戰結束，成立任何穩固的政府，說不定他們也許會援已往的成例，和政府交涉發還一八七六年以來政府所許給他們的特權，以維持他們半獨立的狀態。現在，假使政府軍獲得最後勝利，爲獎勵他們的忠心禦敵起見，無疑的會依照他們的要求，恢復他們已往的特權。如果國民軍獲得最後勝利，而他們不能達到目的時，爲了和平與快樂，也祇有犧牲自己的特權。如果眞的這樣，由於比爾波的失陷而造成一個小國的滅亡，我們對於他的人民的勇敢，是應該表示同情的。（蔭恩）

蘇俄開拓北極

Soviet Building an Arctic Empir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0, 1937

Waldemar Kaempffert

蘇俄史密特教授 *Otto J. Schmidt* 最近

率領許多科學家，乘坐了飛機，飛抵北極，準備在那裏作一年的勾留。今後不時將有飛機，攜帶着科學儀器和食品供給前往。蘇俄與北極間，已設有無線電的交通。科學團每日向莫斯科作四

次氣象的報告。

這項經營的艱難，並不比往昔減少。狂風，大雪暴，以及冰層的危險，仍然如舊。史氏一行的成功，係經多年籌備與專門研究之力。以前北極探險全藉個人之力，他們的出發，惟憑一己的

運氣，而且各人用自己的方法。至於蘇俄的征服北極是有計劃，有指導的。它和其他科學的事業一般，進行極有系統。蘇俄的目的，誠如「真理報」所言，並不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爭一日的短長，而是在冰天雪地中，開闢新領域。蘇俄版圖百分之四十，其面積大於法國的十五倍，是在北極圈內的。極地有一半，是蘇俄的領土。

當一九一九西方國家在蘇俄境內仍作武裝干涉的時候，研究北極的委員會已在史密特和薩摩洛維治 *R. L. Samoilovich* 兩教授領導下而成立了。一年後該團體更名爲北方科學實業遠征委員會。他們派人去柯拉半島 *Kola Peninsula* 諾瓦亞 • 森利亞 *Novaya Zemlya* 弗朗士約瑟地 *Franz Josef Land* 與比科拉河 *R. Pechora* 以及大陸各地。

同年（一九二一年）有蘇俄船隻五艘，（或云十艘）作加拉海 *Kara Sea* 的航行，由俄比河口載着小麥駛往歐俄，以救濟該處的災情，這在北極史上，是件可紀念的事，因爲加拉海一向是被認爲冰窖的。自此以後，加拉海一年中有好多個月均有輪隻通航。近年來，蘇俄在東北兩方的測量工作，業已完成，繪就了航海的地圖，並且發現了許多新的高嶼。

到一九二五年，這北方遠征隊已爲北極研究學會所代替，（後又更名爲全聯北極學會）由史密特充任領袖。該學

會除去其他的職責外，並且負責訓練青年，以備在北極服務。一九二六年他們在伯令海峽的藍格爾島 Wrangel Island 上設立了一個居留地。

該學會的大機會於一九二八年到來了。乘「義大利號」飛船赴北極探險的諾比爾將軍 Nobile，在北極遇險，拚命發出求救的無線電信號。薩摩洛維治率領了最大的打冰船「克拉沁號」由列寧格拉出發，還有「馬里金號」由亞區安吉爾出發，同往援救。「克拉沁號」一路打水開道，走了約一個月，方才達到距諾比爾出事地點的六十英里以外。卓克諾夫斯基 Chukovsky 由船上乘飛機前往視察，他看見了兩個生存的人，但是飛機在霧中被迫降落。卓氏和幾個遇難的義大利人終於被「克拉沁號」救起了。一向和諾比爾不和的亞孟森氏 Amundsen 也曾由挪威出發，援救諾氏，但是他却不幸的失蹤了。

「克拉沁號」在歸途中，為未來的發展計，在佛朗士約瑟夫地設立了第一個北極常駐的站台。翌年（一九二九）史密特在胡克爾島 Hooker Is. 上又設立了第一個科學實業站，並且宣布佛朗士羣島和佛羅拉角 Cape Flora 做蘇俄的領土。

一九三二年有西伯雅可夫 Sibiryakov 的特著的航行——他在一季中，完成了由亞區安吉爾至海參崴的北極航行，這是一個破天荒的壯舉。蘇俄當局立時便

把握住此舉重要的意義。北冰洋每年至少有一部分時間顯然是可以通航的，所以西比利亞北部能夠和英日兩國發生貿易的關係。

到這年年底，北冰洋航路中央局 The Glazemorpul 成立，由史密特氏充任局長。一九三三年他率領了「柴留斯金號」The Chelyuskin 出發，循西伯雅可夫的舊路出發。船在中途遇見暴風，與冰山相搏擊，破裂為二。當時船上共有一百另四人，當中還有不少婦孺，全由幾架飛機，冒着風雪，把他們自水上救起，只死了船員一人。

「柴留斯金號」雖然沉沒，蘇俄政府却堅信北極在經濟上，可供開發。所以在第二五年計劃（一九三三——三七年）中，規定撥二千五百萬盧布，以供開發北極之用。史氏所以能在北極設立常駐站台，就是得力於此。史氏的任北航局局長使他成功了一千萬方英里內的科學與實業的主持者。在他手下管理的有雇員四萬人，打冰船十艘，較小船隻一百五十艘，飛機一百二十五架，北極大站四十，氣象台和無線電台在百數以外。

北極航空線，是蘇俄許多航空英雄所造成的，他們全具有林伯的勇敢，其中最著名的有伏多比亞諾夫 Vodopianoff 馬舒魯克 Mazaruk 亞力克西夫 Aleiev 和莫洛可夫 Molokoff。這一班勇士全跟着史密特氏在北極。他們是現代航空界之花。蘇俄全國景仰的飛行家里望尼夫斯

基 Teanensky 曾經企圖作由莫斯科至舊金山的穿北極飛行。但是不幸被迫降落。蘇俄這一班飛行家全飛過了歐俄和西比利亞的天空。他們發現了新海島，和糾正了地圖上許多的錯誤。有了這些人輔助，所以史密特氏方才能夠成功。

因為北極航空專業如此的發達，所以蘇俄由莫斯科飛往舊金山的計劃，並非徒託空談。（按此舉現已成功，譯者）蘇俄在魯道爾夫親王島上 Prince Rudolf Island（在斯俾茲伯爾根島東北）所設的航空站，將來可成為橫極飛行的一個起落站。看北航局與全聯北極學會的建立，史密特氏顯然不是一個尋常的北極探險家，而是一個建立新帝國的領袖。他對北極固然有一種特殊興趣，但是他的主旨，却在謀北極的開發。

去年曾經派遣了五十隊科學調查團，去實現北極學會和北航局所擬就的計劃。他們曾研究一切的問題，如魚類，海狗，有毛動物，礦物，植物，以及同溫層和暖流等等。並在西比利亞以北發現了新島嶼十九個。蘇俄在發現任何富源以前，已經迭次照會列強，要求領土的主權。一九二四年他們申述沙皇的土地主權的要求。兩年後，中執會主席團又進一步，主張按照各國環繞北極的海岸的長短，以極心為尖頂，來分割北極的領土。不過蘇俄的這種新主張，能否得到加拿大，丹麥，挪威，芬蘭和美國的同意，却尚未可知。（歷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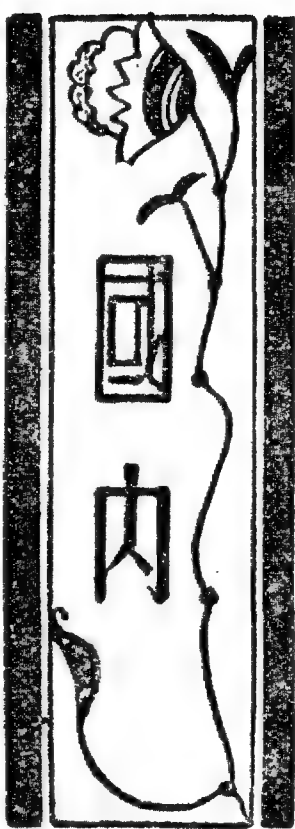


國內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
至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止

英日談話，正在倫敦繼續舉行；艾登在下院聲明，決不犧牲中國之利益，同時我政府亦有非正式聲明。孔祥熙到美後，備受彼邦朝野之歡迎，二十九日已與赫爾晤談，並與美銀行界訂立協定，清理舊債，或將進一步商舉新債辦法。川康整軍，即將實行，軍整會名單已發表，何應欽下月初入川主持。

國外方面：法新閣已組織成立，新首揆爲旭丹，其組織分子大體與勃魯姆內閣無甚變動，其施政方針，亦仍遵人民陣線政綱。日黃金繼續外流，公債銷售甚滯，勢將影響新預算之編製。



立院通過總預算案

立法院二十五日晨八時開第一〇九次例會，主席孫科，宣告變更議程，先審議二十六年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案，議決照案通過，並採納財政，經濟，法制，外交，軍事五委員會審查意見，向國府附帶建議四項：（一）建設事業專款問題，甲，依現行之預算章程第五條「國家與地方預算各分普通會計與營業會計兩種，今將建設事業專款，另編概算，而祇送本院查照，顯與現行法令不合；似應請將該建設事業專款概算編成預算，送交本院審議。乙，建設事業專款，依二十七年七月一日施行之預算法，應編入總預算，其應守秘密部份，自可依預算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得不公布」。」（二）營業預算迄未編送審議，自下年度起應請依法

編造，送交本院審議。（三）庚子賠款及其他特種基金預算，自下年度起應請依法編造，送交本院審議。（四）財務費經臨合計六千九百餘萬元，實佔歲出百分之六，九二，除軍務債務各費外，以財務費爲最高，應建議切實核減，以節糜費，繼審議二十五年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第一次追加預算案，議決照財政，經濟，法制，外交，軍事五委員會審查結果通過，照案追加歲入歲出各爲七千九百九十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六元八角三分三釐。會議至此，主席宣告改開秘密會，審議中央儲備銀行法案，聞經議決照財政，經濟，商法三委員會審查結果修正通過，全文爲十二章，六十一條。又中央銀行改組過渡辦法案，亦經議決照財政，經濟，商法三委員會審查結果，修正通過。全文計十二條。二十六年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歲入歲出各爲一〇〇〇・六四九・四九六元。（按該項數字較前所發表者多列十八元。）

△歲入之部

類別	經常(元)	臨時(元)	合計(元)	佔歲入百分
關稅	三六、三三、八六	三、〇四、〇六	三九、三七、九二	三六・九〇

類別	歲入經常(元)	歲入臨時(元)	歲入合計(元)	歲入經常總計(元)	歲入臨時總計(元)	歲入合計總計(元)	佔歲入百分比
鹽稅	三六、四九五、六五三	一三、九〇〇	五〇、三五五、五五三	三六、四九五、六五三	一三、九〇〇	五〇、三五五、五五三	二二、八五〇
煙酒稅	二〇、九六四、三八一	八三、六六一	二一、八〇〇、六四二	二〇、九六四、三八一	八三、六六一	二一、八〇〇、六四二	二二、一〇〇
印花稅	一一、三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	一二、六〇〇、〇〇〇	一一、三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	一二、六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
統稅	一七五、六一七、六五〇	一七五、六一七、六五〇	三五一、二三五、三〇〇	一七五、六一七、六五〇	一七五、六一七、六五〇	三五一、二三五、三〇〇	一、七五〇
礦稅	四、七五一、六三八	四、七五一、六三八	九、四二二、九六六	四、七五一、六三八	四、七五一、六三八	九、四二二、九六六	〇、四八五
所交稅	一七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〇	〇、〇〇二
所產稅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二五
國產稅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二〇
國有稅	一、六〇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〇〇	〇、〇一六
國庫稅	三、九八五、四七九	一五八、四三四	四、一四三、九一三	三、九八五、四七九	一五八、四三四	四、一四三、九一三	〇、四一四
國家稅	三、四一三、〇二五	七二、二九二	三、四八五、三一七	三、四一三、〇二五	七二、二九二	三、四八五、三一七	二、四一四
政家稅	三、八八八、一五九	八、九三五	四、一七六、一〇四	三、八八八、一五九	八、九三五	四、一七六、一〇四	一、三八八
國庫稅	一六、〇七三、七八七	一六、〇七三、七八七	三二、一四六、五七四	一六、〇七三、七八七	一六、〇七三、七八七	三二、一四六、五七四	一、六一六
協業稅	三、三六六、〇四〇	三、三六六、〇四〇	六、七三二、〇八〇	三、三六六、〇四〇	三、三六六、〇四〇	六、七三二、〇八〇	〇、三七七
收其入	一〇、九五〇、七四〇	八八、四四〇、六二〇	九八、三九一、三六〇	一〇、九五〇、七四〇	八八、四四〇、六二〇	九八、三九一、三六〇	九、九三三
總計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本屆預算案之特徵

歲出經臨總計一、〇〇〇、六四九、四九六元

二十六年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前經中政會核定交立法院審議後，已於二十五日照案通過，即可送

呈國府正式公布。此次總預算之編定，非但與過去有形式上之不同，而且具有本質上之區別。自國府奠都南京以來，迄今恰已十年，中經多次戰事，軍費支出浩繁，致預算與實際收支逐年增加；而財政赤字亦因此加大，此十年中赤字以十九年度爲最大，爲百分之三零，在二十年度以後，均在百分之二零上下。歷年收支之不平衡，固爲不可否認之事實，然若據此判定中國財政仍無進步，則有未妥。即以二十五年度而論，赤字爲百分之二三，此數固爲近六年內之最巨者，但二十五度之建設事業，却收到空前之成績。又如軍費爲歷年歲出中最大之支出，絕對數雖有增加，相對數却已減少；十九年度佔百分之四七·六五，二十二年佔四二·三一，二十五年度佔三九·八，至二十六年總預算已突過十億元，此爲中國財政史上空前之預算數字。但增加之比率反而減少，二十四年度比廿三年度增加百分之四·三，二十五年度比廿四年度增加百分之三·三，而二十六年比二十五年度增加百分之一·一，新預算膨脹數之相對減縮，乃政府努力撙節支出力求預算平衡之表現。歷年來中國財政收入，係以關鹽統三稅爲基礎，關鹽統三稅在二十年度預算中佔百分之六八·五四，廿一年度佔百分之八七·四，二十三年度佔七三·二六，二十四年度佔百分之六六·七五，二十五年佔百分之六四·五一，二十六年佔百分之七七·三五，故新預算收入方面之主要支柱，仍爲關鹽統三稅；其比率僅次于二十二年而超過最近之三年度，比率之差額不過十分之一；但在另一方面，所得稅在二十五年預算中僅佔百分之〇·五，在二十六年預算中增至百分二·五，其稅額雖不爲財政收入之大宗，而比額已增加四倍，（二十六年並開徵遺產稅，比額佔百分之〇·二〇）此種相對數字之發展，顯已昭示中國財政基礎，從間接稅到直接稅推移之傾向，亦即步上歐美先進國家財政制度後塵之表示，亦可謂中國財政上發生本質變化之起點。在支出方面，最值得重視者，厥爲七千萬元建設事業專款基金之設置。年來「國民經濟建設」之呼聲，在中央積極推進之下，業已瀰漫全國，最近數年中交通建設之偉大成就，國營企業之迅速發展，均予

全國上下以新鮮之刺激。二十六年度既設置七千萬元建設專款，則「經濟的國防」當可加速鞏固，同時在生產上加強政府之收入，即是財政制度趨於健全之初步。新預算之特徵，以上不過略舉數點，倘僅注意「量的」方面，如以「收支能否平衡」，「寅支卯糧」諸問題總顧慮者，則無法了解新預算之特點，無法認識新預算中所表現中國財政上劃時代之意義。

日使川越抵滬復任

日大使川越已於二十九日由日抵滬，日內將晉謁王外長。川越離東京時曾發表談話云：「余曾認為吾輩應再認識中國，此語不意引起各種誤會。據余之意，新認識應時時給予正在增強與發展途中之國家，俾免發生處置錯誤之危險。日本現已對華給予新認識，余將請求現應為中國再認識日本一如日本所為之時矣。所謂認識日本云者，即是認清日本生存與發展之權利，以及「滿洲國」之生存與發展之必然的聯繫。華北係為適應「滿洲國」生存與發展之必然的命運而存在，關於經濟合作問題，南京中央政府似不承認華北與日本之地方合作，而要求日本與中央政府合作。關於此點，其決定完全繫于各個經濟問題之性質如何，凡屬於中央者，自應經過與中央之合作而處理之；屬於地方者，應仍然由于與地方之合作，而使之實現。華北駐屯軍之駐紮該地，乃辛丑條約所規定，當然不應廢除。塘沽與何梅協定亦不應予以廢棄。關於貿易航空與關稅制度之調整，實屬必要。對於販毒之經營，將採取嚴峻手段，加以取締。華北日機之飛行業已實現，因此無論南京政府如何爭辯，於事無濟。中日談判，倘中國要求，隨時可以舉行，但吾人不預期於最近之將來解決一切，而寧於現時開闢轉向較佳方向之途徑為得策也」云。

川越談話 令人失望

中央社南京二十六日電：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氏二十四日對新聞記者發表之談話，此間官方以尚未閱及原文，暫守緘默，但一般人咸表示失望。川越氏謂，日本已對華給予新認識，但熟悉外交情形者，以為最近日本在華之行動，與一年前略無差異。所謂新認識，似僅一口頭單，尙乏事實上之表現；日本生存與發展之權利，自須尊重，但此種生存與發展之權利，要以不侵犯及妨礙其他國家之生存與發展為限度，蓋其他國家同樣有生存與發展之權利也。中國人主張之自存共存政策，其精義即在於此。川越大使謂：「華北之現狀係為適應滿洲國生存與發展之必然的命運而存在一語，尤啓中國人之殷憂。『滿洲國』係一非法組織，中國已屢次宣言不予承認，國際聯合會亦有不承認之決議，今竟與華北相提並論，使世人對於日本對華北之居心，抱無窮疑慮。川越大使謂中日經濟合作，視其性質如何，分別與中央及地方政府交涉，此與國家外交主權不可分之原則，殊屬不合，且仍不脫「分化作用」之意味。至所謂塘沽協定，係應付一時特殊環境，現該項環境已不存在，亟應廢止，以掃除中日人民心理上之障礙，而促進兩國邦交之急速調整。北平入海沿線之外人駐軍，雖有辛丑條約之根據，但該條約之規定自有其固定意義與限制，不得任意假借；日本現在華北駐屯大量軍隊顯然超越辛丑條約之意義與範圍，而予中國人民以重大刺激。總而言之，一般觀察，以為當茲日本新閣成立川越大使重行來華之際，當必挾有與前此相異之新政策，以應付中日之新局勢，今川越氏之表示竟如此，似反足使中日關係之前途頓形暗淡，未免深堪惋惜。惟川越大使曾聲明販毒之經營，將採取嚴峻手段，加以取締，則或為一差強人意之點耳。

英日談話 消息沉寂

中央社東京二十三日電：關於日駐英大使吉田已奉外相廣田之訓令即將與英開始進行正式談話事，日本觀察家認為「日英協調及日德提攜」，乃為日本外交政策之兩樞軸，雖然日德提攜之形式僅為防共協定，惟其實質等於反蘇聯之共同陣線。日英協調則意在使對華及貿易兩問題獲得諒解，而特別在尋求英國對日本大陸政策之認識。日本企圖藉日英協調，促進英德之接近，而奠定日英德三國提攜之基礎。是故日英協調苟能成功，則日本大陸政策之實際力量自將增強，而日本亦能積極推進中國及蘇聯問題矣。按此種觀察，似極足反映日本尋求對英協調之確切動機，惟實際上日本大陸政策是否真能獲得英國之諒解，仍屬疑問。今晨中外商業新聞社評題為「日英正式談判」，對於日英談判將來趨勢，頗持悲觀論調。該報首謂，「日英之能開始正式談話，足証初步談話業已獲得成功，惟自將來實際問題之角度觀察，仍不能保證樂觀。」該報繼指出中國對

日英談判深爲關切，英國及中國間會如何設法使中國安心，此點誠值吾人至密切之注目。該報又謂，「關於貿易問題，務必見求整個之調整，蓋部份之諒解無甚意義也。又關於中國問題或可成立某種諒解，惟恐不易獲得完全之解決」云。

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英下院今

艾登在下院之聲明

晨開會辯論外交政策，自由黨領袖辛克萊爵士屢次提出中國日本西班牙三國。繼由首相張伯倫發簡短之演說，辛氏發言之始，謂依榮譽之條件，恢復英日兩國舊有之誼，將爲一般人士熱切歡迎，惟渠不信輿論將贊助日本報紙所載之辦法，即英國承認滿洲之地位與日本在華北之特殊利益，日本以承認英國之勢力範圍爲報，是英日協定之辦法，不能爲獨佔性，亦不能犧牲中國之利益，且不能涉及否認國聯關於滿洲之決議案；惟當承認日本所提及關於改善市場與原料問題之要求之正當云。外相艾登答稱，渠意遠東國際大局，現已有確切令人興奮之進步的徵象，英政府曾與日政府之代表進行談話，兩國間現有獲得更佳諒解及增進彼此一切關係之可能性。就此項談話之進行而論，足使吾人具有希望。俟彼此作更切實之交換意見後，當能繼續進步。外相於是告知下院，渠料不日即可開始審查具體之建議。繼曰，前述之英日談話，曾引起某某方面之憂慮，以爲英日之諒解，將犧牲中國之利益以成立。余茲願重申前曾予之保證，即英政府決不欲有此種行爲是。外相繼稱，英國與中國政府之關係極爲良好，並謂，「今後余等將希望及努力於遠東各國間友誼及互信之增進，余等並深信與日本諒解，在某種條件之下，確能促成該種目的」。關於太平洋協定問題，艾登氏指明首先提議之澳總理萊恩斯之目的，在請求考慮此類辦法之是否可能，以及用何種方法實施之，而並未具有詳細計畫之主張。當時帝國會議一致認此種協定爲需要之目標，並曾將關於事之各可能性及各國應詳加考慮，但此事必須由委宛之途徑接近之，若在某等國政府之見解尚未相當確定之前，而即進行交涉，則殊爲不智云。後艾登氏復稱，「余等希望不久即可開始向主要關係各方探聽意見，然後再決定可否提出具體建議而望其成功」云。

川康整軍會即成立

川康整軍會議，業已發表以何應欽任主任委員，劉湘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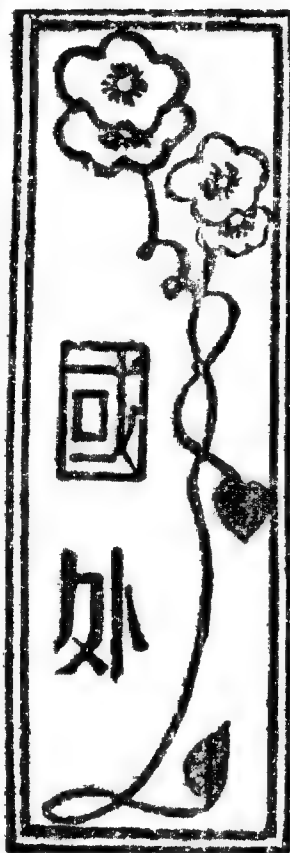
祝同副之，聞何氏定三日入川，整軍會定五日開會，何氏留川一週即返京云。據何氏談整軍方案原則如下：(一)川康軍隊以軍(或獨立師旅)爲單位，直隸于中央，由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但爲緩靖之必要，川康綏靖主任得呈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指撥軍隊，歸其指揮。(二)川康軍隊之整編，依照整軍原則其要領如左：(甲)軍隊數量，依照原有軍費範圍內，劃一整編，並求質量之逐漸充實。(乙)各師編制，以二十六年頒訂之編制爲準。(丙)整編以前，各部隊須停止補充兵額。(三)軍隊經理，以中央統一經理爲原則。其方法如左：(甲)給養，以現有經費，能照國難餉章發給爲目的。(乙)經理機關，暫由行營經理處掌理，嗣後設置軍需局，統籌辦理。(丙)各軍經費，由行營直接發給。(丁)各軍服裝費，應由原有經費內提出，劃歸中央統一製發。(四)關於人事事項，依照陸軍人事法規辦理，直接軍事委員會。(五)軍隊教育，由訓練總監部統轄之，其原設之軍官軍士教育機關，應由中央接收辦理。(六)各軍政訓，由行營政訓處統一辦理。(七)航空防空事宜，由中央統籌辦理，行有飛機飛行場等，一律由中央接管。駐在川康之航空隊，在緩靖任務上必要時，川康綏靖主任得呈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酌撥歸其指揮。(八)軍需工業及兵器製造事業，由中央統籌辦理，所有製造修理各廠，由中央接辦。(九)軍隊衛生事宜，由軍醫署統一指導。(十)爲減輕人民負擔起見，應將川康現有保安保衛各團隊，儘量縮減，地方治安，可由國軍協助維持。(十一)川康綏靖公署及其所屬機關之編制經費，重行核定，以求切於實際，以其節餘之款，爲補充川康軍隊武器彈藥裝具器材及建築營房演習場之用。

大公報重慶二十四日專電：川省

川中最近情況一斑

近勢：(一)全川人民視線仍集中於川康整軍案前途之如何展開，川局全盤解決之關鍵，繫于各部縮編數目之公平分配，及編餘官兵安插遣散辦法之能否順利實施以爲斷。劉航琛關吉玉返川後，樂觀空氣彌漫成渝間，川當局甚盼何應欽張羣飛川。劉湘入京呼聲雖高，短期恐難實現。劉慶歷五月十五日生辰，廿一日返籍避壽，曾召潘唐二軍長談整軍事，內容不詳。目前政局空氣頗爲沉寂，渝市公債一度暴漲後，本週來已轉疲弱。川省府要求發行省庫券一千八百萬元事，財部復加批駁，事實上省府呈請行營備案，確已開始

發行。聞全川保安隊數十團，決全裁撤，惟各縣復有奉令以省庫券借墊保安經費情事，可見省府財政費奇絀，確係事實。二十六年度田賦三徵，現定上半年徵收一次，下半年徵二次，除川西定七月十日開徵外，餘均九月一日開始。省庫收入，可望漸豐。劉航琛連日在渝迭與金融界切商當前財政問題，何北衡飛漢轉牯謁蔣，各方極重視，咸認劉對整軍信念與中央無殊，故最後解決，決於何氏此行。(二)川省最近災情，川東川南均得大雨，秋收可望四五成，川北雨澤不豐，災荒如故。記者在筑，曾晤由川查災返黔之任可澄氏，據談，川北災象慘重，共患尤烈，曾面告劉主席，請注意治共工作云。至全川各縣急振業已放竣者，現有劍閣等二十餘縣，餘正查放中。又救濟全川災童運動，成績甚佳，現早象雖略減，但如何切實散放振款及減輕民衆負擔，仍爲當務之急。(三)川省禁烟新方案，短期內即展開，中央責望甚殷，川省府亦有決心，擬在成渝等大城市各設大戒烟院共二十餘所，其餘各縣各設戒烟院，共一百三十二所，強制施戒，預計三年內肅清全省一百三十餘萬煙民，省府並請禁烟總監派員來川，監督進行，禁烟總局辦理烟土統銷統運，雖已改良，期不擾民，但所屬員吏奉法不嚴，引起民怨，仍難盡免。



德義退出監察計劃

倫敦二十三日路透電：英法德義四國關於德巡洋艦萊比錫號被攻事之談話決裂後，德義兩國今日卒退出干涉委員會之海軍監察計劃。惟兩國仍未退出干涉委員會與干涉協定。英德義內閣因談判決裂，歐洲局勢頓形嚴重，今日皆曾舉行會議，柏林羅馬對於談判之決裂，雖皆忿忿不平，但倫敦接此消息後，頗形鎮靜，外間謠傳德義將取嚴峻步驟，此間人士多不知之。據柏林消息，德國殊不欲在伐倫西亞海濱外取任何行動，或會同義國實行海軍封鎖。又據羅馬消息，政界現力避擴大因萊比錫號案釀成之局勢，倫敦則信現仍有商量之餘地。外相艾登昨於會議散後曾作此言，殊屬可信。外相在下院宣布德國退出海軍監察計畫時，謂德外長牛賴特照會駐英美大使，德政府因四國對萊比錫號案不能磋商妥協，故覺不得不將担任監察之軍艦全行撤回，德政府之出此，

實爲欲避免大局益臻嚴重，德國之行動，擬以此爲限云。外相末稱駐英義大使亦以義政府之同樣決議照會英外交部。又倫敦二十三日國民海通社電：德國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今晨以德政府照會送達英外交部，原文如次：「德政府一得悉德巡洋艦萊比錫號在六月十五十八兩日兩次被炸後，立即通知共同監察西國海岸之其他三國，說明德政府雅不欲以有國際使命之船艦，再爲西班牙政府之靶鵠，德政府僅要求對其船艦安全最低限度之保障，即用四國海軍舉行聯合示威，以表示互相防禦之意義。但英法兩國對此種最低限度之要求，竟不同意，德政府認識四國缺乏團結精神之餘，深表遺憾，因此迫不得已，決完全退出監察制度」云。

倫敦談話失敗情形

倫敦二十三日路透電：英法德義四國間，關於德巡洋艦萊比錫號被攻事之談判，現已破裂。聞英法主張調查，而德義則要求立即在伐倫西亞海岸，新作海軍示威行動，以表示四國之團結一致。妥協既未成功，新局勢乃隨之而起。至於新局勢之性質，究屬如何，則視德國決定採行之片面行動而定。衆望德國不致遽行退出四國協定，蓋此次商榷雖已失敗，然六月十二日協定所成立之機關，對於將來事件，仍可處理也。德元首希特勒接會商不成之報告後，即召集其主要顧問，開會討論，以決定德國對於西亂不干涉問題之將來態度。柏林人士，以爲談判不成，局勢一變，雖官場否認德國有退出干涉委員會之意，然既不能根據四國協定獲得解決，則德國應復有其行動自由，羅馬人士，不以談判決裂爲異，負責方面且承認義國切實贊助德國，要求在伐倫西亞港外舉行海軍示威行動。英法義德四國代表在英外交部開最後一次會議後，發表公報，說明妥協未成之理由，謂不幸發現欲議妥此案所應採之計畫爲不可能，一方面以爲凡可增進四國監察軍艦安全之提議，固應共同研究，但先須調查攻擊事件之當時情形，而後始對於西班牙有關方面採行處置辦法。同時另一方面則認事實已明白成立，無須調查，祇須立即採行積極舉動，藉以維持四國之團結一致，而杜絕同樣事件之復作，各方面所未能成立妥協者，爲立即在伐倫西亞海岸外由四國軍艦舉行示威行動之提議云。據柏林發表之公報，當萊比錫號被擊之日，確有西國潛艇兩艘，在萊比錫號附近出現，此事業已証明。查六月十六日赤黨潛艇兩艘，曾向馬拉加以東加拉達附近之國民軍陣地發砲轟擊，即此一端，已足証明萊比錫號被攻時，西國潛艇皆

未駛出港外之虛僞。蓋六月十五日與十八日，萊比錫號被攻之地點，皆在奧倫附近，其地距加拉杭達，半日可達也云。

日新預算編製困難

中央社東京二十六日電：日本內閣現開始以全力編製下屆財政年度昭和十三年至十四年之國家預算，一般預算預算總額將突破三十億三四萬萬圓。聞編制新預算之方針，將不特根據各省所需之金額，且將基於各省所需要之物質。大藏省高級官員昨日舉行會議，由藏相賀屋興宣主席，討論所謂「物的預算」，決定原則四點，大致如下：(一)為遂行近衛內閣經濟政策之「物質供求之平衡」起見，去年物品其進口價值逾一千萬圓者即以之為決定物質之標準。(二)在此種物品中，選擇與軍備擴充有密切關係之二十種，如鐵、銅、油、橡皮、鉛、煤、羊毛等，各省不僅需要提供下屆財政年度所要求之方針，且須提出上述各物質之具體需要數量。(三)除政府之需要外，民間一年所需之物質，亦將根據生產力之擴充，予以估計，俾決定下屆財政年度全國所需物質之總額及價值。(四)大藏省集合政府及民間之需要後，將與商工省合作，預先決定國內供給能力，而兩者之差額，即視為輸入之絕對必需量，于是日政府希望由於國內與朝鮮金額之估定，能決定管理輸入之程度，並節省物質，按物質預算，在國際貿易全由國家管理之蘇俄，久已實行，極有成效，惟日本則純屬創舉，日本此項計畫，在目前以牟利為最高原則之生

產制度下，是否得能成功，殊屬疑問云。

公債滯銷 黃金外流

日本銀行今年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四日止所售出之公債，為一三三・七〇〇・〇〇圓，即較去年同期減少三六二・三〇〇・〇〇圓，此種減低之趨勢，極堪注視，蓋與新預算之編製，有極大影響也云。又電，日大藏省自決定裝運第五次黃金約五千三百萬圓至紐約後，其第一批已於本月二十六日運出，價值為一千七百萬圓。據可靠之統計，以前四次運出黃金之數額如下：第一次五千四百萬圓，第二次五千七百萬圓，第三次及第四次均為五千三百萬圓，再加以第五次運出之黃金，今年運金總額為二萬七千萬圓，大藏及商工兩省自本年年起，因竭盡全力平衡國際收支及保持日圓之匯率，需要鉅量黃金，故盡力增加黃金生產。現已計畫在昭和十四年前十八個月內，日本本部生產七十噸或價值二萬三千三百萬圓之黃金，即較現時之產額增加三十噸或價值一萬萬圓之黃金。惟據專家觀察，縱令政府致其最大努力，開發貧瘠礦產，增進精巧之技術，及減低貿易稅，以為鼓勵之方策，亦不能在十八個月內增加價值一萬萬圓之黃金，最高之估計，當不逾七千萬圓。故現時之密切注視，已轉移至鼓勵及管理滿洲產金方面矣云。

一週大事日記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 △廬山談話請柬發出
- △同蒲路被水冲斷
- △立法院三委會通過中行法案
- △我國當選國勞理事
- △德義退出西監察計劃
- △法新內閣成立
-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 △孔在美接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
- △英法商應付西政局辦法
-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 △立法院通過總預算案

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止

- △中行改組案亦通過
- △川越離日來華
- △沈案續審
- △有吉明逝世
- △西班牙北部又起激戰
- △比總理會見美總統
-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 △李宗仁抵粵
- △湯爾和到日本
- △劉湘代表何北衡抵京
- △俄北極探險隊返莫斯科
-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 △韓復榘啓程赴贛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 △孔祥熙赴華盛頓
- △羅馬尼亞國王抵華沙
- △孔在美與拉門德等訂立協定
- △林主席抵廬
- △滬紗市風潮處分發表
- △由京至平津青保通話
- △浙東大水
- △法新閣發表財政政策
-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 △孔祥熙晤赫爾
- △楊虎城放洋
- △宋子文飛桂
- △川康整軍會名單發表

論評選輯

冀察平津舉辦國大選舉

胡適

六月十日中央社的保定電報報告給全國一件最可喜的消息：

國民大會選舉，冀察平津四省市均決定依法舉行。冀總監督處十日成立，總監督民廳長張吉墉同時就職。……

六月十三日平津報紙報告：

津市國民大會選舉事，即籌備進行，張自忠市長任選舉事務所總監督。

又報告：

關於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事宜，平市即將開始進行。

我們預料，這一期獨立出版的時候，北平天津兩市和察哈爾省的總選舉監督都已就職了，兩省兩市的初選都已進行辦理了。

我們十分歡迎這些報告，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意義是很重要的。國民大會本身意義之外還有他的特別重要性的。我們試懸想，在那個包括全國並且包括海外華僑代表的國民大會裏，若沒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個什麼樣子！所以冀察平津的舉行國大選舉，至少有三層特別意義：（一）讓全世界知道這兩省兩市當然是整個中華民國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二）讓我們的強鄰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陰謀是必須失敗的；（三）讓全國國民知道冀察平津的軍政當局是擁護國家的統一，是不受浪人漢奸的煽惑離間的。

從這件事上我們還得着一個教訓。在這樣龐大而交通不方便的國家裏，中央政府與地方政策之間總不免時時有許多隔膜之點。消除這些隔膜之點，最笨拙的莫如近二三十年來

的「代表」往來的辦法。代表往往是無權的，無較遠大的國家眼光的小政客，他們奔走往來，往往成事不足，而償事有餘。現在全國的交通比較便利了，中央與地方之間若有什麼意見的隔閡，利害的磨擦，環境的特殊，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不用代表往來，而由中央或地方的負責的領袖親自往來訪問，當面談論商量。古人說得好，「百聞不如一見。」負責的領袖聚會於一堂，一切疑難都可消于一席話，一切是非都可決于片言，一切間阻挑撥都無所施其技，所以是最滿意的方法。近年蔣介石先生的時時往來各省，以及韓復榘先生的南下，居正先生與蔣作賓先生的北來視察，都是最好的例子。就舉國民大會選舉一件事來說，當初冀察平津因環境的困難而緩辦選舉，結果是全國初選不能完成，決選不能不展緩。當時中央與地方好像都覺得這裏面的困難真是不容易解決的了。然而內長蔣作賓先生北來巡視各省市，和各省市的當局開誠相見，大家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觀察這件事，大家都覺得國民大會決不可沒有冀察平津的代表，這麼一來，一切隔閡遲疑都消釋了，大家都決定非趕辦國大選舉不可了！原則既然一致，其餘的細節子目都不難解決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無論任何地方政府當然不應該自居於被屏棄或或疏遠的地位，中央政府也不應該先存一種成見，認定某人為不足與言，或某局勢為不易改善，因此就不去謀疏導改善的方法。我們必須認定，在外患壓迫之下，在中央政府能維持全國秩序的局勢之下，中央與地方之間只要大家能推誠相見，只要能避免一切離間挑撥，決沒有不能互相諒解而同力合作的事。

（錄六月二十日出版獨立評論）

二十六，六，十三。

對於國事之共同認識

日本近衛內閣成立之始，近衛總理聲言，其組閣使命，在於解消國內之對立。日本且然，則在救亡圖存之中國，苟國內思想上或行動上尚有若干對立狀態之存在，其必須努力解消，以求真正之舉國一致也，更不待言。

中國精神上，實際上，確有重大進步，然所謂心理建設之工作，則尚未完成。對於國家需要之認識，尚不能謂已達完全一致之境。吾人茲願闡明兩點，期各界人士，一致同情，最後更致希望於政府焉。

第一：願一致認識擁護國家中心組織，為建國禦侮之前提條件，故一切思想行動，凡增加向心力者為是，凡促進離心力者為非。夫今年為國家和平和統一甚有進步之年，然回想數年來之經過，則一部分向帶有反黨治反中央傾向之為政論或為政治行動者，要應乘此省察過去，重新為自己心理之建設。何則？自九一八之爆發，國家幾陷於精神的無主。弱國悲哀，完全暴露，外交上軍事上，皆不能自主運用。方其時，國力更弱於今日，國民黨本身，亦不能統一，而共黨正在江西大舉暴動。國家受內外之夾攻，政府無主持之實力，向非將委員長，牢守國家中心，堅苦應付不屈不撓，則中國或竟有瓦解土崩之危。蓋此中有兩要義焉。其一：九一八至河北事件，為中國一部失敗史。然失敗之根原，伏於平日，並非發於當時。如此國家組織，如此經濟產業，一旦遭遇高度之外患，其失敗為必然之事。所問者，能否及時重振而已。其二：共黨問題，多年來消耗國力甚巨，而共黨過去之企圖，根本上自己無出路。假令其過去占領中原，控制數省，結果亦只招致各方外患之來侵，中國並將成立若干封建割據之區域，各有國際背景，以相對立，而尤便於日本之進展。是中國慘狀，至少將如近日之西班牙，或竟喪失獨立統一至數十年之久矣。是以蔣委員長過去之領導戡亂，其犧牲固可痛，然以實為非已。年來中國國際地位增高，可以行自主的外

交，以漸開拓國運者，即國家中心確定，不為外患內亂所搖動之效果也。今當內亂結束之日，政治上自應不算舊帳，一切勢力與人材，均應使其貢獻於國家，惟理論則必須定，認識則必須真。吾人願全國各界尤其一切智識分子，俱認定救國之道，首在維護國家中心。此中心者，為付重大犧牲而得來，國家命運，實繫於此。而此絕非一人或一黨之所私，蔣委員長不過領導奮鬥之領袖，必須全國人以心願智慧，維護之，增強之，方克有濟也。政治上當然缺點尚多，然望各界先確定根本認識，然後糾正缺點。果全國一心，共維國本，則政府當然虛衷接受一切良好之建議，更當然努力集中一切有用之人材。吾人今為是言者，在望一部分向持異論之人士，重新省察，放棄成見，使有離心力傾向之一切思想情緒，不復見於中國，則大幸矣。

第二：願一致覺悟中國國勢，只在增長國力，且所需者甚巨，時間則務求短。夫國力云者，換言之，可即釋為廣義的國防。蓋在國際上立足之前提，在自身先成為能自衛能自活之國家。中國去此尚遠，故危機仍在，絲毫不容懈怠。國民所尤須注意者，國力云云，斷非渺小輕便之事。其關於精神方面之組織訓練者，茲姑不論，關於實際問題者，門類繁多，亦不堪列舉。總之，世界趨勢，為高度軍備化。中國欲守斯土，必須有足以自衛自活之偉大力量，此為今後之第一問題，亦為惟一問題。且須從速，遲則有害。吾人之意，以為政治理論枝葉之辯爭，皆無關重輕，國民應一致立簡單確定之目標，曰增長國力，青年求學，更宜以此為信仰。世界可悲之事，莫過於弱與窮，弱而窮焉，終不能揚眉吐氣也矣。

最後願為政府告者。吾人以為上述兩點，早為多數國民所同感，少數或持異議者，當亦漸能改正。而在此共同的認識之下，黨外黨內，將無對立之可言。今者時機甚佳，望政府更從事實表示上，及理論指導上，以促進全國各界之共同認識，而對於過去思想上或行動上之摩擦糾紛，則概置不論。政府誠能表示與民更始之決心與襟度焉，則健全的心理建

設之成功，應非難事矣。

(錄六月二十三日津滬大公報)

中日與英日

日英在倫敦將開始正式談話，而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氏將攜新訓令於今日啓程回任，茲特綜合兩問題，爲簡單的討論。

(一) 中日間在近期內，恐不能有重要交涉之發展。觀東京近日之報告，足知日新閣對華政策，無新的轉變。其所謂不捨廣田三原則，足證日本政策之基本認識，完全如舊，其與年前所稍異者，則不必圖急遽之交涉而已。依兩國間之實際情形論之，應催促交涉者，是中國，不是日本。蓋即姑置東北根本懸案另論，所謂改善冀察方面之事態，在中國皆爲必爭之問題。遲決一日，受害一日。故中國急，而日本並不急。且如北方經濟有關之問題，日本並無可投之鉅資，而中國又向未封閉合法進行之門戶，故日本似急，而實亦不急也。然凡中國應催促解決之事，日本無一願坦然接受，如冀東問題，即其一端。中國方面所謂解除政治障礙之希望，日方並未同情，則日方若有種種新的希望，亦自不易使我方首肯。吾故曰，就最近言之，恐不能有重要交涉之發展也。

(二) 此種無了解無着落之局面，不能無限延長。察目前局面，是停頓，是苟安。自一方言，欲求外交進步，自需要不紛擾，不惡化之相當期間，故目前現狀，較前年去年稍佳。然自另一方言，日本政策如舊，認識不新，中國常感重大不安，簡言之，苟不能改善，則必須警戒隨時之改惡也。以是之故，我政府國民，對於目前形勢，絕不容持苟安心理。國民各界，應一致信任及後援政府，以肩負責任，政府則應集思廣益，對全盤問題，時加檢討。而尤重要者，爲全軍全民之團結，內政進一步，則外患減一分，處常應變，其理無二也。

(三) 對於英日談話之進行，應嚴密注意。按英日既將開始正式談話，可證明已有初步諒解，此項正式交涉之收穫如何，自不能斷言，但必將有若干之成就，中日問題，亦必直接間接受其若干影響。按過去我當局曾屢有聲明，不容害及中國主權利益，英方輿論，亦有所保證，中國各方，信之不疑。惟東京電所傳，日本對英交涉之骨幹，在使英國認識日本之大陸政策，此爲一語破的之論。夫大陸者，中國也，大陸政策者，對中國之政策也。在日本雖稱有對俄問題，然實際上皆爲關於中國主權利益之問題。是則倫敦英日談話，不論具何形式，皆爲中國所不能漠視。而對於英日交涉所實際的影響中國者，尤當詳密研究，我外交當局，想能慎重努力矣。

(四) 最後再歸結數言。夫由年來事實之證明，對日問題，即世界問題，亦即內政問題。日本亦然，近衛內閣之真正使命，爲完成統制經濟的高度國防。此內政問題，亦對世界之問題，而內政尤先。日本今日，實際上視統制經濟問題，尤重於外交問題。亦可謂其現時之外交，即以解決其統制經濟問題爲目的也。當此期間，中國對日，勢不能望其政策上之根本改善，蓋此又爲中國自己國力如何之問題，亦聯帶關係於中國對一般外交如何之問題。故自根本言，要以中國自身求進步求自強爲第一義也。然同時因日本正忙於經濟問題及一般外交問題之故，中國在對日外交上，亦不無應努力之點。其努力之最大者，應爲自事實上及理論上不斷的啓發彼方之反省。國民各界，亦皆須遵守紀律，務使全國成一嚴整之壁壘，既證明中國之不可侵，同時使其確感中國國民之惟一的目的只在恢復一切已失之主權，擁護國家之獨立完整，在此原則下，中日能攜手。如王外長日前之談話態度，吾人即抱有同感也。

本文屬稿既竟，讀路透社倫敦電，證實英日將有範圍廣泛之談話，並言明將涉及關於中國之問題。而澳洲所提太平洋互不侵犯協定事，亦將論及。是我政府亟須隨時爲密切之接

觸，並以中國意見，通知倫敦。同時對國民各界，須隨時為適當之啓示，使得通曉問題之真相，以為政府後盾。總之，須為積極活動，不能僅以否認有損我主權利益之消極立場為已足矣，至關於英日談話之具體觀察，容另論之。

(錄六月二十五日津滬大公報)

西亂不干涉計畫之逆轉

英法德義四國海軍共同協助監視西班牙海岸之計畫，自上次德艦德意志號被空軍炸襲事件以來，幾經交涉，始獲得相當之共同妥協點，而預定於十九日實施。世人方慶西班牙內戰國際化問題可以告一段落，而為國際和平欣幸。乃不幸於十九日西班牙國民軍方攻入比爾波之際，德國方面忽宣稱德國巡洋艦萊比錫號在瓦倫西亞港被西政府所屬潛水艇襲擊四次，要求英法義三國海軍協同德海軍在瓦倫西亞港外作共同示威運動，然因西政府軍根本否認襲擊德巡艦事，故英法方面主張先調查事實，而不贊同德國之提議。德國方面遂於二十三日照會倫敦之西亂不干涉委員會，告以德國退出海上監察計劃。義國根本同情德國，亦於同日退出干涉計畫之協議，但仍參加倫敦之不干涉委員會。西亂不干涉計畫，因此遂驟呈逆轉之象；德義與論主張恢復對於西亂自由行動，英法政府則決定令兩國駐德大使請德國注意：德國之反對瓦倫西亞政府，可使國際關係更趨複雜，並危及歐洲和平。於是西班牙內戰問題，又重新恢復其國際政治上之重要性，值得十分重視。

吾人於此最當注意者，為所謂萊比錫號被襲擊事件發生之時期，恰與比爾波陷落之時期，蘇聯肅清清黨之時期，及法國勒魯姆內閣因財政問題而發生動搖之時期，俱不相前後，一層。此種時期之不相前後，如解為出於偶然，似未免過於蔑視國際情勢之有機的關聯性，吾人寧認為後三種事件俱與萊比錫號被襲擊事件有密切的關聯。第一，所謂萊比錫號

被襲擊事件，如真有其事，則可視為政府軍方面欲藉此牽制國際視聽，以解比爾波方面之危急。第二，如所謂萊比錫號被襲擊事件竟非事實，則可視為德國方面因北方比爾波戰線已不成問題，欲趁機退出干涉委員會，以進一步打擊西班牙政府軍，使其加速崩潰。第三，在蘇聯忙於安內之際，所謂萊比錫號事件顯然可視為威脅英法之手段。第四，當法國勒魯姆內閣動搖之際，所謂萊比錫號襲擊事件，亦可視為打擊法國人民陣線之一種有力武器。合而觀之，吾人當可發見，此四種事件偶然同時發生之說，反覺牽強而不自然也。

然則西班牙內戰之國際化程度是否竟將日趨深厚複雜而底於國際危機之爆發？是殊難說。蓋國際情勢之轉變，其主因當在國際經濟狀況之良否，而依最近數月之趨勢觀之，除英國尚能維持平穩狀況外，美國則股票及物價俱趨於跌，而工潮反層出不已；法國則物價日漲而一般生產力及對外貿易並不發展，徒使小民生計日益困難，政府財政亦日苦無法支持，頗有走向惡性通貨膨脹之勢；德義對外貿易號稱改善，然國民民生計日益困難，所謂原料食料之自足自給計畫，並無顯著成效。故合而言之，列強在經濟上似有轉變其政策之必要，而此種轉變，除依賴政治力量以作國際進展之外，又似別無善法，故歐洲國際情勢之急變，亦非全屬不可想像。特英法二國大致仍尚以維持國際原狀為有利，或竟能如過去往事，運用巧妙之外交政策而渡過危機，亦未可知耳。遠東國際關係，在最近數月，頗能傾向和平諒解之路，此固吾人所屢引為幸事者，如西亂國際化程度之加深，能不間接波及遠東，則幸矣！

(錄六月二十六日津滬大公報)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

校謝幼槃集跋

宋謝邁幼槃著。文淵閣著錄。題竹友集十卷。與陳氏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合。四庫提要言。世行本只四卷。今本乃明謝肇淛從內府鈔出。爲編修汪如藻家藏本。末有紹興壬申撫州州學教授苗昌言跋。是四庫著錄。亦從宋本出也。惟明內府本。今已不可得見。諸家藏目所收。多屬傳鈔。自明以來。亦未有刻本。余昔年在杭州得舊鈔本。爲黃堯圃舊藏。眉上有舊人校筆。然偶加披覽。時有訛舛。因無善本訂正。頗以爲恨。曩於德化李椒徵師家。見有新法影本。言從日本向山黃村藏宋槧映照。惟字屬反文。歲久藍色闇淡。頗艱於辨識。擱置至今。殆二十餘年矣。昨歲涵芬樓印續古逸叢書。中有幼槃文集。借吳縣潘文勤家藏本。摹影以傳。其書字畫精雅。筆意蘊藉。與浙本之方嚴。建本之峭厲者。迥然不同。蓋撫州鑄工。與余所藏方言爲近。蓋即日本向山黃村所藏。楊惺吾在彼中得之。回國後以歸之滂喜齋者也。卷尾附楊氏手跋。述得書源委至詳。余取之校堯圃鈔本。自丙子端午後起。携入香山雨香館中。校竟三卷。遂爾輟筆。今春南游吳越。載之行篋。時理升鉛。清明北還。入陽臺探杏。住清水院者六日。始得歲功。十卷之中。正訛補脫。約得四百餘字。其差誤最甚者。卷三末竹友軒詩十四韻。乃誤入讀莊子內篇詩內。貫時軒詩後七韻。乃誤入竹友軒詩內。讀莊子內篇詩後四句。乃誤入貫時軒詩末。此三首互相屏亂。不可爬梳。若不觀宋槧。殆無由釐正矣。又詩句下自注。寫本往往奪失。如卷一喜劉世基至。脫注二共二十一字。卷二游安樂寺。脫注十一字。卷三貫時軒詩。脫注十二字。卷五登擬峴臺。脫注八字。卷六次無逸韻。注二脫二十六字。又宋本於句下。偶注異文。鈔本亦不載。如卷二送朱登仕告老弟二聯。下注一作又不能強顏。題尺依寄奴。是也。其次第小異者。卷五觀基喜晴二律。宋本在蔡師直畫山水研屏下。鈔本乃在春寒後。此雖無關闕旨。然足見傳錄既久而差失益多矣。按苗序謂得幼槃善本於其子敏行。敏行逮事其父。詩律有典刑。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然余此本卷三後附錄題臨川王右軍墨池

詩。七古十二韻。云據能改齋漫錄增是公之詩文。或遺佚尙多。長訥編訂時。網羅疑有未盡者歟。丁丑三月十九日。藏園老人校畢記。

明刊孫樵集跋

此孫氏經緯集。明末吳騄與劉復愚集同刻者。半葉七行。行十六字。版匡四周雙闌。惟每葉陰陽各自爲闌。前後不相連屬。視常刻爲異耳。前有鐫唐孫樵經緯集記。題天啓乙丑蓮花生日吳騄于字祖堂滌硯濡毫正冠稽首製。善本志作吳騄字祖堂序名既誤。書又以祖堂爲其字益舛繆矣。次錄樵自序。目錄下題明吳騄重訂。卷三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十末。咸有乙丑春吳騄考訂鐫於石香館二行。卷尾有舊人朱筆題識三行。文曰戊寅七月廿有二日。李家堡仲氏塾中句讀卒業。時秋蘭開十二枝。涼雨新霽。香巖記。鈐有盱眙王氏十四間書樓藏書記朱文印。按可之集。有宋代蜀刻本。與余所藏司空表聖一鳴集孟東野集行款相同。友人朱翼菴曾有藏本。涵芬樓已印入古逸叢書矣。海源閣亦有一帙。余於津沽一見之。以諸價未成而罷。明正德有吳中王文恪家刻本。見丁氏善本書目。此天啓吳騄刻本。雖時代較晚。而流傳最稀。近世藏家書目。惟丁氏善本載之。餘皆傳鈔本也。余昔年於廠市會觀一帙。以懸價過高。命小史映錄一部存之。茲來秣陵閱肆。忽見此帙。亟以廉值收得之。閱卷中印章。知爲盱眙王氏十四間樓所藏。余於己未夏。薄游高郵。曾登樓披閱竟日。時全書萬餘冊尙未散。其中雖無宋元古本。而舊鈔秘刻。亦頗有之。後爲市賈捆載至滬市。余指索諸書。皆不能得。此亦其一也。不意區區小集。十餘年後。仍展轉以入吾手。古人所謂書緣者。殆足信耶。第有不可解者。壬子在海上楊惺吾家。曾見所藏孫劉二集。云是吳騄合刻。惺吾盛稱此書罕秘。慎勿以版式粗陋而忽之。并影刊入留眞譜中。今以此本與譜核之。版匡行款。咸斟若畫一。而目錄標題。作孫可之集。下署明黃燁然黃也剛同編輯。較此本迥然不同。豈吳氏石香館刻版後。移歸黃氏。而改題姓名耶。非然者。同時不應有兩刻本。即好事者覆雕。其字畫豈能酷肖如是。異時倘得兩本並案而觀。庶幾一決此疑也。又余曩時讀可之集。曾假得鄧孝先同年藏何義門手校本。迨錄於覆汲古本上。又以顧千里校本參証之。今宋蜀刻本已由涵芬樓印行。而余又適獲此本。行當取蜀刻校於此本上。庶能折衷以歸於一是。蓋宋本雖古。未必可盡從。明刻雖晚。亦不無可取。是要在善校善讀者而已。丁丑三月二十一日。藏園老人記。時方冒風游極樂寺看海棠歸也。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清明挈劬子孝陵衛看花並至二道溝

秋岳

條風迴春姿。絕磧亂紅碧。美哉蔣山花。不負十年力。孝陵當門樓。雲錦意似織。吳岡若門富。千樹翔山額。櫻為雲淡蕩。桃作火赫奕。如張錦行郵。承以紫霞帟。四邊春濛濛。天亦失正色。一川真窈窕。哀繡見襃積。千年蘇召翁。再來途豈識。

靈谷涓涓泉。浮花稍南注。窪池著略約。幾樹炫芳霧。臨流緋影合。鏡榭綠意度。於焉啟神界。化樂得安步。相隨稚顏融。寒盡出秀句。候蟲乍聞聲。鳴蟬未容賦。少俟黃鸝音。乘時作韶護。樹間鳴蟬若香山之琴

明日仍雨王超凡約游爛柯山午飲山寺再次前韻

晨興作急裝。縣侯有夙約。超凡方相携。渡澱水共踏柯。

國風週報 第十四卷 第二十六期

采風錄

五九

巖石法筵張。午飲山雨滿。香積石梁卧。雲際隱隱見城郭。昔人爛柯地。木老風策策。短世類橫陳。從來蠟難嚼。吾生幾棋局。棋罷何所獲。冷笑旁觀人。臧否紛塗澤。惟將詩眼青。慰此頑山碧。歸途定轟傳。縣侯享吟客。

三數日間微雨昨夜大雨人心一定再和曹使君

元旦之作

堯生

詞筆無能重美成。近製數詞皆不佳荒年舊識應哀平。黔中風雨知春好。白著江淮校蜀輕。對酒遠思橫梁氣。穿花新聽賣錫聲。歸心不奈輪生角。無車可雇盡赴成都花會矣為訪藏書項子京。乞訪經巢所著

羅痕公園

季新

劍掛墳頭草不青。又將拂拭試新硎。紅旗綠柳隨眸見。鳥語笳聲徹耳聽。松鼠忘機隨散策。花鵝貪餌逐揚鈴。春來萬物熙熙甚。那識人間戰血腥。

奉和纓衡答秋岳之作

仲恂

花伴春來客。不歸題詩漫。寄草堂。扉平生。稷契愁何濟。
方駕曹劉願。已違裁就。芋桑應著本。圖將巒壑幾。寒衣
眇思玄。味誰酬。付耐取。寒宵斗宿稀。

丁丑元夕

子威

春燈賭勝記。分曹笑向東方奪。錦袍落盡梅花詩。夢冷
寒開雲海月。輪高霓裳天。寶聲銷歇。敵騎崑崙夜。遁逃
安得兩三吟。侶共攜尊來。泛楚江。知。

次韻曹使君答秋岳之作

元凱

客中書少最思歸。為學深知更掩扉。南去月明千里共。
八西來風會寸心。達軍流再熱歌。紉扇經學前清。首布
衣古義親交能不薄。陳思品第建安稀。

題韓蘄王翠微亭題名拓片

寥士

題名同是翠微亭。勝地齊山紀夙經。亭在齊穆池州翠微

痛之乃於靈隱建此。已隔死生隨感發。同懷忠義獨冷

潺漫云游息。垂深意忍說風波。隕大星寒雨荒碑靈隱
路待誰恥雪小朝廷。

貽先自遼左還江南道出沽上為余留十日歌樓

話別口占贈之

病樹

衲衣乞食韓熙載。皂帽投荒管幼安。廿載交期十日酒。
可堪重覓少年懽。

鄉邨即事

伯臧

高廩黃雲望儼然。此鄉收穫信由天。疲農一歲租庸了。
又急村童上學錢。
家住湖塢倚短陂。魴魚鱸尾幾人知。漁師莫浪施罾罟。
已是天寒水涸時。

八聲甘州

為汪仲虎丈題
還來涉趣圖

榆生

撫蒼松共此歲寒心。羈棲舊王城。認平生志業。朱雲折
檻。劉向傳經。擊筑聊歌。變徵幽咽。不成聲。一自珠厓棄
撲面塵腥。曾是滄桑幾度。且閉門卻掃。息影全形。愛
朝來攬鏡。玄髮尚千金。慣招邀一時名。俊醉醺醺。相與
慶遐齡。饒真趣。玩壺中景。賦罷蘭成。

菩薩蠻

小魯

嚴城遙夜秋深後。瑤階玉露霑衣透。遠戍動悲笳。人歸
星斗斜。寒雲疑釀雪。燈火明於月。歌舞憶江南。紅樓
鴛夢酣。



凌霄隨筆

(續第廿五期)

別又數日，想見鈔胥之苦。劉果敏碑文，頃筠老已交來，舍弟與雲秋等所擬議，似不盡然，一笑。此稿請即寄省卿太守，如有眷口尚未行，并可以此寄樸公，并乞先生致樸公一書，爲述鄙意，便不加函作鄭板橋字也。上已碧浪湖修楔，會者數十人，君不可不一作鯽魚，午刻必到，肫甫如回，亦望邀之。此頌箸安，並候回札。

前奉惠書，兼辱賜山谷老人所書朱榻，時正以洋鬼子入城事鬧得天昏地暗，不及裁復。昨又承教，宜若可稍稍披露所懷，用塞天末故人無窮之思矣，而孫黃求升，忽忽告別，復不能較張胖子洋洋灑灑，下筆千言，殊自愧也。大詩別紙錄還，杜老所謂「得失寸心知」者，蓋天良不昧之說，公於此升取盈三百萬金後，方悟鄙人非引誘良家子弟耳。掘升之欺，打老虎之鎗，均由局一律籌寄。李廣文者，爲之神往，何不聞公早言及，亦豈新交耶？賤子不日有鄂滬之游，惟萬不敢與張胖子同舟，合併聲明。

前解洋二萬元，想荷察存。日前李司事至，復承書教，並悉近狀，至以爲慰。買米一節，已經總局辦就，仍令李司事押回，一切可驗文照收，惟全州之米，家君言，已准桂撫來咨，不便出境，蓋粵西亦有偏災之故耳。似此則全州採米之舉，已有難行，嗣後宜于何處購取，高明必能籌及也。惠示明隆之法，足徵苦心孤詣，惟此間聞者咸以爲疑，殆謂五金之升與石炭有別，且中外皆少此顯豁呈露之辦法，老人亦遂不能遙斷。竊念公家之事，不厭求詳，辨難討尋，其理益出，如公等之雅量高致，有定力而無成見，則可深知而篤信者也。百吉坵升已定委黃脩原及祁陽之歐紳主辦。脩原須節後偕升師卜定，請以此轉告仙太守知之。其所薦陳趙二生，即暫存備用，或無不可。脩原之徘徊，譽者謂爲老謀深算，毀者謂爲老奸積猾，先生以爲何如？機器已託人在滬採購，惟升師尙無至者，頗深焦灼。餘容續布。敬叩節禧，不具。

臘中奉檄教，以專卒急返，未及裁答，方以爲歉。

新詩鮮秀名貴，不獨無豆腐氣，亦無鑽茁氣，退之所謂天葩吐奇芬，庶爲得之。具此好懷抱，不禁且羨且慕也。頃又得書，則專言升事而無詩，明礪主人竟獲此奇效，以張湘升之先聲，而關言者之口，何快如之！然諸聞之者多不以爲經濟過人，而以爲福氣出衆，聞之代爲不平。執事聆之，亦當大笑億千場矣。尊嚴去松柏市不過十里，家公還節時自當往視，但祇在尊局一便飯，千萬致龍大令，不必供張，致開此端，滋流弊。上年出巡，沿途皆不用燕菜，不用新繡花鋪墊，無不照辦。龍大令盛意雖殷殷，家公請代爲轉致，毋稍過費，以符儒素之風也。匆匆奉復，敬頌助安。

別來又已幾載，滄桑之變既已至此，復驟值先公大故，通天之罪，萬死何辭！獨幸東南粗安，於去冬得畢葬事，差足慰故人之懸懸也。先公既萬世不視，而在湘孤懷苦志，即厚愛如先生，亦有未能深知者，俟是非粗明，謠誣漸定，乃敢出而示人，想公亦以爲然也。先生所治之升仍極盛，功績如此，處約如此，乃荷降賻有加，感泣何已！世變未已，何時可圖相見？人便草布謝忱，兼頌眠食百福。

一昨奉到由長沙寄書，藉稔逸興豪情，依依如昔，仰慰無任。大著重付精刻，急欲先觀；交郵局附寄二三冊，不過費數十百錢耳，敎官雖貧苦，亦何必吝此區區

，俾吾望眼欲穿哉？下走歲時偶託吟咏，未死餘生，聊以遣日，復安知昔有甫白，今有稅鼎者，然評論至公，卒無以易也。至高懷摯情，輒引吾鄉穆堂翁之言，非三十年素心老友不能及此，但頗怪公何所見聞而云然？豈有長沮竟不知桀溺，巢父反致疑許由者耶？獨家與國相關身與羣同禍之故，實不無幽憤悲哀顛倒展轉於其心，旁觀者或據爲熱中之根株伏於隱微，遂推爲誅心之論，則走固有不得而辭矣。證之賢達，其謂我何？江南爲腥羶徵逐之場，亦爲雲水棲游之地，見仁見智，各從其適。閣下既戴堯天文入羿轂，學租不遁，升砂不竭，終難自拔，要自有一倚門斗，一付子弟之良法。我輩皆已爲五六十人，此生能幾相見，雖有巧歷，未許逆料，安可命駕逶遲，不來話六朝烟水耶？嗟乎，嗟乎！公本招隱之旨，走語好游之方，孟子之囂囂，莊生之相視，亦道真之所存也。復訊吟履，伏維亮鑒。

久不通問，伏承道履勝常，撰著日富，至爲跂仰。走以毛布政兄之官肅州，日前抵漢上話別，惜公不及與一溫三十年前同游祝融之零夢也。有年家子王咫孫大令，以一官列珂鄉。其人學有根底，頗能憂憂獨造，因公喜得端士，宏獎風雅，故特介紹，乞隨時進而敎之，知必相得益彰也。匆促草訊近安。

以平生最敬愛之人，至累歲不通音耗，公亦當憐其

插足埃壤，非復人境也。今於鄉里之役，昔所謂貪嗔癡愛，已變爲割斷決絕，雖鄉人強督，猶諡曰名譽總理，然此心既與之割拒，浮雲舒卷，亭亭自如，庶可從此稍理故業耳。公之起居，時時旁聞于湘士，道堅而吟興不輟，極慰跂仰。惟頗傳去歲有鼓盆之慟，猶未敢遽信浮論，久之似非訛謬，用寄一紙幃，寫拳拳，又冀公歲寒朝澈有以自廣也。走僑寓江介垂十年，得詩不下七八百篇，亟思就正，有所去取。公儻能於秋爽江清，翩然過我，一抒積愫，何幸如之！世中事不欲相溷，維努力葆衛，不盡百一。

疏懶之習，老而彌甚，未及數通問訊，知我公亦視爲固然，不以爲怪也。前奉惠書暨名父子唱酬之什，灑然如挹珠泉，湔滌腸胃，趙提學猶嫌有教育家氣也。秋深鞠黃，想吟興當益舉。所惓惓不忘者，公能偕湘綺老人一來觀江南風物否耳。今冬爲公七十生日，義當獻鄙詞爲壽，惟方爲人傭，益敗佳趣，或難急就以應令辰，要決以詩文補祝，博公一笑。下走自僑居白下，約得詩千餘篇，好事如鄭蘇堪者，挺任選政，而吾鄉李夏之徒，復抽資付排印，念此舉便利，有可慰師友間如公輩之欲閱吾近稿者，亦遂聽客之所爲。大抵歲杪可竣工，再寄公評論也。時局愈危，不敢縱及，惟爲道珍衛，不宣。

日日思見公，旣不獲，遂并書問及欲有以娛公之文字亦迄今無以報，頽懶之性，老而益堅，知公必且笑且恨也。湘變粗定，方圖善其後，達人閱世，觀微觀妙，儻有感行造端寓諸吟咏者乎？續集所得，極盼披諷，以

謹世載前閨寂館共老友挑鐙况味也。下走流寓江南十
年矣，鄉人好事者強取八年來長短句釀資付印，頃已畢
，因便寄呈哂教，不吝摘削，尤符夙願。匆促即頌道履
吟福，不具。

日前奉復書，若於拙稿有偏嗜者，此由公氣味習慣，遂忘其醜，或出諸面生可疑之人，恐公亦持湘軍主義而排洋鬼子矣，茲因恪士之便！仍帶呈八部，以備布施。公明歲擺落升事，尙冀一來游江南。吾輩皆垂垂老矣，以三十餘年性命文字之契，不可不再圖匯聚快談，以爲五百年後之紀念也。此語并祈告芷蓀順循諸子爲荷。勿頌著安，不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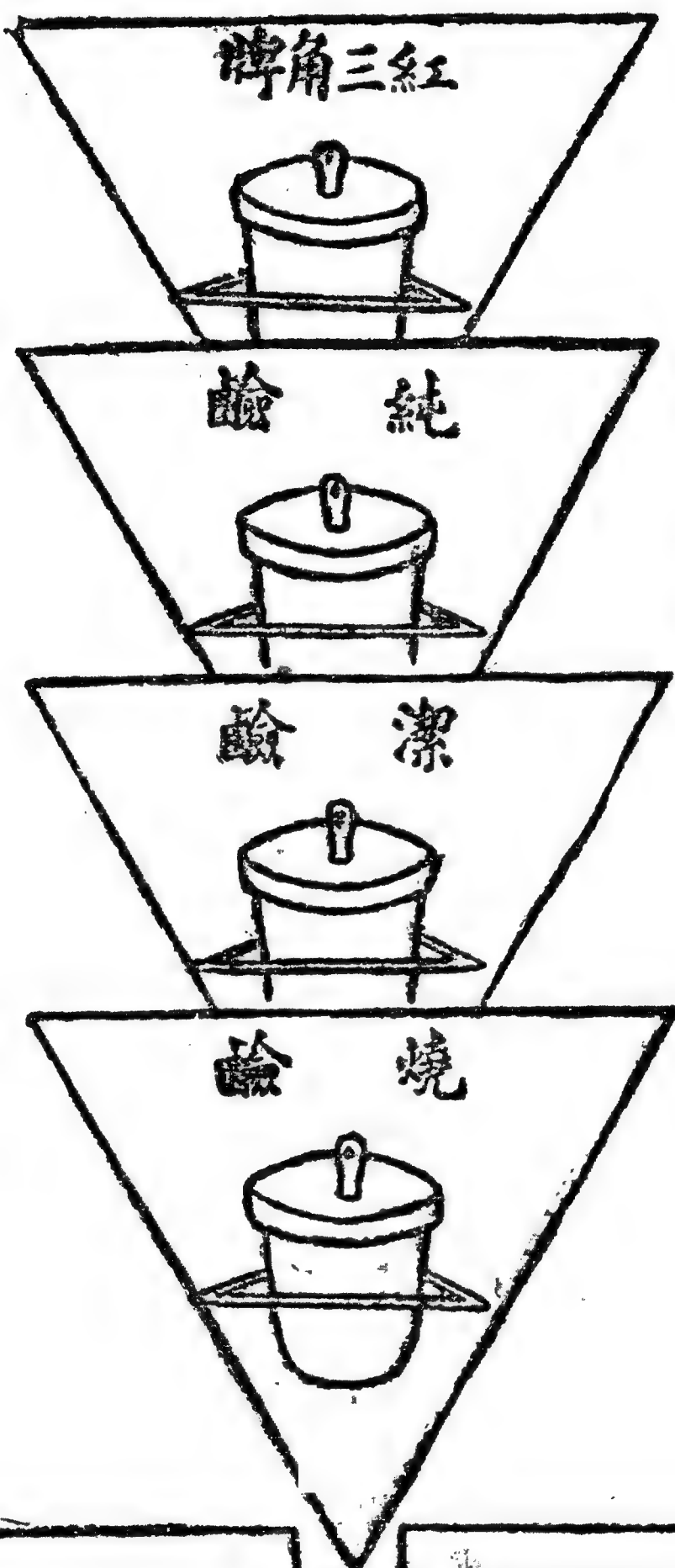
易世以來，消息隔絕，近聞山居頤養，撰著日富，無任跂仰。賤子避兵海上，倏閱三載，禍變彌張，地維且裂，愁吟偷息，有不可終日之懼。萬劫悠悠，而不免時縈心魂者，惟故交老友如公輩數人耳。頗欲及衰朽未甚，於一二年內與公話舊聯咏於湖湘間，第不念天時人事何如耶！梅根行急，略草數行，藉訊起居，惘惘不盡。

情懷若揭，至可誦覽，兩人交誼之厚，投分之深，亦於此覘其便概，其間以諧謔處，猶徵莫逆。

「附識」頃聞散原老人談及，四覺草堂奏議詩文集等，右銘先生逝世後，即謀彙刊，會發見詩稿（二三百首）毀於鼠蝕，因而停頓，耿耿至今，茲仍擬刊行，詩集全稿既迄難補齊，當就梅君遶錄者附入云。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way Process 製造
純鹼 潔鹼 燒鹼 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
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
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
貨同業幸賜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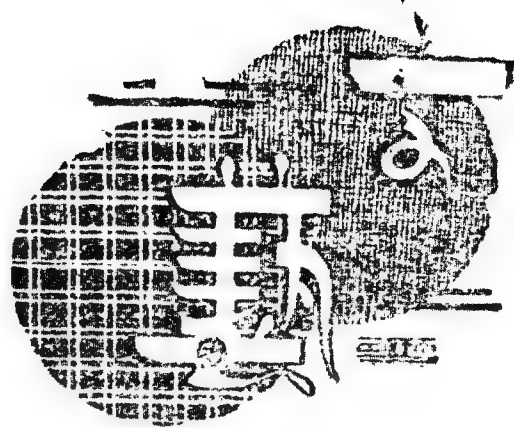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總店天津法租界三十二號路
電話 話三〇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江蘇省卸甲甸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
香港長沙重慶
福州南京遼寧
及全國各埠國
外日本南洋均
有專行經理

Ash Bicarbonate Caustic

MANUFACTURED BY
YU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TIENTSIN. CHINA.



旅行的故事

嚴文井

車開行不久，旅客們就得忙着如何打盹了，同車箱的十幾個××大學工學院參觀團的團員們還依了在校時的習慣起先在換睡衣，戴壓髮帽。他們佔領了車箱的大半截，在這區域中我是唯一的一個生人。由于他們熱心的佈置，我就記起了胡先生臨下車時那有趣的提示。

「三等車也一樣有臥鋪，假如出門的人心寬多，你看——」那位跑路的老資格抿了抿嘴，眼光向那懸着的行李架飛了一下。「可是萬事全仗機靈，人家佔先就不談了，別看那樣子，把你大衣蓋上，真比在被窩裏還甜……」

果然不錯，我攀鐵桿站在椅背上探視一下，那全部價值就標明了。我爬上去，躺下的空剛剛不多不少，我的腦袋微微觸着我網籃，使勁伸一個懶腰，腳才抵着車箱盡頭的木板，而且够寬，邊沿又較裏邊高，留心一點打滾是決不會掉下去的，我躺下了。這發明很好，參觀團員們翹起頭來看。

我十分得意，這遭遇是新奇而且富于滋養的，處處看得見金子的鑛苗，暗土上都充滿了貝壳的紫紅淡綠的寶光。我記起了那些送行的孩子們

，于是我沉墜入他們天真的笑容裏去，夢一樣的，我看着那些驚黃色的輪船，古味的敞蓬馬車，黑的街，亮的街，明燈，街樹一串串的飛動着過去，一股溫暖的太陽的暉彩填充于我幻想的空間里，我繼續下去，范，康，及弟弟還站在一塊固牢的地上，沒有動，我看見他們扮的鬼臉同神秘的手勢，「等車開，陪你的車幾步，一定，我們一定……」像三月的風在從林內一樣的鬧着，逗着，等累了，他們又去坐在黑暗裏月台上的一隻大木箱上去，呆楞楞的縮瑟在那角裏，哈哈，三個傻子，寒夜裏的三隻大老鴉一樣，他們指點着暗天，廊柱，小手車在不知談些什麼。他們一會迅速的跑到車窗下來看看，完全的童稚氣，圓眼的百靈鳥一樣滑稽的樣子，是的，參觀團員們都陰陰的在笑，一重濃重的發散甜香的霧雲包裹住我們……

我稠厚的睡意忽然在這地方被一個騷動戳破了，我睜開眼，下面釘着查票員，及一串全副披掛了的路警正在執行任務，我就沿鐵桿溜了下來。

我一落地，那查票人扁身過來了。大概他已有了一個假定，再從我的年齡或者一種什麼態度

書報簡評

魯迅先生回憶 陳學昭

我第一次見到魯迅先生是在北平，十四年的秋天，是他的一個熟友領我去的。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印象，在那時我早已讀過了他的「阿Q正傳」等，見了他之後，我好似感覺到有點失望，因為在當時我年輕而幼稚的腦子裏缺少現實的人生而只有怪誕的思想。可是我所見到的魯迅先生如平常的上等人一樣，很有禮貌，說話很客氣，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怕與古怪的地方。如果人家不早在文字上說到他的頭髮如何長，我也不會覺得他的頭髮有什麼特別。

記得有一次，我正在魯迅先生家裏，一個穿着布長衫的矮小個子的男子，來訪魯迅先生，這人的頭髮式樣，走路姿勢，說話神氣，學得都那麼地像魯迅先生，使我十分出驚。不知的人還要以為那是他的弟弟了。魯迅先生馬上立起來去招待這個貴客。後來，人家告訴我這個人就是長虹。

十七年秋天我從法國回來，魯迅

上起成他的信心，睨了我一眼，打鼻孔裏問：

「是一起的麼？」

他腦袋向坐着的學生們偏了偏，他很自負于這判斷，雖兩條眉毛緊蓋到了眼睛邊，却不看我，不似專心在等候回答。我思想掣了一下，有一個好笑的問題，我想我不買車票，這裏就有了一個機會，如我試試成功了，或者以後可以誇說我這旅行完全是吉卜賽味兒的……

可是我沒有先知的能力可以知道同車的有這門一個參觀團，不過我真有了這能力我就不幹了，胡鬧是怎樣危險的勾當啊！因為在我還未開口時，就有兩個旅行團員搶着叫喊了，那是一個急燥的聲音。

「不，他不是我們一起的。」

我把車票交給了查票人，就了他們的抗議，省去了我再找補別的言語。

查票員在票上面剪了一個記號，再睨我一眼，帶領一行人出往後面車箱去了。

當我再爬上行李架的時候，車的行動慢慢有點改變了，金屬的敲擊的聲音特別加大而且拖伴着一些增置音了，蠕動得像一條驚惶的蚯蚓，彎着背急遽的一弓一弓的爬走，吹哨聲也似乎加多了，刺耳異常，像在吊嗓子。

我剝一條香蕉吃了，感覺蓋在我身上的睡意已被揭掉，我好像有點過度的不正的清醒，就打開了那本綠色記事冊，預備亂畫幾句話，一個句子一跳，停住了我的眼，那是三月二十七，我在自己的那張小書桌上記下的。

「一九三五年春，我將有一個單獨而且驕傲的旅行。」

即刻從這句子上溜過一隻眼，含一種侮蔑的意味在眨動，是那個高瘦子查票員的眼，做什麼？什麼意思？……我搔搔了一下腦袋，然而止不住一個纖細的聲音的鑽出，那腔調存着疑問的味兒，「他不是我們一起的，他不是我們……他不……」

是的，我懂得了，我是在為這句話煩惱，一點也沒有，我只得讓牠擴大起來。

這句話如同一支鑰匙，一支古怪的鑰匙，給我開啓了一扇華飾的門，這門通到我那自足的美麗的夢幻用以來化裝的後台，從其中我看見很大很雜亂的一堆道具，多得不可數計，但細細一檢點一挑選後，剩下的又何其少啊，那斗室裏除了一包煩憂的黑色布幕之外，又虛寂空蕩，毫無所有了。

一口古井的寧靜還不可避免為一粒砂子墜落引出一微看不出的漣漪所破壞，既已碰着百足蟲的觸鬚的手怎麼能希逃掉那兇毒的一整呢？於是我心上那一層滋潤的油脂輕輕裂了一道口子，一陣酸液從那裂縫中浸進來，盡力燒咬我。苦痛中，我髮髻看見一隻海船的起碇，攸徐的，那些五種六色的彩帶終于一根根斷了，船脫離了與過去勾連的一切關係，進入到渾圓深藍的大洋中去了……

于是我認出我離別了我的昨日，照一個人成長時必生鬚子那樣受自然強迫着變化的例子，正在航行到一個大的海洋中去，這個一時新鮮而以後永遠留着除非死把你帶的奇特的海洋，別人稱牠為「職業」，起始給我辨識了悲哀同孤獨，但有什麼法呢？我只有咬咬牙，以外是無可為力

先生與許先生住在上海開北景雲里，與建人先生夫婦同在一座宅子裏，我住在他們斜對面的沈夫人家裏，在那個時候我差不多天天可以見到魯迅先生，因為我吃飯有時在沈家，有時在周家。魯迅先生飯前慢慢喝一盞酒。我是不會喝酒的，而且他也知道我愛勸人戒酒，可是魯迅先生歡喜勸我喝酒，說少喝一點，對於身體有益等話。吃飯的時候他歡喜說笑話，但牠的拘束有時使發笑的地方減色。在這裏，不熟識的人容易誤認他為自尊心很利害或是很驕傲的人。

魯迅先生不講人的壞話，他對於弱者的呼聲是最易感動的，所以在他作品裏處處都反映出他對於弱者的不平鳴。有一次，他對我講起白薇女士，他讚揚她，說她很利害，很能吃苦……，最近在「大公報」上看見將逸雲女士的「白薇女士訪問記」，得知白薇女士也曾受到過魯迅先生的鼓勵。受到魯迅先生鼓勵或幫助的人，不止二，三個人，不過世情惡薄，許多多受到他援助過的青年，大都不肯記着他的好處，或竟恩將仇報。

這次我回國後，一共只見到魯迅

的。

我應得講我是在最後一站才被傾倒出來，我到了北平了。

職業是在勸身前接洽妥的，下車站的第二天我就開始了服務，在中海內一種文化機關的協會充當一名校對。這協會工作的分配是很均勻的，裏面有兩個上司，我同一個姓張的書記是兩個屬員，另外還有兩個聽差。因為上司多一個的緣故，所以屬員的事就要複雜一倍，那張書記在抄寫公文之外還兼管會計庶務。我的工作就這樣：早晨替一個上司抄信封，下午替另一個上司校對四份公報，餘外就編編消息，寫寫廣告式的書報介紹。照說我屬於後一個上司的成分比較多一點，所以每星期還有兩次他派遣的外差，上各處去搜尋他文章裏所需用的材料。

這工作有一付文雅的外表，骨子裏却陰險狠毒，正如一個滿臉刻有笑紋的老政客，明是要吃掉你却擺出一付親善的面孔。牠好處是並不一定需你心跳亢奮，而且絕不需你筋肉緊張，汗流如雨，給你安穩平靜的坐在一隻椅內，拿一隻不到一兩重的筆，看一捲脆薄輕軟的紙，看起來是何等的舒服，然而在不聲不響之中，牠却吞吸了你的青春，給你正直的脊骨慢慢烘曲，給你明亮的眼晴慢慢磨得昏花，直到你完全成爲一個卑馴的奴隸，直到你的角與蹄不堪再使用爲止。

我對面那長子書記就說明了牠十年所做出的最普通的成績，使他站起時也如同在坐着，因為他坐的姿勢已凝固在他背上了的緣故，假如在遠處我看見他側身而行，我的天，我簡直是看見一面弓在那裏移動了，但那又是怎樣一支弛鬆的弓

呀，他眼睛皮像墜了一個秤錘一樣的，老睜不上去，成天打呵欠，我這還只形容了他的背及別的一點點，就這，已經够多了。

可是我沒有關心十年後我自己的模樣，因為我是年青的強健的。我有點不安分，在爲自己依照從前的習慣不能過得合式而難過。

在家時我有一套了不起的本領，我會表演，用這玩意可以很容易的獲得一批同情，一批憐愍，雖然實際上我並不是一個最歡喜在父母面前撒嬌的孩子。記得我爲求得少背誦一課教科書的緣故，我就不動聲色的喃喃念着，暗地却把聲音降下去，裝得十分疲乏，好像按住了許多呵欠不打的神氣，但仍然頭也不抬的現得在專心一意的用功，一會，終於引得了娘的注意，騙得了她的一個愛，就心兒子的勞乏，自動的下了一道赦免令。

然而在桃樹上尋覓蘋果，馬卵石內剖求美玉該是多幼稚的錯誤呢，我解釋，表白自己，想從這些永遠不會熟的人的嘲笑裏看透一點友誼的諒解的光輝，來給自己並不大的企望一個止渴，因而弄得遍身癢痛，有誰可以承受這抱怨？只有自認活該罷了，因爲這企求在他們看究竟是一種過于狂妄的胡想，完全非分的胡想，不善于運用適宜的止息，碰壁得多一點自然不是一件太稀奇的事。

這裏有一則不大動人的小笑話。

是爲了我的襪子的緣故，初到北平我感到那些路特別長，隨便一條街也得一刻鐘才走得完，出去辦一次外差就是很好的一次競走，好像知道我不會縫補一樣，一雙新襪子不到兩個星期就很高興的自己開了一個窗子，越是怕牠破，越是窟

先生三次，一次是去他們的大陸新村

寓居訪他，他隨便的問我些在法的情形。魯迅先生是很瘦，而且也老得多了，可是我沒有說出來。第二次是我請他們與建人先生夫婦，沈先生夫婦在一家西餐館午餐。第三次是去年九月裏，也是最後一次，我到上海聽說他生病，就跑去望病。許先生在客室裏與我談了一點魯迅先生的病情後，領我上樓去，他躺在藤椅上，見我進去就立起來，經我再三說他才復躺下去。他說話的態度一如平常，說得很快很快，好似要把許多的意思在很少的話裏表達出。

魯迅先生是個神經質而怕羞的人，因此，我覺得大而會說話的人，對於魯迅先生是特別能夠接近的，像對於所有怕羞的人一樣。長虹的事情就是一個證明，或種大而而投機的青年，利用了魯迅先生的個性而爬上了文壇也不止一，二個人。我說一句明白些的話：得過魯迅先生最多幫助的

際出來得快，我毫無抵禦的方法，那小窟窿就像淹水時堤壩上的一條裂口，一會功夫，就長大得出奇了，我的木領只容許看大水漫漫而入，頂多儘量不使腳後跟那個洞露出鞋幫外來省得進風，牠一出來，一雙襪子就毀了。所以我常常爲襪子抱怨，有一天那個小個兒山東人的上司聽見了，問：

「子怎麼樣了？」

「呵！真糟！太不經穿，一會兒一雙新的就破了。」於是他就把情形前前後後都跟他講了，述敘時我的態度非常認真。

他聽完了微微一笑。

「唉！是真糟！你下次先託人縫兩層布底在下面看看。」

這一協會因這一句話都開了心，我臉上火一樣燒。

我漸漸發現我是正在一個仙人掌，白毛掌，與霸王鞭混着生長的林子內遊行，才覺得依我自己那一套固有的度量衡標準來量度計算這圈子內的一切是有點不合式了，我沒有能力逃躲這許多芒刺，我發現自己的錯誤已經遲了。

我略略顯出一點躊躇不安的模樣，于是有一些東西就預備乘虛而入，用意大概是爲了拯救一個年青人的沉落。謝謝我的倒霉的好運，明白一點說，一些善心人忽然施捨了我幾十頓格言同處世的法則，給充作一付刷洗未染色的心上所蒙的「愚昧」，灌輸在這當中挺立着過活的「機智」同「式範」的兼瀉帶補的特效方劑，但那于我能有什麼用呢？我並沒有一瞬想到停留下來跟這一批莊嚴的市儈講價，真是無可奈何，壞的是人不

該有一個思緒繁多的腦子會做一點夢，壞的是還有那些熾不盡的古怪書在四處流行。這人即令發瘋了依從他們的話試一試，從他們胸前的那口袋裏接受了那贈與，結果，徒然只使他如一個樸訥的村夫赴盛筵一樣手足無措一場罷了，列那狐的忠告同接待豈是容易接收的嗎？

我只談格言裏兩個最常見的角色與我發生的一點糾葛。

我看到了那上進的人奉爲金科玉律的「勤勉」，那個山東人爲了這好品德的緣故，下午五點鐘下班時他故意延宕不走，使他的屬員只得陪他坐着，義務加班一點多鐘，但他並不是一個笨伯，他可以從容撈回他的損失，一點半上班的時候，別人都來了，他却不出現，一直到屬員們提心吊胆的幹了兩個鐘頭後，三點半或四點的時候，他來了。

我也撞見了那成家創業的「節儉」，有一位紳士曾經很有興趣的告訴過我一些科學的廢物利用法，猶太人的滑稽，及大企業家與美國人的人生哲學的關係。他了我前途遠大的緣故，還特別提醒我自己處理自己一切的重要，及社會上應付的種種繁難，約略的他就以一種萬分信任我的態度小聲音透了一點他的家境給我聽。當時我很高興，後來我就有點不舒服了，也許是我疑心，不然就是湊巧，原來那天早上有過一人向他求助，這消息我無意得自他一個朋友口中，而我呢，出門時是恰恰穿了那件過于不華麗的大褂。

我才懂得了這世界上惡德如此多的道理，我不願陳述那些王侯對竊鈎的盜賊的斥罵，及那些雄辯雄蜂所溫佈的工作大綱了，這一套東西連我

人，也是利用魯迅先生最多的人。所以去年當魯迅先生的時候，在別人看來沒有資格痛哭的我（我既不是他的親屬，也不是他的得意門生），我真大大地痛哭哭了，想到這位生活一向很苦的老作家，多少人利用了他享受了榮譽與安樂，而他這樣地死去了。

魯迅先生的性格在他生前已使他吃了虧，但這個輪不到我們來批判。我們不能對任何人要求絕對的完善，我們對於這位作家更不能這樣要求。幸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不急切需要一位聖人，只要能夠引起青年們中自覺與反抗侵略者的意識已經夠了。那麼魯迅先生的大部分作品是能夠擔負這個使命的。

魯迅先生已經死了，我們該多研究些他的作品，把他對弱者的同情心，對強暴者的反抗精神擴大開來，才是我們後死者的責職。無論如何，就是魯迅先生生前思想上的敵人也不能否認他是代表我們時代的一位作家，而青年們愛他比愛任何人更甚。

的腑臟都給塞進了疲乏。在我沒有找着駱駝的糞跡時，我脚步的攙搖同口唇的乾枯免不得又令我對這無可減輕的負累悲觀起來，假如不是我身體的強健同夢想儲積得還多，我想我這跋涉的支持將是一個艱難的磨練。

我于是從來往的信件上的反映看出我的一點變化，我考察出我收到的那些信件連連對我表示不滿的理由，是我以先沒注意的，原來我寄出的信件都變了形了，文字沒有燦爛的彩色同詭譎誇張，乾巴巴的只像一撮窗上的土，我性情裏僅存的一點談諧也為麻木代替了，更顧不到趣味同雋永，幾十個簡單枯燥的字排列了一下就是我一封信，那門貧乏單調，無精打彩，一付敷衍塞責的神氣全都擺在外面，也無怪他們不知怎麼一回事了。

其實我本身的情況也就和那些信一個樣兒，幹什麼事都是呆滯，簡單，而且貧乏。我的痛苦是隱匿的，我的生命力幾乎被殺戮，因為我沒有找出那損耗我的摩擦物就是赤裸裸的現實，看我那時的信念便可知道。我的記憶中，有一隻貓，一隻在深夜裏獨自行走的貓，我不敢說我同情這小動物，我寫過這樣一段話：「貓的哲學藏在牠的行動裏，牠快樂，然而也苦惱。爲了一條瘦小骯髒的耗子，牠得一獨個屏住氣息，在空寂的寒冷的黑暗裏守候通宵。」我承認了孤寂存在的權利，另一面也是因爲我看到的這一圈並不比未開化的初民有多少強過的緣故。

我感覺我是孤單的，事實上也是如此。不久，我這旅行有了一個由十尺到一丈的變化，我由那協會調換到一家圖書館去。

關於這新站，我不想談得太多，一切人間醜態，卑劣的世俗我已從頭一個職業裏領略過了，因之對這差不多的戲法我就不大願浪費我的感情來增加我的苦惱了。

我不忘的是這處所給我機會鍛鍊我眼力的好處，在由這處所得到了個廣大的「人的展覽會」的免費參觀。這國度裏被時代烙上了火印的各種人都縮小了比例在這裏出進，憑了方便，我可以接近他們，認識他們。聽到看到一些特別的故事，令我神往。

我也就近看到了些美觀的有派頭的毒瘤，明是病物而偏獲奪了諸般彩色裝飾自己，所以我制不住自己的憤怒。他們把大肚子裏在綢緞的袍裏，一方利用攸閑標榜風雅，宣揚他們的「學術」，（雖然整日是處在偷竊，互相醜詆內打滾，改一些洋文章混充自己研究這老國古董的成績），一方却毫無廉恥的當一些年青的傻子們正在吃冰水澆淋，皮鞭抽打的時候，忙把存款都改換到另一個國的銀行靜候新主子登基。以外呢，再只會在三十元一篇文章的代價下匍伏在地跟人保存東方文化。他們明是奴才，然而却也是主人。

我更看到這班人管轄的小職員們，我不僅是觀察，而且是實在的觸摸感覺，他們幾乎大部都陷在一種無可奈何的絕望中。白天裏，他們招展着書冊同書號字條所織成的紅巾，守在櫃台內做一個鬥牛的勇士，時時刻刻提防着閱覽人的質難同罵，及查班主任的巡視，團團打轉，忙得不可開交，早晚較比閑一點的時候，却又得編索引，做統計，替館長抄雜碎。所以下班之後他們就成爲了一些榨取了漿液的甘蔗，在那枯乾粗糙

的渣滓中殘餘了一點水分，一微精力，他們再也不願用着去爲與自己不大相干的事煩憂苦惱了。賤價的工程抓走了他們身上所有的人的品質，除了麻痺與小氣之外。他們的世界十分之七是圖書館，剩下的十分之三的世界就爲寫會，湊份子，買獎券，打聽升遷的消息，彼此鑽探背後的隱私這一套陳腐的花樣所填滿。日子過得最和平，最合乎中庸，一切料理停當後，老成一點的人替太太抱抱孩子，上街買買蔥蒜油鹽，高興就砌一壺香片，喝上幾碗，嘖咕抱怨一陣就倒頭睡了。那號稱爲機靈的，高陞有望的份子自然還有幾條相宜的胡同供他們出入。

這期中，我除了因一個人的鼓勵，利用幾個不眠的夜抓一隻筆試試對着幾個小瓦罐蘋果練習一點文字的寫生外，我就只得使自己學一個落在埃及沙漠中的隱士樣忍受思想穿鑿的磨折。有一天，什麼時候我記不清了，我聽見有一個反叛我自己的叫聲發出了，我知道那是一個矛盾所導出的，然而我還嘗試着以莫泊桑搜集面容的耐心來說服自己，以着許多鋸箭桿的手術來療治自己，使咬住的那一口呵欠同一聲呻吟不至噴出，但時候讓果子成熟了，我怎麼有力抗得住牠呢？我禁不住這潰裂。

于是我聽着那聲音響：

「不，他不是我們一起的。」

我分辨，我思索。

我聽出那是我周圍的一些侏儒們的聲音，我聽見了我自己也在幫助他們如此說，是的，我笑起來，這正是我的願望，因爲我的旅行沒有停止，我即刻就要離開他去。

「他不是我們一起的！」

我又聽見了那聲音，但那聲音變了，是嚴厲的，我所不熟悉的，一個雷樣的聲音，于是我感覺我如已跋涉了一個長途樣的筋疲力竭起來。我發覺了孤獨的另一個意義，那只是一種變相的對于生命的躍進的抑制力，同對于一個大的工作的逃避，于是我那隻獨自行走的貓的魔力褪隱了。我發覺了有一個累贅掛在我的一種缺陷上，使牠不能合攏。

那是什麼呢？什麼呢？

回答的是一部歷史，牠說明了人類離那獵食，穴居時代的時間之短促，牠重現了一些多毛的粗野的人的形狀及他們生活的圖畫。這累贅乃是他不該繼承的那付好忙碌，及易激動的性格。

假如沒有他祖先的遺傳，也許在波濤激蕩得厲害的時候他可以儘一條紫紅帶縛住自己雙目，給一切染上一個同一的色澤，籠罩在一個他以為是堡壘的糊塗的氛圍內，在掙紮斗上去練習他的心平氣和。但怎麼成呵？只怪他的骨肉比意志更頑固，決定了他年青的心抗拒世俗的浸洗，反對他的身軀照「正常」與「馴良」的型子改削，于是衆多的嚎哭聲與撕打聲迫得引起了他的第一個尋覓。

這整個的時代有一個遺失，造成了一切不幸同災禍，這遺失乃是一團光亮。抱了這信心，于

是他上了路。

我忽然想到了我十三歲時的一個朋友，他是一個新的軍隊中的些大孩子當中的一個，下巴雖多鬚子，眼睛却清明果敢的一個年青人，他最會開玩笑，打架，跟他其餘朋友一樣。他也不出聲的動手，跑跑路，後來他就那樣跟一齊朋友跑去了。他歡喜把我當作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來看待，我記得他的一些話。他這樣說過：

「各樣路都可以到羅馬去，是的嗎？那是因為說話的人自己站在天上，若他在地下，他不呆在上海，就在南京，總得有個一定的地方。那就容易了，一個人幾時從北京到漢口不坐平漢路？不繞圈子，路總只有一條……」

他的聲音很堅決，我彷彿正在聽着他。如今，我想這回憶對我是很有價值的。

由于他，又使我記起，一個夜，那是一個創製歷史的夜，那個夜是沸騰的，活的，飛動的，我記得我是貼在一扇窗前，我默默的觀看，一條蛇樣的山澗湧出了，隨着一片遼亮的，雄渾的歌聲的刀片切進在寒空裏，我看着那憧憧的影在暗中閃過，幻變着，那弱水擴大成爲森森的洪流了，我聽那奇跡的聲音，長串長串的吐着火炬旺盛時苗火撲動的響聲，堅實的牆壁也起着共鳴……

在這莊嚴熱烈的行進中，我室內那兩個悶悶人也來到了我旁邊，靜靜的站着看，寒冷咬嚼我

們貼在窗紗上的面頰，我們不交談，却由一個總共的心跳辨識了我們中間的一個深深的默契。

遊行的隊伍過去了，他們回過頭來微笑着，臉上發紅，我看了他們一眼，一個刺激突然使我害羞起來，他們那是什麼一付樣子呀，我爲了怕自己也相彷彿，就低下了頭走回了我的坐位。

是什麼秘密？

我看見了眼淚，兩個年青人微笑着的，含在眼角的熱淚。

即刻我腦筋裏湧出了許多思想，我想到了種種最偉大的文字，我想到了磐石，藩籬，我想到了風，號角，及許多零零碎碎的事物，甚至我還想到了我的孤獨。

但一會，我什麼也不想，因爲一個最值得想的問題發生時就是一個最不需想的時候到了。

我沒有笑，雖然我應該輕輕來一個微笑。

感謝那兩位陌生朋友的淚，因此，我才開始了我真正的旅行。



小

此石

沈從文

(引子)

天上正落小雨，河面一片烟霧。河下一切，都籠罩在這種灰色雨霧裏，濛濛矓矓。

遠遠的可聽到河下游三里那個灘水吼着。且間或還可聽到上游石峽谷裏弄船人拍槳擊水呼口號聲音，住在河街上的人，從這種呼號裏可知道有一隻商船快攆碼頭。這碼頭名口村，屬口口府管轄，位置在酉水流域中部。下行二百餘里到達沅陵，就是酉水與沅水匯流的大口岸。上行二百里到達茶峒，地在川湘邊上，接壤酉陽，茶峒和酉陽，應當就是讀書人所謂「探二酉之秘笈」的地方。

中國讀書人對酉水這個名稱，照例

會發生一種心嚮往之情緒，因為二酉洞穴探奇訪勝可作多數讀書人好奇心的尾閥。但事實上這種大小洞穴，在邊地上雖隨處可以發現，除了一些當地鄉下人，按時攜帶糧食傢具冒險走進洞穴深處去煎熬洞硝，此外就很少有人過問。正因為大多數洞穴內部奇與險平分，內中且少不了野獸長蟲，即便是鄉下人，也因為險而裹足，產生若干傳說和忌諱，把它看成一個神或魔鬼寄身的窟宅。只有瀕河一帶石壁上的大小洞穴，却稍微不同一點。雖無秘笈可尋，還有人烟。住在那些天然洞穴裏的，多是一些似乎為天所棄却不欲完全自棄的平民。有些是單身漢子，儼然過的是半原始生活，

除隨身有一點生活所恃的簡單工具，此外別無所有。有些却有妻兒子女和家畜。住在這種洞穴的人，從石壁罅縫間爬上爬下，上可在懸崖間以及翻過石梁往大嶺上去採藥獵獸，下就近到河邊，可用各種方法釣魚捕魚。(孩子們不小心也會從崖上跌到水中去喂魚。)把草藥採來晒乾後，帶到遠隔六十里路的縣城中去，賣給當地官藥鋪，得錢換油鹽和雜糧回家。獸皮多賣給當地收山貨的坐莊人。進一次縣城來回奔走一百二十里路，有時還得不到一塊錢，在他們看來，倒正如其餘許多人事一樣，十分平常。下河捕魚釣魚，就把活魚賣給來往船隻上的客商。或掠在崖石上晒乾，用細篾貫串起來，另一時向稅關上的辦事人去換一點點鹽。(這種乾魚，辦事人照例會把它托人捎回家鄉，孝進親長，或獻給局長的。)地方氣候極好，風景美麗悅目。一條河流清明透澈，沿河兩岸是綿延不絕高聳而秀拔的山峯。善鳴的鳥類極多，河邊黛色龐大石頭上，晴朗朗

的冬天裏，還有野鷺和畫眉鳥，以及紅頭白翅鳥，從山中竹篁裏飛出來，羣集在石頭上曬太陽，悠然自得轉唱着它們悅耳的曲子。直到有船近身時，方從從容容歡譟着一齊向竹林飛去。碼頭是個丁字街，沿河一帶房屋，並不很多，多數是船上人住的，另外一條豎街，凭水倚山，接瓦連椽堆疊而上，黑瓦白粉牆，不拘晴雨，光景都儼然如畫。離碼頭一里路河上游那一帶石壁，五彩斑駁，在月下與日光下，無時不像兩列具有魔性的屏障，在一隻魔手作弄中，時時變換色彩。並且住家在那石壁上洞穴石罅間的，還養雞，養狗，在人語中夾雜雞犬的鳴吠，聽來真可說有仙家風味。可是事實上這地方人却異常可憐。住洞穴的大多數人生活都極窮苦，極平凡，甚至於還極愚蠢，無望無助下去。住碼頭街上的，除了幾個莊頭號上的江西籍坐莊人，和稅關上的辦事員司，其餘多是作小生意人。這些人賣飲食供人吃喝，賣鴉片烟，麻醉人靈魂也毀壞人身體

。賣下體，解除船上人疲乏，同時傳播文明人所流行的淋病和梅毒。食物中害天花死去的小豬肉，發臭了的牛肉臟，還算是大葷。鴉片烟多標明雲土川土，其實還只是本地貨，加上一半用南瓜肉皮等物熬鍊而成的料子。至于身體買賣的交易，婦女們四十歲以上，還有機會參加這種生活競爭。女孩子一到十三四歲，就常常被當地的紅人，花二十三十，叫去開苞，用意不在滿足一種獸性，得到一點殘忍的樂趣，多數却是借它來沖一沖晦氣，或以爲如此一來就可以把身體上某種骯髒病治愈。比較起來住在洞穴裏的人生生活簡單些，穩定些，不大受外來影響。住碼頭上的人生生活却寬廣得多，同時也墮落得多。

這地方商業和人民體力與道德，都似乎在崩潰，向不可救藥的一方滑去。關於這個問題，應當由誰來負責？是必然的還是人爲的？若說是人爲的，是人民本身還是統治人民的地方長官？很少人敢慮過。至於他們自己呢？只覺得

世界在變，不斷的變。變來變去究竟成個什麼樣子，不易明白，但知道越下去買東西越貴，混日子越艱難。這變動有些人不承認是燒餅歌裏所早已註定的，想把它推在人事上去，所以就說一切都是「革命」鬧成的。話有道理，自從辛亥革命以來，這小地方因爲是一條河流中部的碼頭，并且是一條驛道所經過的站口，前後已被焚燒過三次。因大軍過道，和兵敗後土匪的來去，把地方上一點精華，吮剝的乾乾淨淨，所有當地壯丁，老實的大多數已被軍隊強迫去充夫役，活跳的也多被土匪裹去作嘍囉。剩下一點老弱渣滓，自然和其他地方差不多，活在這個小小區域裏，拖下去，挨下去等待滅亡和腐爛。上年紀的一面詛咒革命，以爲一切不幸都應當由革命來負責，同時一面却也幻想着，六十年一大變，二十年一小變，世界或許過不久又會居然變好起來。所謂變好，當然是照過去樣子一一恢復轉來；京師朝廷裏有個皇帝，有個軍機大臣，省裏有個督

撫，縣裏有個太爺。（太爺所作的事是坐在公堂上審案，派糧房催科，或坐轎下鄉給鄉紳點主。）皇帝管大官，大官管小官，小官管百姓，百姓耕田織布作生意，好好過日子。此外廟裏還有幾多神，官管不了的事情統歸神管。還有佛菩薩，笑迷迷的坐在蓮花寶座上，聽人許愿，默認。念阿彌陀佛吃長齋的人，卻可以在死後升往西天，那里有五色蓮花等待這些信士去坐。人人胸腔子裏都有個良心，借貸的平時必出利息，到還賬時不賴債。心腸壞的人容天不容，作好事必有好報應。偷人鷄吃生爛嘴瘡，不孝父母糟塌米糧會被雷公打死。至於年紀較輕的，明白那個「過去」只是一個故事，一段老話，世界一去再也不回頭了，就老老實實從當前世界學習競爭生存的方法。生活中無詛咒，無幻想，只每日各在分上做人。學習忍受強暴，欺凌懦弱，與同輩相互嫉視，爭奪，在弄錢事情上又虛偽詭詐，毫無羞恥。過日子且產生一個隣于哲人與胡塗蟲之間

生死觀；活着，就那麼活。活不下去，要死了，儘它死，倒下去，躺在土裏，讓它臭，腐爛，生蛆，化水，于是完事。一切事在這里過細一看，令人不免覺得驚奇惶恐，因為都好像被革命變局扭曲了，弄歪了，全不成形，返回過去已無望，便是重造未來也無望。地方屬于自然一部分，雖好像并未完全毀去，佔據這地方的人，却已無可救藥。但然而不然。

生命是無處不存在的東西。一片化石有一片化石的意義，我們從它上面可以看出那個久經寒暑交替日月升降的草木，當時是個什麼樣子。這里多的却是活人，生命雖和別地方不同一點，還是生命。凡是生命就有它在那小地方的特殊狀態，又與別一地方生命還如何有個共同狀態。并且凡是生命照例在任何情形中有它美好的一面。醜惡，下流，墮落，說到頭來還是活鮮鮮的「人生」。（一片髒水塘生長着綠霉，蒸發着臭氣，泛着無數泡沫，依然是生命。）人就

是打從這兒來的。這里所有的情形，不是在這個國家另外一片土地上同樣已經存在或將要產生的？另外地上所有的，在這一個小小區域裏是不是也可能發生？想想看就會明白。日光之下無新事，我們先得承認這一點。

就譬如說這倒霉的雨，給人的意義，照例是因入而不同的，在這地方也就顯然因之有了人事的憂樂。稅關辦事人假公濟私，用公家款項囤買的十石糧食，為這場雨看長已無希望。山貨莊管事為東家收買的二十五張牛皮，這場雨一落，每張牛皮收濕氣加重二斤，至少也可以增加七十五斤的分量。住在洞穴裏的山民，落了雨可就不便採藥，只好悶坐在洞口邊，如一隻黃羊一樣對雨呆看。住在碼頭上橫街的小娼婦，可給雨幫忙把個鹽巴客留住了，老娘爲了媚這個「財神」，滿街去買老母鷄款待鹽巴客，鷄價由客人出，還可從中落個三兩百錢放進荷包裏去作零用。

生理的化理合

膏牙王海用

鹽精大久吃



久大精鹽化在水

裏，是透明的。普通

粗鹽化在水裏，變

成黑湯。諸君！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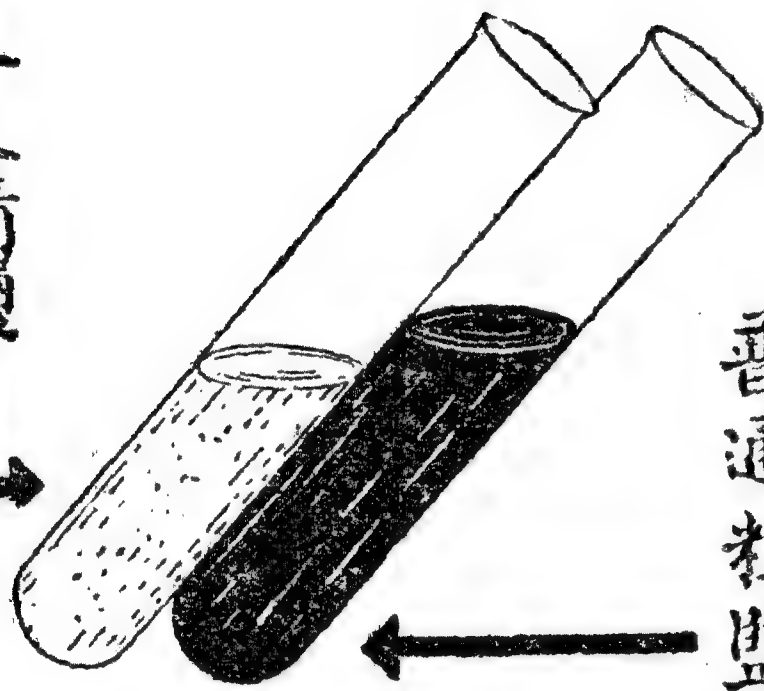
同樣的價錢，自然

是吃久大精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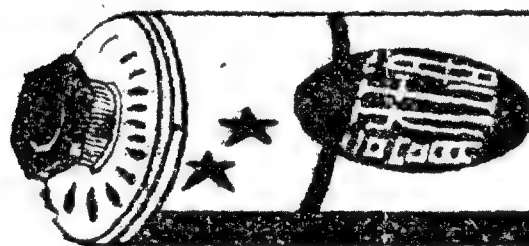
衛生而且經濟。

普通粗鹽

久大精鹽



請將下角贈券
剪下貼在信封
上內附郵票五
分當即奉贈樣
品牙膏一支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攪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 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贈品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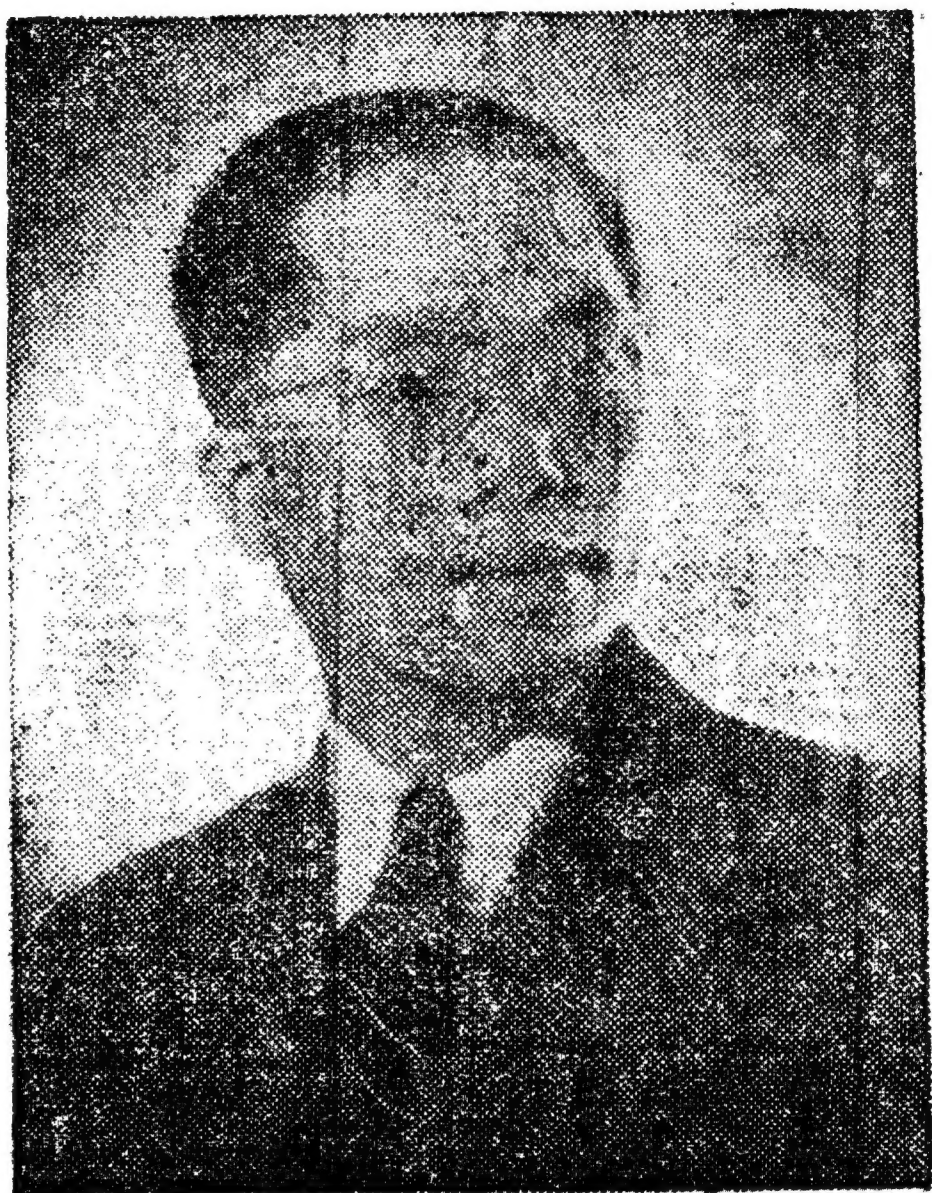
上海愛多亞路
中匯大樓二一號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由省縣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總代銷處 華南總代銷處 處銷代總南華膏牙王海

公司工廠 天津河北塘沽 一五一四號

時人雜誌



俞鴻鈞

俞鴻鈞，廣東新會縣人，現年四十一歲。聖約翰大學文學士，美國芝加哥漢密爾敦法科大學法學士。曾任聖約翰大學教員，英文滬報英文晚報編輯，外交部秘書，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兼第五科科長，上海特別市政府參事，代理上海特別市財政局局長，兼代秘書長，共同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現任代理上海市市長。

編輯後記

本期內容，特別充實，各篇均富有時間性。芸生先生一文對於最近中日關係的觀察，十分深刻，足資吾人警惕與振奮。

國際資本合作，又是一個大題目，此文討論的各點，頗有參考價值。

因明春氏的來華，中暹訂約交涉，又引起了一般的注意。余受之先生對此問題的陳述，頗為詳盡，吾人讀此文後，當了然於中暹締約的問題，實不容再事延宕。

關於法國閣潮，本篇登載了兩篇文章。一敘法前閣的種種措施，分析明瞭，一敘第三共和以來法閣的史實，尤饒興趣。

沈從文先生的中篇創作「小碧」，於本期起開始連載，祈讀者注意。又本期因篇幅擁擠關係，有幾篇重要文章，均臨時抽出，這是不得不向作者和讀者道歉的。

編者

現已出版每本定價五角七月中以前定閱民間全年者每人贈送本書一冊

特色（一）在農村銷行十一年，定戶遍全國（二）內容淺顯，全部注音分詞（三）可作報紙，課本及課外讀物用。定價：全年五十期六角半年廿五期三角，郵費在內，郵票十足通用。定報處。（一）定縣平教會（二）北平石駙馬大街民間社，試閱一期，附郵一分。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開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款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國聞週報半年訂戶注意

本報每年出版五十冊由本年十四卷一期起訂之半年訂戶，至上月二十七日出版廿五期，即屆期滿，二十六期起新訂者甚形踴躍，加印不及，故續訂一遲，即不能銜接，如承續訂，務希從速寄款，（定價表參看後封面內頁）

國聞週報總發行部啓

大 公 報 記 者 王 芸 生 著

王芸生文集

△要目▽

平裝本每冊實價七角	精裝本每冊實價一元
自序……………	悼胡馨吾先生……………
中國的外交病……………	迎美國經濟考察團……………
日本外交之歷史觀……………	答一位未識面的朋友……………
中國國民黨外交之回顧……………	關於中日問題的一些感想……………
這兩年！……………	炎天雜感……………
辛丑條約與山海關事件……………	到北方來！……………
法日協定向存在乎？……………	獻歲雜感……………
中日互惠稅率滿期……………	關於日本問題的一些認識與感想……………
國民黨與中日外交……………	泛論中日問題……………
日本與世界和平……………	「新聞事業與國難」……………
今日之美俄日……………	送世運代表團……………
天羽聲明……………	危疆雜感……………
關內外通車之意義……………	一段歷史的回憶……………
日本通告廢棄海約……………	邦交上一點常識……………
中東路簡史……………	十年觀潮記……………
中東路讓渡交涉成立……………	從歷史上觀閩變……………
國際銀團之復活運動……………	中俄密約辨偽……………
「日本的新滿蒙狂」序……………	關所謂「秘密議定書」……………
憶汪袁兩先生……………	重來上海（代跋）……………

這是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先生的第一個文集，共約十五萬言。這些文章都是最近五年內寫的，內容大部是關於外交問題——尤其是關於中日問題的文章。作者對中日外交史曾用過一番功夫，這些文章是在九一八以來的大時代中寫作者，無論在學術上及當前的國家問題上，均有其固定的價值及特殊的意義。

<p>特約經售</p> <p>生 活 書 店</p> <p>地址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p> <p>各地大書局均有代售</p>	<p>總經售</p> <p>大 公 報 代 辦 部</p> <p>地址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p> <p>地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p>
--	---